琉璃光・超越書

全像宇宙投影

三部曲

THE HOLOGRAPHIC UNIVERSE



《目錄》

序言

第二部　心志與肉體

第三部

時間與空間

研究巫教主義及類似的神秘領域有其深遠的意義，
因爲它們都指出心與靈的新觀念。
它們的談論，大大擴展了意識的領域……
我們以感官來體驗的實體世界以及相關的信念、
知識都只不過是一種幻覺，是一個幻影般的世界，
而被我們稱爲肉身的立體工具不過是一個容器或一個住宅，
用它我們可以找尋更偉大更完備包含了
眞正生命母體的「那個東西」。
——豪格·考威(Holger Kalweit)
「夢時與內部空間」
(Dreamtime and Inner Space)

第 7 章
心造時間

心的「家」，就像萬物的家，都在隱含秩序層中。
在這個全宇宙大會的基礎層，
根本沒有線性時間這回事。隱含秩序層是無時間性的；
每一剎那並不像珠子連在鏈子上
那樣一個一個的串在一塊。

拉瑞·道西(Larry Dossey)
「心靈的復原」(Recovering the Soul)

當這個人向空中凝視時，他所在的房間漸漸變得透明而朦朧，空中漸漸浮現一個久遠前景像。突然他覺得自己在皇宮中庭內，他面前站著一位年輕女士，非常美麗，有著橄欖色的皮膚。他可以見到她的頸項、手腕、腳踝上都掛著金飾，還有她那白色透明的服裝及她結辮的黑髮高貴地盤在頭上的一個方形的髮飾內。當他看著她時，她一生的資訊充滿了他心中，他知道她過去的這一生是埃及某王子的女兒。她當時已婚，丈夫瘦瘦的將頭髮做成許多小辮子垂在面頰兩邊。

這個人也可以讓景像快速穿越時光，像看電影一樣的看盡這位女士前世的一生。他看到她因難產而死，看到那冗長而複雜的爲屍體塗香的過程、她的喪禮遊行、入精美石棺的儀式，當他看完時，這些影像漸漸褪去，房內景像再度回到眼前。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史提芬・歐索爲基(Stefan Ossowiecki)，波蘭裔蘇俄人，也是本世紀最有天份的天眼通之一。以上事件是在 1935 年 2 月 14 日發生。他抓著一個癱瘓人士的腳而進入前述的境界。

歐索爲基這種「觸物鑑往力」(psychometrizing)的天份引起了當時波蘭華沙大學的教授，也是最受尊敬的人種學者，彭尼亞脫斯基(Stanislaw Poniatowski)的注意。彭尼亞脫斯基讓歐索爲基試著鑑定由世界各考古地點取回的古代火石及石器。大部分這些「古石」(lithics)都沒有任何特徵，只有受過訓練的人可以看出它們是由人類琢磨過的。這些古石也都已經由專家鑑定過年份及歷史來源，所以彭尼亞脫斯基知道它們的資訊，當然這些都保密不讓歐索爲基知道。

保密或不保密都無所謂，歐索爲基一而再，再而三的正確鑑定了每一件古石，說出它們的年代，是由什麼文化所造，在那裡被發現的。有時候歐索爲基所說的地點與彭尼亞脫斯基的筆記不符，但是彭尼亞脫斯基發現每一次都是他的筆記不對；而不是歐索爲基說得不對。

歐索爲基每一次的工作方式都一樣。他會拿起這物件，集中心力直到他所在的房間變模糊到幾乎不存在，在這個轉換發生時，他會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過去的立體電影中。他可以任意的在這些景像中往來，隨心所欲，看想看的東西。當他經歷這些歷史景像時，'旁人注意到他的眼睛會前後移動，就好像他所描述的東西眞的出現在眼前。

他可以見到當時的植物、人及房子。有一個案例，當他拿起麥格達蘭尼人文化（紀元前15,000及10,000在法國出現的石器文化）中的一個石頭後，歐索爲基向彭尼亞脫斯基說「麥格達蘭尼女人的髮型非常複雜」，聽起來有點荒唐，但後來出土的麥格達蘭尼女人的雕像，華麗的髮飾證明了歐索爲基說得對。

在這一系列的實驗中，歐索爲基提出了超過百件起初被認爲不正確的詳細歷史資訊，後來都得到證實是正確的。他說石器時代的人用油燈，後來在法國洞穴中發現了與他所說的大小、樣式完全一樣的油燈。他也曾畫出人們獵獲的動物、住的草屋、埋葬儀式，後來都由考古學上的發現證實它的正確性。❶

彭尼亞脫斯基與歐索爲基這種共同工作的例子並非獨一無二。多倫多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也是加拿大考古協會創辦人副總裁愛默生（Norman Emerson）也試著用過天眼通人士於考古工作中。愛默生研究圍繞著一名卡車司機麥克米倫（George McMullen）。麥克米倫也和歐索

1. See Stephan A. Schwartz, *The Secret Vaults of Tim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Stanislaw Poniatowski, "Parapsychological Probing of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Psychic Archaeology*, ed. J. Goodman (New York: G. P. Putnam & Sons, 1977); and Andrzey Borzmowski, "Experiments with Ossowieck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7, no. 3 (1965), pp. 259–84.

爲基一樣，可以觸物而知過去的歷史。麥克米倫還可以只是站在考古地點就進入過去歷史的世界。當他在考古地點時，他會走來走去讓自己進入狀況，然後他就開始描述曾在該地昌盛的文化及種族。有一次，愛默生看著麥克米倫走在一塊空地上，描述這塊地曾是北美土著的居處，愛默生在該區釘下戡察釘，六個月後發現與麥克米倫描述完全相同的古建築。❷

雖然愛默生剛開始抱著懷疑態度，與麥克米倫工作後，他相信了這種能力。1973 年加拿大頂尖考古學家的會議上，他說「我確信我由一位特異功能人士，得到許多有關考古物品及考古地點的知識及資訊。而這位特異功能人士得到資訊的方式，完全看不出是由意識的推理所得。」他下結論說他覺得麥克米倫的貢獻在考古學上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景觀」，而且未來的考古調查研究應該「優先考慮」使用特異功能人士。❸

沒錯，這種「回溯力」(retrocognition)或能夠轉移注意力看到過去歷史的能力，已經由許多研究學者確定了它的存在。在 1960 年代由荷蘭烏特齊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Utrecht)超心理學院主任(W. H. C.)譚納夫(Tenhaeff)及南非約翰尼斯堡惟瓦倫大學(Universiry of Witwatersrand)的文學院長惟可夫(Marius Valkhoff)所做的一系列實驗中，發現了偉大的荷蘭特異功能人士克洛伊斯(Gerard Croiset)可以僅靠一個骨頭的碎片精確的描述它過去歷史，❹紐約的臨床心理學家李賢(Lawrence Leshan)博士是另一名由懷疑到相信的專

2. J. Norman Emerson, "Intuitive Archaeology," *Midden* 5, no. 3 (1973).

3. J. Norman Emerson, "Intuitive Archaeology: A Psychic Approach," *New Horizon* 1, no. 3 (1974), p. 14.

4. Jack Harrison Pollack, *Croiset the Clairvoyant*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家。他曾與美國著名的特異功能者，葛倫(Eileen Garrett)做過類似的實驗。❺ 在 1961 年的美國人類學聯盟(Amn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會上，考古學家威特(Clarence W. Weiant)也揭露他所發現的查坡特斯(Tres Zapotes)考古點（非常著名，全世界都認爲是有關中美洲考古上的重大發現之一）是靠著一位特異功能人士幫助的結果。❻

前國家地理雜誌編輯及麻省理工學院的發明，科技及社會國防機密討論小組(MIT's Secretary of Defense Discussion Group 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成員史瓦茲(Stephan A. Schwartz)認爲回溯力這種特殊能力不但是眞的，而且最後會參與造成科學界的大轉變，就像哥白尼和達爾文對科學界的影響一樣深遠。史瓦茲對這一點感應強烈而寫下了「時間的神秘之門」(The Secret Vaults of Time)這本詳細記載了天眼通人士及考古學家合作的記錄。史瓦茲說「天眼考古已經是四分之三世紀以來的事實，這一項新作法的成果已足夠顯示我們的大物質(Grand Material)世界觀中最重要的觀念『時空觀念』已經落伍，時間與空間都不是絕對存在的。」❼

「過去」是一種全像

這些能力暗示過去並沒有消失，而仍然以人類可感

5. Lawrence LeShan, *The Medium, the Mystic, and the Physici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4), pp. 30–31.

6. Stephan A. Schwartz, *The Secret Vaults of Tim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p. 226–37; see also Clarence W. Weiant, "Para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nas* 13, no. 15 (1960).

7. Schwartz, op. cit., pp. x and 314.

知的另一種方式存在著。一般的宇宙觀不允許這種事件存在，但全像模式則可以包含這種觀念。波恩所說的時間流不過是一系列不斷的揭露及隱藏的過程，等於暗示著－當「現在」隱藏起來變成了「過去」，並不表示「現在」消滅了，它只是回到了宇宙的隱含層。或者像波恩說的**「過去仍舊以一種隱含秩序的方式活在現在」**[8]

如果像波恩提出的，「意識」也在隱含秩序層中有它的本源，這意思是：人類心志及歷史的全像記錄都在同一區域中，換句話說，它們已經是鄰居。所以，你可能只要轉移一下注意力就可以看到過去。像歐索爲基及麥克米倫這種天眼通可能只是他們天生就有這種轉移的技巧。但，我們再度強調，就像前述的所有人類特殊能力一樣，全像的觀念指出了這些能力是「每一個人」都具備的潛能。

在全像觀念中，也可以找到一個暗喻說明了「過去」是以隱含秩序的方式儲藏起來的。如果像女子吹泡泡的這種動作過程，是以一系列影像的方式存到一張全像軟片上，每一個影像就像是電影中的單獨一格映象。如果這個全像是一種「普通光」全像（也就是可以用肉眼看到而無需用雷射光才能顯示它所儲存的影像），當看的人走過這張軟片而變換看它的角度時，就可以看到這一整套女子吹泡泡的立體電影。換句話說，在每一個影像揭露及隱藏的過程下，這種不斷流動的過程造成了畫面移動的幻覺。

一個對全像理論不熟悉的人也許會假設；這些不同的吹泡泡步驟是暫時存在後就消失的，看過後就無法再看到了！其實並不是這樣。所有的過程都記錄在全像中，只要看的人變換角度就可以令幻影逐片揭露。全像理論暗示了我們的過去也是同樣的情形，它們並未被遺

8.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28, 1988.

忘，而是記錄在宇宙的全像片中，隨時可以重看一次。

回溯力的另一個全像特性是以立體影像顯示的特性，例如，特異功能者瑞奇也有觸物鑑往力，她說她知道歐索爲基所說的「他看到的影像都是立體而眞實的，甚至比他所在的房間還要眞實」是什麼意思。瑞奇說「就好像這些景像佔據了整個空間，當它們開始上演時我就好像置身其中。好像你同時分身兩地，我知道我坐在一個房間中，但我也在另一個境界中。」❾

這種能力與全像類似的另一個特性是無位置性。特異功能者可以在現場或離現場很遠的地方觀察某一特定的考古地點。也就是說，過去的記錄似乎並不是存在某一特定的地點，就像全像片中的影像一樣是無位置性的，可以從時空中的任何一點取出來。這種無位置性的現象，由許多特異功能者無需觸物就可以進入歷史更強調了它的存在。肯塔基州的著名天眼通凱斯(Edgar Cayce)只要在他房間的沙發進入類似睡眠的狀態就可以看到人類過去歷史。他所說的人類歷史常是驚人的正確。例如，他所說的闕倫(Qumran)艾森尼社區(Essene Community)的歷史角色及地點，11 年後在闕倫區上方的洞穴發現的死海卷軸(Dead Sea Scrolls)證實了他的說法。❿

有趣的是，許多有回溯力的人士也可以看到人類能場。歐索爲基小時候看到別人身上有不同的顏色，他媽媽有一次給他點眼藥水，希望可以治療他。而麥克米倫也可以由觀察能場幫人作診療。這一點暗示了回溯力也許與看到現實世界的微細振動層的能力有關連。也就是說，**過去也許只是以另一種頻率儲存於普力邦所說的這**

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18, 1988.

10. See Glenn D. Kittler, *Edgar Cayce on the Dead Sea Scroll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0).

個頻率區中，都屬於這個瀰漫宇宙的干擾波形中的一部分，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們解讀轉換爲全像式的影像，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現實世界。普力邦說「也許在全像式的狀態下——也就是在頻率區間中——四千年前就是明天。」⓫

過去的鬼魂

過去以全像的方式記錄於宇宙的頻波中，而且會在偶然中被人類的心志取出來轉成立體映像，這個觀念也許可以解釋某些鬧鬼的事件。許多幽靈現象與全像沒什麼不同，只是過去一些人或景像的立體記錄。例如，有關鬼的一個理論說鬼是死去的人的魂或靈，但並非所有的鬼都是人形。有許多記錄顯示看到幽靈似的無生命物體，這個事實，與幽靈是無肉體的人之魂魄的觀念並不一致。由倫敦特異功能研究協會編輯的「生者之幽靈」(Phantasms of the Living)中，詳盡記載了許多鬧鬼事件及其他異常現象的例子。例如，有一個例子是一名英國軍官及其家人看到一輛幽靈馬車被馬拉著停到他家草地上，眞實到這名軍官的小孩會走向前去看馬車中一名像似女子的乘客，這些影像在他看淸楚前就消失了，草皮上沒有留下任何馬或車輪之痕跡。⓬

這種事件發生的次數多嗎？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美國及英國的有些研究指出有百分之 10 至 17 的人見

11. Marilyn Ferguson, "Quantum Brain-Action Approach Complements Holographic Model," *Brain-Mind Bulletin,* updated special issue (1978), p. 3.

12. Edmund Gurney, F. W. H. Myers, and Frank Podmore, *Phantasms of the Living* (London: Trubner's, 1886).

過幽靈現象，表示這種現象也許比我們想像的要高出許多。⓭

一般，鬧鬼事件比較容易出現在曾發生過恐怖暴力事件，或不尋常的強大情緒暴發的地方，這種現象支持了某些事件會在全像記錄中有較明顯影像的說法。書上有極多的幽靈事件出現在謀殺案現場、戰場及其他各種有傷害事件的地點。這暗示著除了影像及聲音外，當時事件發生的情緒狀態也同樣的記錄於宇宙的全像中。而看起來是強烈的情緒讓這些影像在全像記錄中較爲特出，以致一般人也可以很容易就見到這些景像。

要再度強調的是，這些鬧鬼似乎不像是地球上不快樂的靈魂所造出來的，而像是無意間看到了全像記錄中的歷史事件。這種說法，也有文獻支持。例如，在1907年，因爲受到詩人葉茲(William Butler Yeats)的鼓勵，加大洛杉磯分校人類學者及宗教學者文茲(W. Y. Evans-Wentz)花了兩年的時間在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康沃，及不列顛尼旅行，去訪問聲稱見過「仙靈」(fairies)及其他超自然生物的人們。文茲做這件事的原因是葉茲告訴他，在20世紀的價值觀替代了以往的信念後，見到仙靈的人會愈來愈少，所以必需在完全失去這種能力前做下記錄。

文茲走訪每一個村落有傳統信念的人們，他發現並非所有的人在峽谷中或月光迷朦的草原上見到的仙靈都

13. See J. Palmer, "A Community Mail Survey of Psychic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73 (1979), pp. 221–51; H. Sidgwick and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Hallucin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10 (1894), pp. 25–422; and D. J. West, "A Mass-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on Hallucination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34 (1948), pp. 187–96.

是小小的。有些仙靈像一般人一樣高大，只是會透明發光而且都習慣於穿著古代的服裝。

此外，這些仙靈多半出現在考古性的廢墟——墓地，碑石，毀壞的第六世紀城堡，等等——而且伴隨著歷史性的事件出現。文茲訪問過的人中，有人看過穿著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獵裝的仙靈，有人看過在舊古堡中遊行的仙靈，還有站在廢棄古教堂前搖鈴的仙靈。有一項仙靈們愛作的事似乎是作戰，在文茲所著「居爾特族群國的仙靈信仰」(The Fairy-Faith in Celtic Countries)一書中，他舉出了數十個證人看到這些仙靈之戰，月光下的草原擠滿了中世紀盔甲裝的軍人大戰，或荒蕪的沼澤上滿佈彩色軍裝的軍人。有時這些戰爭是詭異的無聲之戰，有時佈滿殺伐之聲，最恐怖的是有時只聞殺聲不見其影。

從這一點，文茲結論說，見證人所看到的，有些只是歷史事件所遺留下來的景像。他的理論是**「大自然也有記憶，地球大氣中有一種無法定義的特異功能，所有人類及物理的動作或現象皆被拍照或印象記錄下來。在某些無法解釋的狀態下，一般正常人也會見到大自然的精神記錄，就像電影一樣的有影像投射在銀幕上。」**[14]

至於為什麼遇到仙靈的事件愈來愈少，文茲的受訪者之一的註解，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這位受訪者是住在英國曼島上的一位老先生名叫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在他描述了許多見到這些「好朋友」的事件後，他說「在島上沒有正規教育前，有較多的人可以見到仙靈，而現在卻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見到他們了」[15]因為「教育」毫無疑問的包括了一種反對相信仙

14. W. Y. Evans-Wentz, *The Fairy-Faith in Celtic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485.

15. Ibid., p. 123.

靈的咒語，戴維斯的註解暗示了一種態度的改變導致了曼島人士回溯力的萎縮。這再度強調了我們的信仰或信念對我們潛能的發揮與否有極大的影響力。

不過，不論我們的信念讓我們看到或看不到這些立體映象似的電影，證據顯示無論如何它們都存在。這種能力並不限於居爾特族群國。在印度，記錄顯示有人見過著印度古戰服的軍人。[16] 在夏威夷，這種鬼魂事件是衆所週知，島上的書籍滿載著見到這種鬼魂遊行的記錄，也見到夏威夷的戰士穿羽毛製的斗蓬，拿著戰戈及火把行軍而過。[17] 這種見到古代鬼魂戰士作戰的記錄，甚至曾出現在亞洲西部古國亞述人(Assyrian)的古文件中。[18]

有時候歷史學家可以認出這些重現的古事件。在1951 年 8 月 4 日早上四點，兩名在法國普伊海邊村落渡假的英國女士被槍聲吵醒。她們從窗口看去，只見村落及海邊一片寧靜，看不出槍戰的事件發生過。英國特異功能研究協會調查，發現這件事與軍事記錄中的聯軍在1942 年 8 月 19 日聯軍與德軍在普伊之戰不謀而合。這兩位女士是聽到了在 9 年以前發生的殺伐聲。[19]

雖然這一類黑色事件的強度會在全像記錄中有較深的印痕，但我們不要忘了淡淡的全像記錄也包含了過去所有人類快樂的記錄。基本上，**全像記錄是一個歷史圖書館，而學習如何大步及有系統的進入這個無垠而耀眼**

16. Charles Fort, *New Lands*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1923), p. 111.

17. See Max Freedom Long, *The Secret Science behind Miracles* (Tarrytown, N.Y.: Robert Collier Publications, 1948), pp. 206–8.

18.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Ghosts*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84), p. 75.

19. Editors of Reader's Digest, *Strange Stories, Amazing Facts* (Pleasantville, N.Y.: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1976), pp. 384–85.

的寶藏，也許可以大大擴展我們對自己及對宇宙的了解。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像波恩所說對水晶的實驗一樣任意地對現實做改變，我們可以在眞實與不可見的世界間變換，就像萬花筒變換一樣容易，我們能夠叫出過去歷史的影像就像我們從電腦中叫出一個程式一樣容易。不過，你要知道時間的全像特性能夠給我們的還不止這些。

全像中的未來

從宇宙全像中可以取到所有的「過去」事件似乎有點令人困惑，但和我們可以從宇宙全像中取到「未來」一比，又顯得小巫見大巫了。確實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看到某些未來事件就像看到過去事件一樣容易。

已經有數以百計的研究顯示了這一點。在1930年，J. B與萊恩(Louisa Rhine)發現受測者可以猜出由一疊牌中任意抽出的下一張牌，猜對率比數學算出的機率要大三百萬倍。[20] 1970年西雅圖波音飛機公司的物理學家西美特(Helmut Schmit)發明了一個設備，可以測試人們是否可以預測隨機的次原子事件。在重複對三名受測者作了超過六千次測試後，他得到的結果是比數學機率大十億倍。[21]

烏爾門與心理學家克利明納(Stanley Krippner)及研究員翁納頓(Charles Honorton)在麥蒙奈醫學中心之夢實驗室，也做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指出在夢中也可以

20. J. B. Rhine, "Experiments Bearing on the Precognition Hypothesis: III. Mechanically Selected Cards,"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5 (1941).

21. Helmut Schmidt, "Psychokinesis," in *Psychic Exploration: A Challenge to Science,* ed. Edgar Mitchell and John Whit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4), pp. 179–93.

得到精確的預知性資訊。在他們的研究中，要求志願受測者在睡眠實驗室連續待 8 個晚上。每一個晚上都要他們試著去夢明天可能會被抽到給他們看的那幅畫。烏爾門等人本來只希望在 8 個晚上中有一個晚上成功。結果發現有人可以有 5 次成功的「夢對了」未來要見到的畫。

舉例來說，一名受測者在醒來後說他夢見「一個很大的水泥建築物」，在其中有一個「病人」試著要逃出來。這個病人穿著像醫生一樣的白衣服，但只「逃到拱道就被抓了」。而第二天隨意選出的畫是梵谷的「聖雷米的醫院走廊」(Hospital Corridor at St. Re my)，這張水彩畫，畫的是一名孤單的病人站在一個大而蒼白的走廊尾端急速的走出拱道下的門。[22]

普道夫及塔格在史丹佛研究學院所做的遙控觀景實驗中發現，受測者不但可以像有天眼般的描述遠方實驗者現在所看到的地方，他們還可以描述，遠方實驗者未來將看到的地方，而且是在這個地點尚未被決定「之前」。例如，其中一個例子，一個很有天份的受測者，以攝影為業的漢密德(Hella Hammid)，他們叫她描述普道夫半小時以後要去的一個地方。她集中心力後就說她看到他進入「一個黑色的鐵三角形」，這個三角形「比一個人還要大」，雖然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她可以聽到「大概每秒一次」有節奏的唧唧叫的聲音。

在她做預測之前十分鐘，普道夫在北加州門樓公園(menlo park)及普拉・亞圖(Palo Alto)區開車兜風半小時。在半小時後，也就是漢密德已經講完她看到這鐵三角形後，普道夫拿出十個封好的信，其中有未來要去的地方。他用一個隨機數產生器，選了其中一個信封。這

22. Montague Ullman, Stanley Krippner, and Alan Vaughan, *Dream Telepathy*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封信內的地址是一個離實驗室 6 哩外的小公園。他開車到公園，到達後他看到有小孩玩的鞦韆架（大鐵三角形），他走進其中。在他坐下來在鞦韆上前後搖時，發出了有節奏的啷啷叫的聲音。㉓

普道夫與塔格在預測遙控觀景上的發現，已經被世界上許多實驗室做出同樣的結果，其中包括了金恩與杜在普林斯頓的實驗室。沒錯，在 334 次正式實驗中，金恩與杜發現受測者可以有百分之 62 強的比率，精確的預測未來。㉔

最戲劇性的預測，也許是由克洛伊斯所設計的著名實驗「座位測試」(Chair Tests)。首先，實驗員會在一件尚未舉行的公藝活動中隨意選一個位子。這個講堂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而且不能有固定的座次表。然後，他們不告訴克洛伊斯這個講堂的名字或地點，也不講到底是什麼活動，實驗員會問這位荷蘭特異功能者誰會坐在這個位子上。

在 25 年之間，經過歐美無數嚴格的測試，發現克洛伊斯幾乎每一次都可以精確的描述坐在椅子上這個人的細節，包括了他們的性別、面部特徵、衣服、職業，甚至他們的過去遭遇。

例如，在 1969 年 1 月 6 日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精神學臨床教授艾森巴(Dr. Jule Eisenbud)博士所做的研究中，他告訴克洛伊斯在 1969 年 1 月 23 日會有一個活動，其中一個位子已經選好。當時，克洛伊斯人在荷蘭的烏特齊市(Utrecht, Holland)，告訴艾森巴坐在這個椅子上的人會是一個 5 呎 9 吋高的男士，黑髮，全向後梳的髮型，下齒列有一顆金牙。大腳趾有疤，職業跨科學

23. Russell Targ and Harold Puthoff, *Mind-Reach*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7), p. 116.

24. Robert G. Jahn and Brenda J. Dunne, *Margins of Rea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7), pp. 160, 185.

及工業界，有時他的實驗衣會沾上綠色化學藥劑。在1969年1月23日，坐在科羅拉多丹佛市講堂的這個人，只有一點與克洛伊斯講得不一樣，他是5呎9又4分之3吋高。[25]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實驗所發現的結果呢？克利朋納認爲波恩所說心可以取到隱含秩序層是一個解釋。[26]普道夫及塔格則認爲無位置性的量子相連性與預知能力必有關係。塔格認爲在遙控觀景時，心似乎能取到「全像湯」(holographic soup)或全像區間(holographic domain)，在其中，所有的點都無限制的在空間及時間中相連著。[27]

前普林斯頓及加大洛杉磯分校教授，臨床心理學家洛伊博士(Dr. David Loye)也贊成這一點。他說「對預知能力有疑惑的人，普力邦－波恩的全像之心的理論似乎是大家都在找尋的最有希望的答案。」洛伊目前是北加州預測未來學院(Institute for Future Forcasting)主持人之一，他以行家的身份發言。過去20年他都在調查預知能力及預測的技巧，也發展出許多技巧讓人們接觸到自己對未來的直覺覺知力。[28]

許多預知經驗的全像特性，更說明了預知未來爲一

25. Jule Eisenbud, "A Transatlantic Experiment in Precognition with Gerard Croiset,"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67 (1973), pp. 1–25; see also W. H. C. Tenhaeff, "Seat Experiments with Gerard Croiset," *Proceedings Parapsychology* 1 (1960), pp. 53–65; and U. Timm, "Neue Experiments mit dem Sensitiven Gerard Croiset," *Z. F. Parapsychologia und Grezgeb. dem Psychologia* 9 (1966), pp. 30–59.

26. Marilyn Ferguson, *Bulletin*, p. 4.

2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September 26, 1989.

28. David Loye, *The Sphinx and the Rainbow* (Boulder, Col.: Shambhala, 1983).

種全像現象的更有力證據。就像回溯力一樣，特異功能者說預知的資訊通常也是以立體影像的方式顯現，古巴移民的特異功能人士可代羅(Tony Cordero)說當他看到未來時就像在心中看一場電影。可代羅在兒時看到的一場電影是見到共產黨在古巴當權。「我告訴家人我見到古巴全是紅旗，我的家人們得離開古巴，有許多家人還會被殺。」他說。「我實際上看到了親戚被殺，我可以聞到硝煙味及聽到槍聲，我感覺置身其中，我可以聽到人們說話但他們看不見我，就像進入時光隧道一樣。」㉙

特異功能者用來描述他們經驗的字眼，也和波恩的用字類似。葛倫描述天眼通是「一種非常敏銳的感知生命中某些事件在運作，因爲在天眼通的階層，**時間是完整而不分割的**，我們通常會感覺物體或事件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以非常快速連續的方式顯現。」㉚

我們都有預知能力

波恩認爲每一個人的意識都在隱含秩序層有其本源，這暗示著我們都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也有證據支持這一點。金恩及杜發現在預知搖控觀景實驗中，一般人也做得很好，指出了這種能力的普遍性。還有許多實驗性的趣聞可以爲證。1934 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女勳爵李托頓(Dame Edith Lyttelton)，她是英國政治及社會地位顯要的寶福(Balfour)家族的一員，也是英國特異功能研究會長(British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她邀請聽衆投書說出自己的預知經驗。郵件如江河泛濫

29. Bernard Gittelson, *Intangible Eviden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 174.

30. Eileen Garrett, *My Life as a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Mediumship* (London: Ryder & Company, 1949), p. 179.

般湧至，在她整理刪除了沒有確實證據案例後，還可以編成一本書。[31]類似的，由萊恩(Louisa Rhine)所做的調查發現，預知能力發生的次數遠超過其他的特異功能經驗的次數。[32]

研究也顯示預知大多是悲劇性的，令人不快的與令人快樂的預知比率是 4 比 1。預知死亡的最多，其次爲災禍，再其次爲生病。[33] 這個順序的原因似乎很明顯。我們全然認爲預知未來是不可能的，於是這種天生的能力就隱藏起來了。就像人們在有生命危險時所做出的超人力表現，這種能力也只在有危機時才顯露於我們的意識心志中。例如我們親近的人要死了，我們的孩子或所愛的人會遇到危險……等。我們對現實世界「自以爲是」的了解，阻礙了我們去了解及利用這種與時間有關的本能。因爲事實上原始文化在超感知(ESP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能力上總是勝過所謂的文明文化。[34]

31. Edith Lyttelton, *Some Cases of Prediction* (London: Bell, 1937).
32. Louisa E. Rhine, "Frequency of Types of Experience in Spontaneous Precognition,"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18, no. 2 (1954); see also "Precognition and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19 (1955); and *Hidden Channels of the Mind* (New York: Sloane Associates, 1961).
33. E. Douglas Dean, "Precognition and Retrocognition," in *Psychic Exploration*, ed. Edgar D. Mitchell and John Whit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4), p. 163.
34. See A. Foster, "ESP Tests with American Indian Children,"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7, no. 94 (1943); Dorothy H. Pope, "ESP Tests with Primitive People," *Parapsychology Bulletin* 30, no. 1 (1953); Ronald Rose and Lyndon Rose, "Psi Experiments with Australian Aborigines,"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15, no. 122 (1951); Robert L. Van de Castle, "Anthropology and Psychic Research," in *Psychic Exploration*, ed. Edgar D. Mitchell and John Whit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4); and Robert L. Van de Castle, "Psi Abilities in Primitive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 no. 97 (1970).

預知力與夢的密切關係更有力的揭露了我們已經將預知能力貶入了潛意識層。研究顯示有百分之 60 至 68 的預知在夢中發生。[35] 我們也許已經將預知未來的能力逐出了我們的意識心志的範圍，但它在精神的深處仍十分活躍。

部落文化一直都非常了解這一點，巫師文化也普遍的強調夢在預知上的重要性。甚至我們的古文獻也對夢的預知力表示了敬意，就像聖經中法老王夢見的七隻肥牛及七隻瘦牛。這項傳統之古老性指出了，預知在夢中出現的原因之一，也許是我們今天對預知力持懷疑態度。另外一個原因也許是，潛意識心志與隱含秩序層的時間領域較爲接近，因爲**在精神面上，夢比意識的層次深，所以較接近於那過去、現在、未來皆爲一體的原始海洋，也許因此夢比較容易取得未來的資訊。**

不論是什麼原因，我們應該不必訝異於取得潛意識的方法也可以取得未來的資訊。例如，在 1960 年代，歐西斯與催眠家法勒(J. Fahler)發現，被催眠的人的預知力要遠高於未被催眠的人。[36] 其他許多研究也證實了催眠術這種增強超感知力的效應。[37]

信心的全像跳躍

預知未來的事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能預知

35. Ian Stevenson, "Precognition of Disast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64, no. 2 (1970).

36. Karlis Osis and J. Fahler, "Space and Time Variables in ESP,"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58 (1964).

37. Alexander P. Dubrov and Veniamin N. Pushkin, *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rans. Aleksandr Petrovich (New York: Consultants Bureau, 1982), pp. 93–104.

未來，是否能避免它發生？也就是說，未來是否已完全決定而無法改變，還是可以改變？乍看之下，預知現象的存在好像指出了未來是無法改變的，但這一點令人十分不悅。如果未來是一張已經完全固定的全像片，那就表示我們沒有意願的自由，我們只是一群命運的玩偶，毫無心思的依劇本而走動。

還好有壓倒性的證據指出事實不是這樣。文獻中滿載著人們可以用所預見的未來避免將要發生的災難，像是看到飛機會墜毀而不上飛機倖免於難，或是見到孩子將會在大水災中淹死，於是帶他們及時遠離。其中並有19項記錄著人們預見了鐵達尼號(Titanic)的沉船事件，有的乘客，相信自己所預見所以未登船而免於災難。有的乘客卻不信自己所預見的而隨船沉沒，有的是本身不是乘客而預見它沉沒。[39]

這種案件強烈的暗示未來並未被固定而是有彈性可以改變的。但是這個看法也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未來是有彈性的，克洛伊斯是如何知道17天之後會有某一個特定人士坐在特定的一張椅子上呢？未來怎麼能夠存在而又不存在呢？

洛伊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他認爲現實是一個巨大的全像片，在其中，過去、現在、未來確實是固定的，至少固定到某一程度。重點是這並非唯一的全像，在無時間無空間的隱含秩序大海中有無數這種全像似的個體浮沉著，就像一大群阿米巴變形蟲，互相重疊推擠。洛伊說「這種全像似的個體也可以看做是平行而同時存在

39. Ian Stevenson,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Paranormal Experiences Connected with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54 (1960), pp. 153–71; see also Ian Stevenson, "Seven More Paranormal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59 (1965), pp. 211–25.

的世界，或『平行的宇宙』(Parallel Universes)。」

所以，某一特定全像片的未來「是」固定的，當某人見到了未來時，他只是見到了某一特定的全像片。但就像阿米巴變形蟲一樣，這些全像片也偶而會互相吞噬，我們可以說這是能量原形質球體的分裂和合併。有時這些推擠震動到我們，此時就是我們看到未來的時候。而當我們依某一預知而反應看起來像是改變了未來，但我們此時實際上是從一個全像片跳到了另一個全像片。洛伊稱這種全像之間的跳躍爲「全像跳躍」(hololeaps)，而這就是讓我們有預知力而又有自由決定未來的原因。[40]

波恩對這個情況看法略爲不同。他說**「當人們夢見了未來的意外而沒坐那班船或飛機，他們並未見到眞正的未來。他們是見到隱含層的現在，正向前移動去創造未來。事實上，因爲他們改變了未來，他們所見的未來與眞正的未來並不相同。因此，我認爲這樣講比較合理，也就是如果這些現象存在，則這些對未來的預知是存在於現在的隱含層中。就像他們常說，未來的事件會在現在中有一個影子，這些影子乃深藏在隱含秩序層中。」**[41]

波恩及洛伊的解釋似乎是同一件事的兩種說法。見到未來就像是見到一個全像，它足夠物質化所以我們可以見得到，而又足夠柔軟所以我們可以改變。其他人士也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描述這件事。可代羅(Cordero)說未來就像一個颱風，漸漸形成並聚集動量，在接近中變得更爲實體而終至無法避免，[42]史旺(Ingo Swann)是一名有天份的特異功能人士，他在許多研究中創造的記錄，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了普道夫及塔格的搖控觀景研

40. Loye, *Sphinx,* pp. 158–65.

41.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28, 1988.

42. Gittelson, *Evidence,* p. 175.

究。他說未來就像一群「正在結晶中的可能性」(crystallizing possibilities)之組合。[43]夏威夷的巫師們(Kahunas)一向以預知力聞名，也說未來像液體，但正處在一種「結晶」的過程中，並且相信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及個人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像是婚姻、意外及死亡都比較早結晶化。[44]

現在大家也知道有許多人預知了甘迺迪被刺及美國內戰（甚至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都曾預知內戰，他當時不知道爲什麼美國內戰會有「非洲」的參與，他的預知中也出現美國在內戰時用的名詞「聯盟」(Union)以及「全人類都是兄弟」(brethren)的說法[45]這些似乎都證實了夏威夷巫師們對未來所持的觀念。

洛伊說有許多全像式的未來，而我們可以由跳躍全像來決定未來要顯現什麼或不顯現什麼，這提出了另一個暗示—選擇未來的全像就等於創造了未來。我們已經見到，有許多證據顯示意識在創造現在的時空(here and now)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們的心志可以遊走出現在的界限，偶而踏入了未來迷濛的景觀，我們是否在創造未來中也插入了一手？換句話說，生命中的不定事件眞的是隨便發生的嗎？或者我們在塑造命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有許多有趣的證據顯示，我們可能眞的塑造了命運。

魂之身影

多倫多大學精神學教授惠頓博士(Dr. Joel Whitton)也曾利用催眠術來研究人們在潛意識中對自己的了解。然而，身爲臨床催眠專家又有神經生物學位的

43. Ibid., p. 125.

44. Long, op. cit., p. 165.

45. Shafica Karagulla, *Breakthrough to Creativity* (Marina Del Rey, Calif.: DeVorss, 1967), p. 206.

惠頓，不問他們的未來而問他們的過去。其實，是在問他們那遙遠的前世。在數十載默默無聞的累積下，蒐集了不少暗示「輪迴」存在的證據。

輪迴是一個難題，因爲有許多愚蠢的事件與它共同示現，許多人都排斥它的存在。他的研究值得我們打開心房考慮輪迴存在的可能性。

惠頓的催眠研究，主要衝擊是以一個簡單但驚人的事實爲基礎。當一個人被催眠時，他們經常會記得前生，研究顯示有超過百分之 90 的受催眠者可以記得這些過去。[46]這個現象連懷疑者也了解。例如，精神學教本「創傷，沉睡及大轉換」(Trauma, Trance and Transformation)警告初學的催眠家，在病人有這種記憶自然浮現時不要覺得驚訝。這本書的作者不認同再投生輪迴的觀念，但指出無論如何這種記憶有十分強大的治療力。[47]

這個現象的意義自然引來十分熱烈的爭論。許多研究者認爲這種記憶是幻想或潛意識自造的境界，偶爾確實會如此無可置疑，特別是無經驗的催眠家在做「回歸」(regression)催眠時，不知道如何問適當的問題以防止引出幻境。但也有許多案例，這些人在極有經驗的催眠師指導下所產生的「不像是幻境」的記憶。惠頓所蒐集的資料就屬於這一類。

這項研究，惠頓聚集了大約三十人的小組。他們屬各行各業，從卡車司機至電腦科學家，有人相信輪迴，

46. According to H. N. Banerjee, in *Americans Who Have Been Reincarnated*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 195, one study done by James Parejko, a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Chicago State University, revealed that 93 out of 100 hypnotized volunteers produced knowledge of a possible previous existence; Whitton himself has found that *all* of his hypnotizable subjects were able to recall such memories.

47. M. Gerald Edelstein, *Trauma, Trance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1).

有人不信。他個別催眠他們，花了數千小時記下了每一個人在催眠中所謂的前生。

這些資訊已足夠令人眩惑。其中一項驚人點是每個受驗者的報告經歷大致相同。每一個人都有多次的前生，有的多至 20 至 25 次，但惠頓在催眠時會遇到一個實際的限度，就是他所謂的「穴居人生涯」，到此處再往前每一生似乎都相同。[48]還有所有的人的報告可看出每一世性別不固定，許多人至少經歷過某一世會有不同的性別。**所有的人都說生命的意義在進化與學習，而重生會促進這項過程。**

惠頓也發現證據顯示這些經驗是眞正的前世。其中一項特性是這些記憶似乎可以解釋，這個人在今生許多看似無關的事件及經驗。例如，有一個在加拿大出生成長的心理學家，從小就有無法解釋的英國腔。他也有一種怕腿斷的不合理畏懼，怕坐飛機，很糟糕的咬指甲習慣，對虐待有一種特別的魅惑，少年時有一次在試車踩油門後看到自己與一名納粹軍官共處一室。在催眠後，他回憶到他曾是一名二次世戰的英國飛行員，在往德國出任務時，他的飛機被掃射中彈，其中一顆子彈穿過機身打斷他的腿，使他無法踩機上踏板而迫降。後來是被納粹逮補，被虐待逼供，指甲被拔掉，不久後死亡。[49]

許多受驗者也在揭露創傷性的前世記憶後，體驗了深度的心理及生理治療力，也能說出驚人精確的前世歷史細節，有人甚至會講出古代的語言。有一個人是 37 歲的行爲科學家，在進入顯然是維京人(Viking)的前世時，說出了後來由語言學家認證是古挪威的語言(Old

48. Michael Talbot, "Lives between Lives: An Interview with Dr. Joel Whitton" *Omni WholeMind Newsletter* 1, no. 6 (May 1988), p. 4.

49. Joel L. Whitton and Joe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pp. 116–27.

Norse)。㊿當這個人回溯到古波斯人的一生時，同時寫下了細長阿拉伯式的文字，後來經由一名東方語言專家認證，是一種失傳已久但盛行於紀元前 226 至 651 年的美索不達米亞語(Mesopotamian)，叫做沙山地・帕拉維語(Sassanid Pahlavi)。[51]

但惠頓最令人注目的發現，是當他使受催眠者回溯到每一生之間的情形，也就是**在死後而尚未投生前，這是一個充滿耀眼光芒的國度，在這兒「沒有時間及空間」[52]。根據這些受驗者的說法，這段時間的目的是讓他們規劃下一生，實際的計劃未來要發生的重要事件及各種狀況。但這過程並不只是像神話故事中的許願後滿足願望的情形。惠頓發現每個人在這種生命間的國度時，他們會進入一種非比尋常的意識狀態，在其中，他們很有自覺性，有高度的倫理道德心。此外，他們也不再會爲自己的過錯或罪行辯護，都會見到自己全然的誠實面。惠頓爲了將這種強烈有良心狀態與一般意識心有所分別而稱它爲「轉換性意識」狀態**(Metaconsciousness)。

因此當這些人規劃來生時，他們都是以道德責任爲出發點。他們會選擇投生到他們前生錯待的人身旁以便有機會補償。他們規劃了下一生與「靈性伴侶」(Soul mate)相會，這是指那些他們在過去多生中建立了互愛與互益關係的人們。他們也安排了「意外性」事件以便完成其他的目的及學習課程。有一個人說當他規劃時，他觀想「一個像時鐘一樣有規律的機器，你可以將某些零件插入以便產生某些結果。」[53]

50. Ibid., p. 154.

51. Ibid., p. 156.

52.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9, 1987.

53.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p. 43.

而這些結果不一定是美好的。一名女士在回溯至「轉換性意識」狀態時，記起她在投生前規劃了她在37歲時的一次被強暴事件。她解釋說在那個年紀，她必需經歷一次悲劇才能強迫她改變，「整個靈魂的性質」才能超越，而對生命的意義有更深入及正面的了解。[54] 另一位男士患了嚴重的腎臟疾病已經有生命危險，他表示他選擇得到這種疾病以處罰自己在前世所犯的一項罪業。然而，他也揭露自己並未規劃要死於這項疾病，在他投生前他也安排了要遇到某人或某事讓他記起這件事而治好他的罪惡感及病症。他說得一點也不假，在他開始與惠頓的療程後，他近乎奇蹟般的完全康復了。[55]

並非所有的受驗者，都想要知道自己在轉換性意識時所規劃的未來。有幾個人在知道後都要求惠頓再給他們一次催眠以便忘記他們在沉睡中所說的一切。他們解釋說他們不想去碰任何轉換意識已經定好的計劃。[56]

這是一個驚人的概念。我們的潛意識眞的不但知道我們大致的未來，甚至會將我們導向那個未來？惠頓的研究並不是唯一的證據。在超心理學家卡克斯(William Cox)所做的一項統計，研究28件鐵路重大意外事件中，發現每次在意外當天，搭火車的人數都比上一週同班火車少很多。[57]

卡克斯的發現暗示了我們的潛意識也許不斷的預知未來，並依狀況決定要怎麼做；有的人選擇要避禍，而也許有些人——像那位選擇去體驗一項悲劇的女士及那位選擇經歷腎臟病的男士——選擇了去體驗負面的事件

54. Ibid., p. 47.

55. Ibid., pp. 152–53.

56. Ibid., p. 52.

57. William E. Cox, "Precognition: An Analysis I and I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50 (1956).

以完成潛意識的計劃及目的。惠頓說「不論日常的或意外的，我們生命中各種狀況都是自選的，」「轉換性意識是要告訴我們，人類一生的各種狀況不是隨機的，也不會是不該你碰到的。以它在生命之間的客觀眼光來看，每個人的一生不過是宇宙大教室中的一項課程。」[58]

不過我們要注意，這種潛意識排好的行程並不表示我們一生命運已經注定而無法更改。惠頓的受測者會要求要忘記他們在被催眠時所說的一切，就表示了未來只是一個大概的規劃，還有可能改變。

揭露潛意識對我們的生命也許比我們所知的更有影響力，惠頓並不是唯一的輪迴研究員。另一位是維琴尼亞大學醫院的精神學教授史帝文生博士(Dr. Ian Stevenson)。他不用催眠術，而是眞正與天生就記得前世的兒童做訪問。他已經花了超過三十年的時間蒐集與分析了數千件囊括全球的案件。

根據史帝文生的說法，小孩記得前世是十分普遍的，普遍到值得走訪的案件遠超過他的員工人力所能負擔。通常兒童是在 2 至 4 歲間開始談論他們的「另一生」，而多半他們都記得許多特殊事項，像他們的名字，他們家人及朋友的名字，他們住在那兒，房子是什麼樣子，做什麼工作維生，怎麼死的，甚至包括一些較隱密的資訊，像是他把錢藏在那裡，有時甚至記得他是被謀殺的，兇手是誰。[59]

沒錯，這些兒童的記憶有時十分詳細，詳細到史蒂

58.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p. 186.

59. See Ian Stevenson, *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4); *Cases of the Reincarnation Type*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4), vols. 1–4; and *Children Who Remember Their Past Lives*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7).

文生可以找到他們的前生所在，查証他們所說的一切。他甚至曾帶著孩子到他們前生所住的地方，看他們毫無困難的在一個應該是陌生的地方，指出那兒是前生所住的房子、遺物、及前生的親戚朋友。

就像惠頓一樣，史蒂文生也搜集了一堆暗示輪迴確實存在的資料，至今爲止，他已出版了 6 冊他的發現[60]，像惠頓一樣他也發現了潛意識在我們的個性及命運上，所扮演的角色比我們所想像的要重要得多。

他也證實惠頓所發現的我們常投生到與前世有關係的人身邊是確有此事，而造成這種選擇背後的力量，經常是情感或罪惡感及還債感。[61] 他同意說我們個人的命運不是靠機率，而是依個人所負的責任來決定。他也發現每個人的物質環境也許生生不同，而他們的道德行爲、興趣、資質才能及態度都一樣。曾是罪犯的人今生也會傾向於有犯罪的行爲；慷慨及仁慈的人會繼續慷慨仁慈等等。從這一點，史蒂文生結論道，**並非外在的物質影響我們的一生，個性的喜悅，悲傷，及內在的成長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其中最特別的是他沒發現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顯示有任何宇宙力量對我們的罪惡做懲罰或報應。他說「依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看不出有外來的力量審判我們的行爲，沒有人依我們的功過造成我們一生一生的流轉。是我們自己負責一切，如果（像基特(Keats)所說）這個世界是一個造魂的山谷(a vale of soul-making)，則我們就是造魂者。」[62]

史蒂文生還發現一點是惠頓未發現的，這項發現更

60. See references above.

61. Ian Stevenson, *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7), pp. 240–43.

62. Ibid., pp. 259–60.

有力的顯示了我們的潛意識心志的力量是如何的塑造及影響我們的生命狀況。他發現一個人前生的外形很顯然的會影響其今生的外形。例如，他發現緬甸兒童記得前生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在緬甸被擊落的英國或美國飛行員，這些小孩的頭髮及膚色都比其兄弟姊妹爲淡。[63]

他也發現有些例子是前生的臉部特徵或脚的缺陷或其他特性由前生帶至今生。[64] 最多的例子是前生的肉體創傷以傷痕或胎記顯示於今生。有一名男孩記得前生被割喉謀殺，他的頸上有一條像傷痕一樣長長的紅痕。[65]另一個例子是，一名男孩記得他前生以槍射腦袋自殺，今生的胎記就有兩個像傷痕的胎記在頭兩邊排列整齊如彈道，一邊像子彈射入，另一邊像子彈射出。[66] 另外，有個男孩有一條像手術縫合傷痕般的胎記，就在他前生做手術的同一部位。[67]

事實上，史蒂文生已經蒐集了數以百計此類事件，正在編輯一份四冊的巨著報導這些現象。有些案例，他甚至可以找到醫院及驗屍報告指出死者的傷口確有其事，並且就在與今生胎記或缺陷相同處，他覺得這些記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傾向於暗示輪迴是一種事實，也暗示了似乎有一種中介性的「非物質性身體」，負責將前一生的身體特性再帶到下一生。他說「我覺得要將前生的傷痕印記帶到下一生成爲對應的胎記或缺陷，似乎需要一種延伸性的身體做爲一種樣版以造出下一生的身

63. Stevenson, *Twenty Cases,* p. 180.

64. Ibid., pp. 196, 233.

65. Ibid., p. 92.

66. Sylvia Cranston and Carey Williams, *Reincarnation: A New Horizon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Society* (New York: Julian Press, 1984), p. 67.

67. Ibid., p. 260.

體。」⑱

史帝文生的「樣版身體」的理論與提勒所說的「人類能場是肉體結構外形的全像樣版」相互輝映。換個方式說，能場是一種立體的藍圖，肉體依它而形成。同樣的，他在關於胎記上的發現更有力的支持了我們的肉身實際上只是由思考所造出來的影像或只是一個全像的這個觀念。

史帝文生還指出雖然他的研究暗示了我們是自我一生的創造者，甚至可以說也是肉體的創造者。但我們在這項過程上的參與性非常被動，甚至可以說是非自願的。精神的深處與隱含秩序層接觸的層面似乎才是這個過程的主宰。或者像史帝文生所說「控制這些過程的精神活動的層次一定比一般控制我們呼吸、消化晚餐的這一層要深得多。」⑲

史帝文生的許多結論都是非正統性的，但他一向小心及仔細研究的名聲使他贏得了非比尋常的尊重。他的發現曾被刊登在許多有名的科學期刊上。例如，美國精神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神經及精神病學期刊(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及比較社會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而頗具聲譽的美國醫學協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aciation)在評閱他的工作成果時也說他「不辭辛勞且非情緒化的蒐集了一系列詳細的資料，使人容易了解輪迴的情形……他已記錄了大量無法被忽視的資料。」⑳

68. Ian Stevenson, "Some Questions Related to Cases of the Reincarnation Typ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October 1974), p. 407.

69. Stevenson, *Children,* p. 255.

7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1, 1975), as quoted in Cranston and Williams, *Reincarnation,* p. x.

「思考」是建築師

這麼多的「發現」，說明了有一種深度潛意識或靈性控制了我們的命運，它並且以超越時間的界限存在著。你認爲這些是新發現嗎？這個觀念事實上早就存在於各種巫教文化中了。

根據印尼巴特克族(Batak)的說法，每一個人體驗的一生都是由靈魂(tondi)來決定。這個靈魂由一生至另一生輪迴著，它是一個能夠重造前生的行爲模式及肉體特性的媒介。[71]歐奇威(Ojibway)印第安人也相信一個人的命運由一個看不見的靈或魂所決定，而其目的是爲了促進發展及成長。如果一個人未完成其必學的課程就死去，這個靈體就會再度重生於另一肉體中。[72]

夏威夷巫師卡巫那們(Kahunas)，將這種看不見的東西叫做奧馬跨(aumakua)，或「高層的自我」，就像惠頓的轉換性意識一樣，它是人的潛意識，可以見到未來被結晶化或被「固定」，它也是創造未來及命運的元件，但它並不完全控制這項過程。卡巫那們也像本書中的研究學者們一樣，認爲**思考是一種由微細的能量物質組成的東西，他們稱爲奇諾米(Kinomea)或「影般的身體」。因此我們的希望、恐懼、計劃、擔憂、罪惡感、夢及觀想在產生後並不會消失，而是轉成了思考的模式，一起成爲「高層的自我」，織紡未來的縷線。**

卡巫那們說大多數人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思考，而不斷的用無法控制且互相矛盾的計劃、願望及恐懼等等去

71. J. Warneck, *Die Religion der Batak* (Gottingen, 1909), as quoted in Holger Kalweit, *Dreamtime and Inner Space: The World of the Shaman* (Boulder, Colo.: Shambhala, 1984), p. 23.

72. Basil Johnston, *Und Manitu erschuf die Welt. Mythen and Visionen der Ojibwa* (Cologne: 1979), as quoted in Holger Kalweit, *Dreamtime and Inner Space: The World of the Shaman* (Boulder, Colo.: Shambhala, 1984), p. 25.

轟炸這個高層的自我。這會令高層的自我感到困惑，而這也就是爲什麼大部分人的一生充滿著似乎偶發的、無法控制的事件。神力強大的卡巫那們與高層自我有良好溝通，據說可以改變人的未來。同樣的，**他們認爲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人們要常常花點時間想想自己的一生，並且具體的觀想自己想要的未來。卡巫那們認爲這樣做的話，人們就可以比較有意識性的控制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及創造自己的未來。**[73]

回想提勒及史帝文生提到的微細中介身體這個觀念，卡巫那們也認爲這個「影般的身體」是實際肉身的模子。再度的，據說與高層自我協調甚佳的卡巫那們甚至可以改變重塑他人的『影般身』，而這就是他們治療他人時會產生神蹟般療效的原因。[74]這個觀點與我們前面所結論的思考及觀想對健康有極大的影響力的觀點不謀而合。

西藏密教修行者們稱這種思考性的東西爲「罩兒」(Tsal)，並認爲每一步精神上的運動都會產生這種神秘的能量。他們相信整個宇宙皆由心力所造，這個世界也是由所有生物之「罩兒」共同創造並共同運作著。修行者並說大部分的人都不自覺他們有這種能力。因爲一般人的心都像是「與海洋隔絕了的水坑」。據說只有偉大的瑜珈行者熟練於接觸心的深處才能以意識力控制這種偉大的力量，要達到這種境界的方法之一就是重複的觀想自己想創造的東西。西藏經典充滿了練習觀想的文獻，或「賽達那」(Sadhanas)，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有些像卡吉帕(Kargyupa)教派的出家人甚至會花到7年的時間在洞穴或房中閉關，練習精通觀想的能力。[75]

73. Long, op. cit., pp. 165–69.

74. Ibid., p. 193.

75. John Blofeld, *The Tantric Mysticism of Tibet* (New York: E. P. Dutton, 1970), p. 84; see also Alexandra David-Neel, *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1), p. 293.

12 世紀波斯回教神秘派(Sufis)也強調觀想在改變一個人命運上的重要性，並將這種微細的思考物質稱作「阿朗•阿米撒」(alam almithal)，與許多天眼通人士一樣，他們也認爲人類擁有一種微細身體被氣輪似的能量中心所控制。他們也認爲現實世界被分成許多較微細的生命層，或「哈達雷」(Hadarat)，而與這一層相鄰的是一種樣版現實層，在這一層中，人類思考中的「阿朗•阿米撒」會造出「思考影像」(idea-images)，這些思考影像最後會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神秘派還有另一項特別的看法，他們認爲心輪或「希馬」(himma)是負責這項過程之輪，所以要控制一個人的命運必先控制心輪。[76]

凱斯(Edgar Cayce)也說思考是實體的物質，是一種較微細的物質，他會一再的告訴他的顧客思考創造了命運及「思考是建築師」。在他的觀點中，思考的過程就像蜘蛛不斷吐絲加到蛛網之上。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創造那些給予未來能量及形狀的影像及模式。[77]

猶加南達(Paramahansa Yogananda)建議大家觀想自己想要的未來，並且用集中心志的能量加強它。他說**「適切的練習用專心及願力去觀想，可以物質化我們的思考，不止物化成精神面的夢或對未來的憧憬，還會物化成物質層的實際體驗」**[78]。

76. Henry Corbin, *Creative Imagination in the Sufism of Ibn 'Arabi*, trans. Ralph Manhei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21–36.

77. Hugh Lynn Cayce, *The Edgar Cayce Reader. Vol. II* (New York: Paperback Library, 1969), pp. 25–26; see also Noel Langley, *Edgar Cayce on Reincarnation*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67), p. 43.

78. Paramahansa Yogananda, *Man's Eternal Quest* (Los Angeles: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 1982), p. 238.

沒錯，這種觀念在許多不同的文獻中都可見到。佛陀說「我們是由心念所造，一切物，一切我，都是心所生出，我們的心造了這個世間」79，比基督教還早期的印度教布里海達倫亞卡經典(Briradaranyaka Upanishad)也說「一個人做什麼，他就會變成什麼。一個人想要什麼，他的命運就會是什麼。」80 第四世紀的希臘哲學家伊恩不里查(Iamblichus)則說「大自然中的萬物並非由命運決定，因爲靈魂有自己的一套原則」81，聖經中說「你要求就會給你，……若你有信心，什麼事都可能」82，在猶太秘教「13 瓣的玫瑰」(Thirteen Petaled Rose)一書中，史丹索茲(Rabbi Steinsaltz)也說「一個人的命運是與他所做及他所創造的東西相連一氣的」83。

似乎有更深一層的存在

今天，我們的心創造了命運的說法已很盛行。這些主題出現在一些暢銷的自我開發性書籍中，像高溫(Shakti Gawain)的「創造性觀想」(Creative Visualization)及海依(Louise L. Hay)的「你可以治療你的一生」(You can heal your life)。海依說她因改變精神思考模式而自療了癌症，她成功的創辦了許多極大的研習營傳

79. Thomas Byron, *The Dhammapada: The Sayings of Buddh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p. 13.

80. Swami Prabhavananda and Frederick Manchester, trans., The Upanishads (Hollywood, Calif.: Vedanta Press, 1975), p. 177.

81. Iamblichus, *The Egyptian Mysteries*, trans. Alexander Wilder (New York: Metaphysical Publications, 1911), pp. 122, 175, 259–60.

82. Matthew 7: 7, 17, 20.

83. Rabbi Adin Steinsaltz, *The Thirteen-Petaled Ros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pp. 64–65.

授她的技巧。這個觀念也是許多目前流行「通靈」的書籍及講座中的主要哲學觀，像「神蹟的一課」(A Course in Miracles)及羅伯絲(Jane Roberts)的「名叫瑟思的靈魂」等系列著作。

這個觀念也是某些有名的心理學家所倡導的觀念，前任人類心理協會會長(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及現任紐約・普摩那市(Pomona)的心力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Mind Searc)督導休士頓(Jean Houston)在她的書中「人類可以做到」(The possible Human)詳細討論了這個觀念。休士頓也在書中教了許多觀想的方法，並稱其中之一爲「指揮腦去演奏，進入全像未來的詩篇中」[84]。

另外一本倚重全像模式，說明我們可以用觀想重造我們的未來的這個觀念的書是奧瑟(Mary Orser)及札羅(Richard A. Zarro)合寫的改變你的命運」(Changing Your Destiny)。札羅也是塑造未來科技公司(Future shaping Technologies)的創辦人，該公司專門爲商業公司舉辦塑造未來技巧的講座，它的顧客包括了日本全聲(Panasonic)及許多國際性的銀行及放款機構。[85]

前任太空人米奇(Edgar Mitchell)，是第六位踏上月球的人，長期以來探討外太空及內心空間，也做了類似的事情。1973 年他創建了思考力科學院(Institube of Noetic Sciences)，這是一個以加州爲基地的研究機構，主要目的是研究心的力量。學院辦得有聲有色，目前進行中的研究計劃包括了一項研究心力在神蹟療效及快速減輕痛楚上的角色，以及一項研究意識在創造一個未來

84. Jean Houston, *The Possible Human*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1982), pp. 200–5.

85. Mary Orser and Richard A. Zarro, *Changing Your Destin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9), p. 213.

美好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米奇說「我們自創了所謂的現實，因爲我們內在的情感或潛意識將我們帶向這些狀況，我們經由這些狀況來學習」，「我們體驗到這些狀況時認爲是一些新鮮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也『同時』遇到一些在生命中出現的人以便向他們學習。所以我們是在很深的非肉體的潛意識層造出這些狀況。」[86]

現在所流行的，未來自己創造的觀念究竟只是一時的風潮？還是確實有較深層的東西存在？目前爲止，這個問題尚無答案。**但在一個全像的宇宙中——這個宇宙中心參與了現實的創造，在這個宇宙中我們的精神深處的想法，可以登記起來而成爲「異常巧合」出現在物質世界中，這都指出了我們不但眞的「有可能」是命運的塑造者，甚至似乎一定要是這樣才有道理。**

最後三項證據

在下結論前，還有三項證據值得一看。雖然不能依它們而下定論，但每一樣都展示了在全像宇宙中意識可超越時間的能力。

群體夢見的未來

另一位發現了我們的心，可能在創造命運上有其角色的前世研究者；是在舊金山開業的心理學家汪備克醫生(Helen Wambach)。汪備克的作法是在研習營中催眠一小組人，將他們帶回到某一特定的歷史時間，再問他們一串設計好的問題，包括性別、衣服款式、職業、用什麼餐具吃飯，等等。在經過 29 年調查這些前世現象

86. Florence Graves, "The Ultimate Frontier: Edgar Mitchell, the Astronaut-Turned-Philosopher Explores Star Wars, Spirituality, and How We Create Our Own Reality," *New Age* (May/June 1988), p. 87.

後，她幾乎催眠了數千人士而累積了許多重要發現。

輪迴遭人批評的一個原因，是人們似乎只記得自己前世是歷史上的名人。然而，汪備克發現她的受測者中有百分之 90 以上都記得自己是鄉下人，工人，農夫，或食物採收者。只有少於百分之 10 的人記得自己曾是貴族，沒有人記得自己曾是名人，這些發現否定了前世記憶只是幻想自己身爲名貴之士的說法。[87] 她的受測者在許多歷史細節上記憶都十分精確。甚至連那些並不十分明顯的歷史轉變也十分精確。例如，當人們記得自己活在 1700 年代時，他們描述自己每晚都使用三尖的叉子吃飯，而在 1790 年後，他們則都描述大部分叉子都是四尖的了。這項觀察正確反應了叉子在歷史上的演變。這些人在描述衣服及鞋子款式和食物等等都一樣的精確。[88]

汪備克發現她也可以將人們帶到未來生中。沒錯，她的受測者所描述未來世紀之迷人，使她因此在美國及法國舉辦了一項帶到未來生的實驗專案。很不幸的，她在實驗結束前去世。她的同事心理學家史諾(Chet. Snow)繼續完成她的計劃，並於最近將成果出版，書名爲「眾人共夢的未來」(Mass Dreams of the future)。

當這項有 2,500 人參與的計劃報告書統計出來時，出現了幾點有趣的特性。其一是幾乎所有的受測者都同意在未來地球上人口會劇烈的減少。許多人甚至無法見到自己在未來的某一特定時間以肉體存在於地球上，而那些見到自己以肉體生存於地球上的人，則指出地球上人口比現在少得多。

此外，受測者的報告大致可分成四類，每一類對應於一種不同的未來，其中一種描繪出一個無趣的未來，

87. Helen Wambach, *Reliving Past L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p. 116.

88. Ibid., pp. 128–34.

大部分人都住在太空站裡，穿著銀亮的衣服，吃著人造的食物。另一種是所謂的「新世紀族群」(New Agers)則報告大家都很快樂的過著較自然化的生活，每個人都和諧相處，專注於學習及靈性發展。第三類是「高科技都市人」(Hi-tech urbanites)描繪了一個冷漠機械化的未來，大家都住在地下都市及封閉的圓頂都市中。第四類則描繪自己是大災難後的生存者，地球在此時已經被可能的原子彈類的災難所毀滅，人們都住在城市廢墟中或山洞中、與世隔絕的農場中，穿著手縫的衣服，多爲毛皮所造，所食多爲打獵得來。

這要怎麼解釋呢？史諾用全像模式來解釋，他與洛伊一樣認爲這種發現暗示了將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的未來或所謂的全像未來詩篇(Holoverses)，這些命運之霧正在漸漸成形之中。但就像其他前世研究者一樣，他也相信我們的命運爲自己所造，不但造個人也造集體的命運。所以這四種遠景實際上是瞥見了人類共同創造的幾個不同的可能的未來。

因此，史諾建議大家不要造家用防空洞，或搬到那些被某些特異功能人士預測的，不會被「地球大災難」所毀滅之處，他建議大家應該要花時間去相信、去觀想一個美好的未來。他舉例說地球委員會(Planetary Commission)就走對了方向——這個特殊目的、有數百萬全球會員的團體，全體決定在每年 12 月 31 日格林威治時間下午 12:00 至 1:00 點共同爲地球的和平及療復而禱告靜坐。他說**「如果我們不斷的以今日的集體心念及行動創造實體的未來世界，我們現在「就該覺醒到我們已經創造了這樣的現在」「那麼我們究竟想要留一個什麼的地球給我們的子孫？或者說我們再來投生時希望地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球？」** [89]

89. Chet B. Snow and Helen Wambach, *Mass Dreams of the Fu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9), p. 218.

改變過去

人的心念也許不止可以改變未來。1988 年心理學協會年度會議上，西美特及西力茲(Marilyn Schlitz)宣布在他們做過數個實驗後，發現心力也許也可以改變過去。在一項研究中，西美特及西力茲用一個電腦化的隨機程序記錄了 1000 種不同的音串。每一串聲音都是由 100 種不同的音律所組成。這些不同音律的長度皆不相同而這些音律有的很好聽，有的只是雜音。因爲選取這些音的程度是隨機的，依據機率論的定律，每一音串應該都有百分之 50 的好音樂及百分之 50 的雜音。

這些音串於是被轉錄在卡帶上再寄給自願受測者。他們要求受測者在聽卡帶時試著用精神動力增長好聽的部分，並減短雜音部分。在受測者聽完後，就通知實驗室他們已做完了。西美特及西力茲就會去聽原帶。他們發現這些原始帶的好聽音樂竟然都變成比雜音長得多。也就是說，這些受測者的精神動力已經回到過去，改變了這些用來錄複製卡帶的原始帶。

另一個試驗是西美特及西力茲令電腦隨機產生 100 種音律，但只有 4 種音調，再要求受測者以精神動力使帶子上的高音多於低音。這種回溯的精神動力效應又再度出現。西美特及西力茲還發現常靜坐的受測者的精神動力效應要比不靜坐的人強。這又再度暗示了若要取到精神改變創造現實世界的力量，必需與潛意識接觸才能辦到。[90]

我們可以用精神動力改變過去，這種觀念尚未定案，因爲我們都已經習慣於相信過去是無法改變的。很難要我們去想像玻璃瓶中的蝴蝶標本還可以活過來。但在全像宇宙中，時間只是幻覺，現實只是心所造的幻象，也許我們要改成習慣相信這才是眞的。

90. Henry Reed, "Reaching into the Past with Mind over Matter," *Venture Inward* 5, no. 3 (May/June 1989), p. 6.

走過時間的花園

前面的兩個例子也許很驚人，但把它們和後面這一種時間異常現象一比就沒什麼稀奇了。在 1901 年 8 月 10 日兩名牛津教授，馬布利(Anne Moberly)，牛津聖休斯學院(St. Hugh's College)校長及副校長喬登(Eleanor Jourdain)，走在法國凡爾賽宮的屈亞倫(Petit Trianon)花園中時，見到一種閃爍的效應掠過眼前的花園景觀，就像是電影中換景的手法一樣的效應。在這種閃爍的效應過後，她們發現眼前的景觀都改變了。忽然間她們身邊的人都身穿 18 世紀的服裝及假髮，而且都很急躁的樣子。當她們倆傻傻的站在原地時，一名臉上長滿痘瘡表情冷漠的人走上前來叫她們往回走。她們跟著他走過一排樹到一個花園中，聽到空中飄盪著音樂，並看到一名貴族女士正在畫水彩畫。

最後這些景象都消失了，而花園景觀也回復正常。但這整個轉變實在太戲劇化，因爲她們回顧剛走過的路，現在已經是一堵石牆。於是，在她們回到英國後，找尋歷史記錄，結論是她們被帶到過去，當時是法國圖樂利市(Tuileries)遭掠奪及瑞士衛隊遭集體屠殺時，這就是爲什麼當時花園中的人都很焦躁不安的原因。而當時在花園內畫水彩畫的女士就是瑪麗・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這些記憶如此鮮明以致這兩位女士寫了一冊有關當時發生的情形，並交給英國特異功能研究會去研究。[91]

在馬布利及喬登身上發生的事情之特別意義，乃在她們並非看到過去的景像，而是實際的身處過去之中，遇到當時的人，並且走到圖樂利花園中，就像一百多年前一模一樣。我們很難接受馬布利及喬登所經驗的事件是眞實的，但假裝發生過這件事或編造這樣一個故事對

91. Anne Moberly and Eleanor Jourdain, *An Adventure* (London: Faber, 1904).

她們而言並沒什麼好處，反而可能有損她們的學術聲譽。

而且這並不是唯一的一件在圖樂利市所發生的回到過去之事件，在英國特異功能研究會的記錄中，1955 年 5 月，一名倫敦的代書及他太太也在這個花園中遇到了好幾個 18 世紀的人。另外一個例子是某一個外交館的辦公室窗子可以俯視凡爾賽，工作人員也說他曾看到花園變成了古時候的樣子[92]，在美國則是前任的美國心理協會及特異功能研究會會長，超心理學家墨菲(Gardner Murphy)，他調查了一件一名叫做巴特堡(Buterbaugh)的女士，在內布拉斯加・衛斯里安大學(Nebraska Wesleyan University)她的辦公室中，看到了整個校園變回 50 年以前的樣子。喧鬧的街道及女聯會的房子都不見了，起的是久違的開闊田野及稀落的樹木，葉子飄揚在夏日和風中。[93]

過去與現在的界限是否如此脆弱，所以我們可以在某些良好狀況下，很容易的走回過去，就像在花園中散步一樣容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但如果我們生存的空間，是一個沒有固體物件在時間與空間中旅遊的世界，有的只是許多迷濛的在變換中遺留下來的能量全像，而它們又或多或少與人類的意識相連著，則這樣的事件就很有可能發生了。

如果你認為這些觀念令人不安，也就是我們的「心」甚至「身」都不是如我們以前所認為的那麼受時間限制，我們就該回想一下當初證明地球是圓的而不是

92. Andrew Mackenzie, *The Unexplained* (London: Barker, 1966), as quoted in Ted Holiday, *The Goblin Universe* (St. Paul, Minn.: Llewellyn Publications, 1986), p. 96.

93. Gardner Murphy and H. L. Klemme, "Unfinished Busin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60, no. 4 (1966), p. 5.

一片平地的時候，也是一項十分驚人的事件。本章中所提出的證據指出了我們在對時間本性的了解上還屬於兒童期。而就像兒童要跳入成人的門檻一樣，我們必需丟棄我們的恐懼感，勇敢的面對眞正的世界。在這個全像宇宙中，所有的東西都只是迷濛的能量，我們需要改變的觀念還多著呢！還有許多不同的閃爍物會掠過我們的景觀，等待我們探究。

第 8 章
在超全像中旅行

當你在意識上放下了對肉身的依賴時，你才可以體驗
全像的眞實。當你執著於色身的各種感官知覺時，
全像的眞實世界最多只能成爲你的智慧或知識的一部分。
當你放下肉身時才能直接體驗到全像世界。
這就是爲什麼那些神秘修行者這麼肯定他們所見到的一切，
當你未曾體驗過這種感覺時，
你只會懷疑或覺得與自己無關。

肯尼斯・鈴博士(Kenneth Ring, Ph. D.)
「死時之生命」(Life at Death)

在全像的宇宙中，時間並非我們唯一的幻覺，空間也是我們所感受的假像之一。這一點，當然比時間是假像更難理解。因爲當我們要將「無空間」觀念化時，沒有什麼類似的東西可以用來做比喻。不像時間可以比喻爲變形蟲般的宇宙或正在結晶成形中的未來。我們已經被調教成認爲空間是絕對的，以致於無法想像活在無空間的世界中是個什麼樣子。雖然如此，證據仍然顯示，我們並未受到空間的限制。

其中一項有力的證據是靈魂離體(out-of-body)現象，這個現象是指個人的意識覺知力離開了身體遊走他方。在歷史上靈魂離體現象或(OBEs)曾發生在各種人身上。哈斯利(Aldous Huxley)，高斯(Goethe, D.H.)勞倫斯(D. H. Lawrence)，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以及傑克・倫敦(Jack London)這些名人都有過靈魂離體的經驗。埃及人，北美印第安人，中國人，希臘哲學家及中世紀的鍊金術士，大洋洲人，印度人，希伯萊人，回教徒等都知道這種經驗。在席爾斯(Dean Shiels)所做的 44 個非西方社會的跨文化研究中，他發現只有三種社會不相信靈魂離體，❶另一項類似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包吉能(Erika Bourguignon)研究了世界上 488 種社會，這大約占全世界文化的百分之 57，發現有 437 種社會，也就是百分之 89 的人類社會都有一些關於靈魂離體的傳統文化。❷

甚至連現今很多研究都顯示靈魂離體仍然廣佈各

1. Dean Shield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Beliefs in out-of-the-Body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49 (1978), pp. 697–741.

2. Erika Bourguignon, "Dreams and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ed. F. L. K. Hsu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72), p. 418.

地。蘇格蘭愛布丁(Aberdeen)大學的地理學家克魯克博士(Robert Crookall)，也是業餘的超心理學家，他已依調查的案例寫了 9 本書。在 1960 年代，英國牛津的精神生理研究院院長葛林(Celia Green)對南安普頓大學(Southampton University)115 位學生做測驗調查，發現有百分之 19 的學生有過靈魂離體的經驗，當她對 380 位牛津大學學生做問卷時，有百分之 34 的人確定有過這種經驗，❸ 在賀羅德生(Haraldsson)對 902 名成人做調查後發現有百分之 8 的人至少有一次靈魂出體的經驗❹。而 1980 年由哈維・厄文博士(Harvey Irwin)在澳洲新英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所做的調查中，發現 177 名學生中有百分之 20 有過靈魂離體。❺我們平均這些數字，則大約五人中有一人經驗過靈魂離體。其他研究顯示則爲 10 分之一，但事實顯示：靈魂離體比一般人想像的要普遍得多。

典型的靈魂離體是自然發生而且多半發生於睡眠中、靜坐中、痲醉中或生病中以及創傷的痛苦中（雖然其他狀況亦有可能發生）。這個狀況是突然間，該人就鮮明的感覺到他的心志離開了身體。大多數的情形下他會發現，自己可以在身體旁遊浮並可以飛到其他地方。你可曾想像過你離開肉體後看著自己的肉體的情形？在 1980 年做的 399 件靈魂離體研究中，托匹卡(Topeka)明尼格基金會(Menninger Foundation)加堡德博士(Glen Gabbard)，托匹卡榮民醫院(Topeka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edical Center)提文樓博士(Stuart Twemlow)，以及肯薩斯大學醫學院(Univ. of Kansas Medical Cen-

3. Celia Green, *Out-of-the-Body Experiences* (Oxford, England: Institute of Psychophysical Research, 1968).

4. D. Scott Rogo, *Leaving the Bod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3), p. 5.

5. Ibid.

ter)的強斯博士(Fowler Jones)發現，竟然有百分之85的人都認爲這種經驗很愉悅，有一半以上的人說十分歡喜。❻

我知道那種感覺，我在十多歲時也有過一次靈魂出體經驗，當我從發現自己浮在空中看著自己的身體在驚懼中恢復過來後，我經驗了那麼一段筆墨難以形容的快樂時光，我穿牆昇到樹頂，我在這段無身旅程中，甚至曾跌倒在鄰居弄丟的一本圖書館借來的書上，後來還告訴他那本書在那裡。這一個經驗在我的另一本著作「超越量子」(Beyond the Quantum)中有詳細交代。

値得注意的是提文樓及強斯博士也調查了，這些曾經體驗了靈魂離體人士的檔案，發現他們都是精神心理非常正常的人士。在1980年美國精神學協會年會上，他們展示了他們的研究結論，並告知同僚確認靈魂離體是一種常見的現象，而且說介紹病人看類書籍可能會比精神治療更有效。他們甚至暗示說病人去找一名瑜珈行者談一談，也許比看精神醫生還有效！❼

這些事實都不重要，眞的經驗比什麼統計數字都有效。例如，一名華盛頓州西雅圖的社工人員克拉克(Kimberly Clark)一直不相信靈魂離體，直到她遇到一名心臟病人瑪莉亞(Maria)後才信了。瑪莉亞入院數天後就發生心臟停止現象，但被迅速救回。克拉克在那天下午去看

6. Stuart W. Twemlow, Glen O. Gabbard, and Fowler C. Jones, "The Out-of-Body Experience: I, Phenomenology; II, Psychological Profile; III, Differential Diagnosis" (Papers delivered at the 1980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See also Twemlow, Gabbard, and Jones, "The Out-of-Body Experience: A Phenomenological Typology Based on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1982), pp. 450–55.

7. Ibid.

她，並預期瑪莉亞會很緊張的擔心自己曾心跳停止。結果出乎她預料，瑪莉亞很興奮。

瑪莉亞告訴克拉克她經歷了非常奇特的經驗。在她心跳停止後，她發現自己在天花板上看著醫生及護士忙著救她。後來在急診室外的車道上有東西轉移了她的注意力，然後她發現她「想到」什麼地方，她就會「在」什麼地方。於是她想她在三樓，結果發現她出現在三樓樓牆外緣的飾架上，而面前是一隻網球鞋。這是一隻舊鞋，她注意到小腳趾處已被磨破。她還注意到一些其他細節，像鞋帶壓在腳跟下。瑪莉亞講完後，她懇求克拉克到樓牆外緣的飾架上去找這隻鞋，看她所經驗的是否眞實。

克拉克抱著好奇而懷疑的心情，走到醫院外面去看三樓樓牆外緣的飾架上是否有球鞋。在找不到之後，她只好跑上三樓，由每一間病房的窗子向外看，因爲窗子窄，她得臉貼著窗子才能看到樓牆外緣的飾架，而她眞的在某一病房外的飾架上看到了一隻網球鞋。但她的位置仍然看不到球鞋小腳趾處是否磨破，以及瑪莉亞所說的其他細節，當她想辦法拿到那隻球鞋後，她才確認了瑪莉亞所說的一切。克拉克說「她能夠看得這麼淸楚的唯一辦法就得『飄浮』在外面並靠在球鞋附近看」克拉克從此就相信了靈魂離體之說。她說「對我而言，這個證據太實在了」❽

在心臟病發時體驗靈魂離體算是十分常見的，心臟科醫師並任愛蒙尼大學(Emory University)醫學教授及亞特蘭大榮民醫院(Atlanta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edical Center)內科醫師賽朋(Michael B. Sabom)聽這些病人講這種「幻想」都聽累了，於是他決定要弄清楚

8. Bruce Greyson and C. P. Flynn, *The Near-Death Experience* (Chicago: Charles C. Thomas, 1984), as quoted in Stanislov Grof, *The Adventure of Self-Discovery* (Albany, N.Y.: SUNY Press, 1988), pp. 71–72.

到底是眞是假。賽朋選擇了兩組病人，一組有 32 名老心臟病人說他們有過靈魂離體，另一組則是 25 名沒有過靈魂離體的病人。然後他專訪有過靈魂離體的病人，要求他們說自己從靈魂離體到復甦的經過。再專訪未曾有過靈魂離體的病人，要求他們描述假想自己靈魂離體後復甦的情形。

這些未曾經驗過靈魂離體的病人中，有 20 名描述復甦的情形幾乎完全不對。有 3 名講得對，但只能描述大概的情形，有 2 名完全講不出來。而經驗過靈魂出體的人中，26 名講得對但只描述大概的情形，有 6 名講得十分淸楚，有一名講得每一步驟淸楚到連賽朋都嚇一跳。這個結果鼓舞了他做更深入的硏究。後來就像克拉克一樣，他也成爲靈魂出體的忠實信徒並常在講座上講解。他說「他們能夠這麼詳細的講出當時情形，需要有一般的生理感官才能做到，找遍所有的解釋，只有靈魂出體最有可能。」[9]

雖然這些病人的靈魂離體是自然發生的，但有些人卻厲害到能夠隨意的靈魂出體。其中一人是曾任電台及電視台老闆孟羅(Robert Monroe)。當孟羅在 1950 年代末第一次靈魂出體時，他以爲他神經失常立刻找醫生。醫生找不出任何問題，而他卻爲持續發生這些經驗，感到很苦惱。最後，終於在一名心理學家朋友處得知印度的瑜珈行者對這樣的經驗習以爲常，他才接受了自已這項不請自來的天賦。孟羅說「我有兩個選擇，一是終此一生自求鎭定，二是開始了解這種狀況並學著如何控制它。」[10]

9. Michael B. Sabom, *Recollections of De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 184.

10. Jean-Noel Bassior, "Astral Travel," *New Age Journal* (November/December 1988), p. 46.

從那天開始，孟羅開始寫下靈魂出體記錄，小心的記下他在這種狀態下所學到的每一件事。他發現自己可以穿過固態的物體，他可以全憑心念就在一瞬間到達極遠的地方。他發現其他人多半無法知道他的存在，不過他的朋友在他描述靈魂出體狀態下見到他們穿的衣服、做的事後，馬上相信了靈魂出體這回事。他還發現他並不是唯一的靈魂出體者，偶而他也會見到其他的「無身遊客」們。目前爲止，他已經寫了兩本引人入勝的書描述他的經驗－「靈魂出遊」(Journeys out of the Body)以及「遠方的旅程」(Far Journeys)。

靈魂出體也有實驗室紀錄，其中一項實驗中，超心理學家查爾斯・塔特令一名叫做Z小姐的靈魂出體熟手認出了一張紙上的5個數字，這張紙是放在一個唯有靈魂出體才能飄浮到的地方。⓫ 在紐約美國特異功能研究會所做的實驗中。歐西斯(Karlis Osis)及心理學家米奇(Janet Lee Mitchell)發現有些極有天份的受測者可從全國各地「飛來」後正確的描述許多不同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了放在桌上的小東西，靠近天花板的浮動架上的彩色幾何圖案，以及一些只能由一個小窗口用特別設備才能看到的光學幻像。⓬ 北卡羅萊納州德倫市的特異功能研究基金會研究主任莫里斯博士(Robert Morris)甚至使用了動物來探知靈魂出體人出現的時刻。在一項實驗中莫里斯發現一位靈魂出體人哈樂利(Keith Harary)所

11. Charles Tart, "A Psychophysiological Study of Out-of-the-Body Experiences in a Selected Subjec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62 (1968), pp. 3–27.

12. Karlis Osis, "New ASPR Research on Out-of-the-Body Experiences," *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14 (1972); see also Karlis Osis, "Out-of-Body Research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in *Mind beyond the Body,* ed. D. Scott Rogo (New York: Penguin, 1978), pp. 162–69.

養的一隻小貓，每當哈樂利以靈體出現時都會停止喵喵叫而開始高興的呼嚕呼嚕叫。⓭

將靈魂離體看做一種全像的現象

靈魂離體是一種全像現象的證據似乎非常明顯。雖然我們所受的教育告訴我們，我們是用腦來思考，但這一點似乎並不完全對。在狀況配合得好的時候，我們的意識——這個我們身上能思考、能認知的部分——會離開肉體而可以任意往返各地。目前的科學並不瞭解這種現象，但用全像的觀念就比較容易解釋這種現象。

回想一下，在全像宇宙中，位置只是一種假像，就像一個蘋果的影像在全像軟片上並無特定的位置是一樣的道理，在全像式的宇宙中任何物體都沒有固定的位置，每樣東西都沒有位置性，「意識」當然也不例外。因此，雖然我們的意識好像是在腦內，在某些狀況下，它可能游走於房間內某一角落，或滑翔過草地，或者浮在一幢樓房三樓外壁飾架上的一雙網球鞋前看著鞋帶。

如果意識無位置性的觀念很難了解，我們可以再度用夢的類似性來解釋這個觀念。假想你在夢中去看一個藝術展覽，當你在人群中看著藝術品時，你的意識看起來似乎是在夢中；你所扮演的這個人的腦內，但你的意識究竟在何處？如果你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它是包涵在夢中的每一件東西內，包括了夢中的人群，藝術品，以及整個夢中的空間。在夢中，位置只是一種假像，因爲夢中每一樣東西——人群，物體，空間，意識等等——都是由作夢的人的意識深處所顯露所創造出來的。

靈魂出體的另一項非常有全像特性的特點，是靈魂出體後，靈體並無固定的外形。某些靈魂出體者在離開

13. D. Scott Rogo, *Psychic Breakthroughs Today* (Wellingborough, Great Britain: Aquarian Press, 1987), pp. 163–64.

肉體後會發現他們擁有一個與肉體相同的，像鬼魂似的靈體。這個現象令許多研究者主張人類有一個「魂體複本」(Phantom double)就像古代文獻中所說的「生靈」(doppelganger)一樣。

不過，近期的研究發現這項假設有問題。雖然某些靈魂出體者描述這個魂體複本是裸體的，但也有人發現自己的魂體是穿戴整齊的。這一點暗示了魂體複本並非固定的肉體複本，而是一個如全像般的有各種可能形狀的靈體。這個說法乃是因爲人們在靈魂出體時發現自己並非都是以魂體複本的方式出現，有人感覺自己是一個光球，有人覺得是一團能量雲，有人甚至認爲自己不具任何形狀。

證據甚至顯示這種魂體的形狀乃是依據個人的信念及期望而決定。例如，數學家懷特曼(J. H. M. Whiteman)在 1961 出版的「神秘生命」(The Mystical Life)一書中，說他每個月至少會經驗到兩次靈魂出體並且寫下了兩千次以上的記錄。他說他老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困在男人的軀殼內，這種感覺讓他在靈魂出體時見到自己以女性出現。懷特曼在靈魂出體時還經驗到許多其他的外形，其中包括了小孩的外形。他因此結論認爲意識及潛意識的信念才是決定靈體形狀的主要因素[14]

孟羅同意而且認爲是我們的「思想習慣」創造了我們的靈體形狀。因爲我們已經習慣於存在肉體中，我們在靈體狀態時也傾向於造出一個身體的形狀。同樣的，他認爲大部分人因爲覺得裸體十分不舒服，所以才會在靈魂出體時下意識的讓靈體也穿了衣服。孟羅說「我猜想人們可以任意的改變靈體的形狀」[15]

14. J. H. M. Whiteman, *The Mystical Lif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1).

15. Robert A. Monroe, *Journeys Out of the Body*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71), p. 183.

那麼，我們在無肉體狀態下的眞正形狀是什麼呢？孟羅發現只要我們放下了所有的僞裝，**在內心深處，我們都是一個「包含了許多互動及共鳴頻率的振動波形」⑯這個發現非常明顯的指出了靈魂出體現象的全像特性。也提出了更深入的證據顯示了我們就像全像宇宙中的每一件東西一樣，最終只是一種頻率現象，是由我們的心志造出了各種不同的全像外形**。這也旁證了杭特的結論：「我們的意識並不包含在腦內，而是包含在一種圍繞在肉體外，並也由肉體內放射出的全像能場中。」

在靈魂出體狀態下，形體不定只是全像或柔軟性的例子之一。雖然特別有天份的靈魂出體者，描述出體後所見的世界十分精確，但事實上，研究人員長久以來都被靈魂出體者，所描述的世界並不正確所困擾。例如，我在前面舉例說，在我靈魂出體時差點令我跌倒的那本書標題在當時看起來是亮綠色的。而在我靈魂回體後再去找那本書才發現標題的字實際上是黑色的。文獻上也記錄了許多出體後與回體後所見不符的情形。例如靈魂出體者看到房間內擠滿了人，但事實上沒那麼多人，而且有時一張桌子在出體時看會像一張沙發。

如果用全像的觀念來解釋，也許這些靈魂出體者，尙無能力完整的將出體時所接收的頻率，轉換爲我們平常大家共同認同的頻率。換句話說，因爲靈魂出體者在出體時的感知方式與平常不同，而這種感知方式，也許還不夠穩定到能夠將「頻率區間」，轉成一般人所熟知的物件分明的現實世界。

這些非肉體的感知能力還會被我們的自我限制或信念所阻礙。因爲有一些較厲害的靈魂出體者提出，當他們比較習慣處於這個「第二身」之內時，才發現他們不用轉頭就可以「看」到四面八方所有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已經習慣於相信只有用眼睛才能看，所以當他

16. Robert A. Monroe, *Far Journeys* (New York: Doubleday, 1985), p. 64.

們已不受肉身限制時仍然認爲如此，這樣的信念使他們在最初無法立刻認知到自己有 360 度的視力。

甚至還有證據顯示我們的肉體感知能力，都是這種信念下的犧牲者。雖然我們有這種甩不掉的信念——我們只有用「眼」才能「看」，有許多研究報告都指出有人可以不用眼看，他們可以用身體的其他部分來看。近期有一位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研究員艾森堡醫師(David Eisenberg, M. D)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出二位還在上學的中國北京姊妹可以用腋窩看筆記和認顏色。[17] 義大利的神經學學者龍布洛索(Cesare Lombroso)研究過一個盲女可以用鼻尖及左耳朵看東西。[18] 在 1960 年代享譽國際的蘇俄科學學會(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研究了一位蘇俄鄉下女士庫勒修娃(Rosa Kuleshova)證實她可以用指尖看照片、讀報紙，而且他們證明庫勒修娃的能力，並非靠著顏色本身所儲存散發的熱量來辨識，因爲當他們用一塊熱玻璃蓋在白紙黑字的報紙上，庫勒修娃仍然可以讀得出來。[19] 庫勒修娃因爲有此能力而成名，後來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登載了一篇有關她事蹟的文章。[20]

17. David Eisenberg, with Thomas Lee Wright, *Encounters with Qi* (New York: Penguin, 1987), pp. 79–87.

18. Frank Edwards, "People Who Saw without Eyes," *Strange People* (London: Pan Books, 1970).

19. A. Ivanov, "Soviet Experiments in Eyeless Vi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6 (1964); see also M. M. Bongard and M. S. Smirnov, "About the 'Dermal Vision' of R. Kuleshova," *Biophysics* 1 (1965).

20. A. Rosenfeld, "Seeing Colors with the Fingers," *Life* (June 12, 1964); for a more extensive report of Kuleshova and "eyeless sight" in general, see Sheila Ostrander and Lynn Schroeder,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0), pp. 170–85.

簡單的說，證據顯示了我們也同樣的不一定要用眼才能看。就像在前面提到的，我父親的朋友湯姆可以隔著他女兒的身體看到錶上的刻字，還有遙控觀景現象都說明了這種情形。於是我們不得不懷疑不用眼可以看，是否又是「現實」是「假像」的另一個證據。還有我們的肉身及一切看來是絕對存在的生理機能都不過和我們的靈體一樣，只是我們感知下所造出的一個全像性假像。也許就是我們這種自認爲只能用肉眼看的觀念，封閉了我們本來全能的感知能力。

靈魂出體的另一項全像特性，是在出體時偶而會有過去與未來的界限不甚分明的情形發生。例如歐西斯及米奇發現緬因州的潭那斯博士(Dr. Alex Tanous)，他也是出名的神通人士及天賦異稟的靈魂出體人士。當他從緬因州飛到實驗場描述所見到的桌上試驗物品時，他似乎是描述了這些東西數天之後的位置而非當時的位置！[21] 這一點暗示了在人們於靈魂出體狀態下所進入的空間，是波恩所說的現實世界的更微細層，這一個空間更接近隱含秩序層，在這一空間中並沒有所謂的過去、現在、未來。換句話說，潭那斯的心念並未將頻率轉換成現在的狀況，他是取用了頻率中的未來資訊而將其轉換成爲了未來的全像空間。

譚那斯所見的是一個全像現象，而不是他腦中對未來的想像，可以從另外一件事實證明。當他被排定做靈魂出體的當天，歐西斯要求一位紐約的天眼通懷汀(Christine Whiting)在室內守夜觀察是否有來訪的魂體。懷汀並不知道是否會有，也不知何時會有魂體來訪，然而，當潭那斯以魂體來訪時，懷汀淸楚的看到了譚那斯的魂體，並淸楚的描述了他當時在緬因州所著的服裝——棕色條子褲及白棉襯衫。[22]

21. Rogo, *Psychic Breakthroughs*, p. 161.

22. Ibid.

哈樂利也曾偶而靈魂出體到未來一遊，並同意這種情形與未出體而預見未來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說「靈魂出體到未來的時空中，與一般的預知性夢境是不同的。我是眞正的『出體』而且經過一個黑暗的區域後到達一個明亮的未來景像中」。當他做出體旅遊到未來時，他甚至會看到自己的未來之影。此外，當他所見到的未來要過去時，他可以感覺到那個做時間旅遊的靈體與自己同在景像中。他描寫這種詭異的感覺爲「在自己的身後見到自己，就好像自己是分身爲二」，如此看來，一般我們所謂的「覺得自己曾身歷其境」的感覺，和這種感覺比起來眞是微不足道。[23]

記錄上也有靈魂出體到過去一遊的情形。瑞典劇作家奧格斯特·史特林堡(Strindberg)也常作靈魂出體旅遊，在他的著作「傳奇」(Legends)中描述了一個這樣的例子。事件發生在一個小酒店中，當時史特林堡正在勸一名年輕朋友不要放棄他的軍人工作。爲了支持他的論點，史特林堡提出了一件兩人過去在一家旅店中所發生的事，在史特林堡描述當時的情形時，他突然「失去了意識」，而發現自己坐在當時那旅店中重歷當時的情景。這種感覺只有一下子，然後他就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體內回到了現在的時空。[24]這種情形與前一章中所討論的回溯景像似乎雷同，有神通的人士可以親身經歷或浮遊於過去的事件，他們所描述的歷史事件景像，事實上也是一種靈體浮遊於過去的情形。

沒錯，當你讀到這麼多有關靈體出遊的文獻時，你會驚訝於靈魂出體者描述的情景與全像宇宙的情形是多

23. Janet Lee Mitchell, *Out-of-Body Experienc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7), p. 81.

24. August Strindberg, *Legends* (1912 edition), as quoted in Colin Wilson, *The Occul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p. 56–57.

麼相似。包括靈魂出體狀態下時間與空間似乎不存在，心念可以造出全像的景像，以及意識只是一種振動頻率。孟羅指出在靈魂出體狀態下的感知方式似乎並不是用「光波折射式」，而是一種「印象放射式」，這一項觀察再度暗示了當一個人進入靈魂出體狀態時，他就進入了普力邦所謂的頻率區間。[25] 其他的靈魂出體者也曾指出這個狀態的「類頻率性」。例如，法國的靈體出遊者福漢(Marcel Louis Forhan)在他以筆名依倫(Yram)所寫的書「實際靈體投射」(Practical Astral Projection)中也試著描寫出體狀態下空間的波性及電磁性。其他的靈魂出體者則指出了一種與宇宙為一體的感覺，說這好像是「物皆為我，我即是萬物」[26]

靈魂出體十分全像性，但這個經驗與許多人直接體驗到的現實世界的頻率本性一比，就好像只是冰山一角。靈魂出體只有某些人能夠做到，但有另一種狀況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非常近的接觸到頻率區間。那是什麼狀況呢？就是當我們走到了那「有去無回」且尚未被發現的國度。可是，有時候偏偏又像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一書中所說的「麻煩就在……」，麻煩在何處呢？就是有些人他們不是有去無回而是去了又回來了！我們可以見到這些人所說的故事都充滿了全像性。

臨死經驗

我相信今天每個人都應該已經聽說過「臨死經驗」這個名詞(Near-Death Experiences)或(NDEs)，這是指一個人在醫學上已宣告死亡而又活過來了。他們活過來後所報告死亡時離開肉體的經驗和經歷死後的世界就叫作臨死經驗。在我們的文化中，臨死經驗是從 1975 年嶄

25. Monroe, *Journeys Out of the Body,* p. 184.

26. Whiteman, *Mystical Life,* as quoted in Mitchell, *Experiences,* p. 44.

露頭角，這是因爲有哲學博士學位的精神醫生慕笛(Raymond A. Moody, Jr.)發表了他的暢銷書——以臨死經驗爲主題的「死後之生命」(Life after Life)。後來不久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也宣布了她同時作了類似的實驗，而且做出與慕笛同樣的結果。沒錯，在愈來愈多的研究者記錄這種現象後，我們更明顯的看出兩點，一是臨死經驗十分普遍——在1981年做的蓋洛普測調，發現有八百萬成人曾有過臨死經驗，這大約是每20人中有1人經歷過。其二是它提供了有力的「死後仍生」的證據。

臨死經驗就像靈魂出體一樣是一種普及全世界的現象。在第8世紀的西藏度亡經中及2500年前的埃及度亡經都有詳盡的描述。在柏拉圖的共和國第十冊中，他詳盡的描述了一名叫做峨(Er)的希臘軍人的臨死經驗，峨在他火葬的木柴將被點燃的前一刻復活，他離開了身體並走過了一個往死亡之土的過道。巴弟大師(Venerable Bede)也在第8世紀的「英國教堂與人們的歷史」(A History of English Church and People)一書中也有詳盡描述。近期的哈佛宗教講師左拉斯基(Carol Zaleski)在「另一世界之旅程」(Other World Journeys)書中指出中世紀文獻有許多臨死經驗的報導。

臨死經驗似乎跟個人特性沒太大關連。許多研究都指出臨死經驗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種族、宗教及靈性信仰、社會階級、教育程度、收入、去教堂次數、社區大小、所住區域都沒有關係。臨死經驗就像閃電一樣，可能在任意時間降臨你身上。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並不會比不信者容易有臨死經驗。

臨死經驗這種現象最有趣的一點，是在每一個人所描述經歷都大同小異。一個典型的臨死經驗摘要大致如下：

一個人快要死了，突然間，他發現自己浮在他的肉體上空看著所發生的事情，沒多久，他高速穿過了一個

黑暗的區域或隧道，進入了一個大放光明的空間，受到剛死去的親戚朋友的歡迎。不斷的聽到無法形容的美妙音樂及見到美景——廣闊的草原、滿布花朵的山谷、清澈的溪流——比地球上所見的任何景色都美。

在這光明聖地，他感受不到任何痛苦、害怕，只充滿著歡愉、愛及寧靜，他遇到一些「光狀生物」，會發出一種巨量的慈悲，並在祂（們）幫助下見到自己一生的回溯，他狂喜於這種偉大的新世界，他想留下來。然而，這（些）生物告訴他，他的時辰未到，還不該來，並勸他回到這個地球上的肉身中。

我們得指出，以上是一個概略的描述，並不是所有臨死經驗都一樣。有的不完全如上所述，有的還有附加的狀況。而象徵性的事物也有所差距。例如，西方文化下的臨死經驗者多半以穿過隧道的方式進入死後世界，而其他文化有的是走過一條路或穿過一個身體或穿過水中進入另一世界。

不論如何，歷史上各種文化所報導的臨死經驗都有驚人的相似性。例如，死後經驗回溯一生的這一項特性，在西藏度亡經、埃及度亡經、柏拉圖記錄的峨先生的經驗及印度聖人巴坦亞利(Patanjali)在 2000 年前所寫的瑜珈經典中都有記載。這種超越文化的臨死經驗相似性在正式研究中已被確認。在 1977 年，歐西斯及賀羅德生比較了美國及印度共約 900 位有臨死經驗的病人對醫生提出的報告，發現雖然有文化上的象徵性差異，例如，美國人傾向於認為那些光狀生物是基督教的人物而印度人則認為是印度教的人物，然而，他們所說的重點大致相同。[27]

27. Karlis Osis and Erlendur Haraldsson, "Deathbed Observations by Physicians and Nurses: A Cross-Cultural Survey,"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71 (July 1977), pp. 237–59.

雖然傳統醫學觀將臨死經驗視爲幻覺，有太多的證據都指出事實上並非如此。就像靈魂出體一樣，這些臨死經驗者都可以報告出許多他們用一段感官無法探知的事件細節。例如，慕笛迪報告了一個案例是一名女士在手術中離開了肉體，飛進了等候室，看到她女兒穿了不搭配的格子呢衣服。後來發現是她家女傭忙亂中，幫孩子穿衣未注意到穿錯了，女傭非常驚訝她的母親當天並未（以肉身）見到她的小女兒竟然知道這件事[28]。另一個案例中，一名女性離開了肉體到了醫院的大廳，聽到她的小叔說他必需取消與客戶的約會以便送喪。當這位女士恢復後，把她小叔罵了一頓，說他這麼早就認爲她會死，嚇呆了她的小叔。[29]

臨死經驗中，感官覺知性還有更特殊的狀況，當研究者已經發現盲者及多年無法見到光線的人，離開肉體後都可以很正確的描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羅斯遇到了數位這樣的人士，並且詳細的採訪他們來判斷他們所說的正確性。她說「使我們十分驚訝的是他們都可以正確的描述周圍人物的服裝及飾物的顏色及款式」[30]

最令人驚奇的是這些臨死經驗會有兩人以上共同發生的情形，有一個案例是一名女性在發現自己穿越隧道向光明處行進時，她見到一個她的朋友正在往回走！當兩人交錯時，她朋友以心意告訴她說他已經死了，但又被「送回來」。這位女士後來也被「送回來」，她恢復後才發現她的朋友在她臨死的同時也心臟病發。[31]

28. Raymond A. Moody, Jr., with Paul Perry, *The Light Beyon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pp. 14–15.

29. Ibid.

30. Elisabeth Kubler-Ross, *On Children and Death* (New York: Macmillan, 1983), p. 208.

31. Kenneth Ring, *Life at Death* (New York: Quill, 1980), pp. 238–39.

也有許多的案例記錄指出快死的人會未卜先知，比訃聞還先知道那些人已經在另一個世界等他。[32]

如果你還懷疑的話，另一項證據是臨死經驗會發生在腦波圖已經停止的病人身上。這點應該足以反駁臨死經驗是病人的幻覺的說法。在正常狀況下，不論一個人講話、思考、想像、作夢、或做任何事情，他的腦波圖必定都有極多的活動，連幻覺也避免不了會記錄於腦波圖上。但有許多人士腦波圖無活動也經歷了臨死經驗。如果他們的臨死經驗純屬幻覺則腦波圖就應該有活動。

簡單說，當我們將以上的事實一併考慮時，包括了臨死經驗的普遍性、與個人特性的無關性。臨死經驗主要過程的相同性、臨死經驗者能夠知道以一般感官無法得知的事件、以及腦波圖無活動的病人也會有臨死經驗，這些似乎不可逃避的指向一個結論：有臨死經驗者並非幻覺或自我的幻想，而是「眞正的走訪了一次，另一個不同層次的現實世界」。

這也是許多臨死經驗研究者所下的結論。例如其中一名研究者，西雅圖的兒科醫生摩斯醫生(Melvin Morse)，他對臨死經驗發生興趣，是因爲試著救活一名可能已淹死的 7 歲小女孩。這名被救起的女孩在當時雖被救活，但已在深度昏迷狀態，她的瞳孔已放大，肌肉已失去彈性，角膜已無反應。在醫學上而言，稱作第三度葛羅斯科昏迷(Glascou Coma)。這表示她的昏迷太深，幾乎已無法回復。然而，她終於戰勝一切醒過來了。當摩斯在她醒來後第一次見她，她就說她認得摩斯並曾看著他救活她昏睡的肉身。摩斯問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說她曾離開肉體經過一個隧道到達天堂並見到了「天父」(the Heavenly Father)。天父告訴她，她還不該來，並問她想留下來還是回去。她先說要留下來，但當天父告訴她，留下來就不能再見到她的母親了，她於是

32. Kubler-Ross, *Children*, p. 210.

改變心意決定重回肉身。

摩斯雖然懷疑但覺得十分有趣，於是從此開始鑽研臨死經驗。當時，他替一家愛達荷州的空中交通服務公司工作，負責將病人送到醫院，這讓他有機會與許多死後復甦的兒童談話。在十年中，他訪問醫院中所有心臟病發後生還的兒童。而這些兒童都告訴他同樣的事情，在這些兒童失去知覺後，他們都發現自己在肉體之外，看著醫生救活他們的肉體，接著他們經過一個隧道，並被發光的生物所安撫。

摩斯仍然十分懷疑，於是他更熱切的找尋符合邏輯的解釋，他讀遍了所有病人用藥時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探索所有的心理學上的解釋，但一樣適合的解釋也找不到。摩斯說「後來有一天，我在一個醫學期刊上讀到一篇很長的文章，它試著將臨死經驗解釋爲腦錯亂的結果」「但當時我已經研究過這麼多臨死經驗，我覺得這位作者所說的一點也沒道理。我終於淸楚的了解到，他原來漏掉了一個最明顯的解釋，那就是臨死經驗確有其事。他沒想到原來靈魂是眞的可以離開肉體旅行的！」[33]

慕迪也同意這個說法，在 20 年研究後，他確信臨死經驗者曾進入另一個世界。他相信其他研究者應該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說「我幾乎已經和全世界的臨死經驗研究者談過了，我知道他們心裡都相信臨死經驗者看到了死後生命的世界。但以科學家或醫學界人士的身份而言，他們尚未找到一個科學來證明指出，我們的某一部分已經離開死亡的肉體繼續生活。由於缺乏科學性證明這種現象，使得他們都只好隱藏自己的眞正想法。」[34]

在 1981 年的調查後，連蓋洛普調查組織(Gallup Poll)的老闆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都同意的說

33. Moody and Perry, *Light*, pp. 103-7.

34. Ibid., p. 151.

「越來越多研究者集合研究這些有奇特臨死經驗人士。初步結果已經指出他們接觸了另一空間世界。我們所做的詳盡調查問卷是這類研究的最新結論，它也揭露了大家傾向於同意有一個與我們所在宇宙共存的宇宙」[35]

用全像詮釋臨死經驗

這是一個驚人的假設，更驚人的是傳統科學界卻罔顧這些研究學者的結論，也罔顧讓他們下這些結論的大量證據。傳統科學界這樣做有許多複雜的不同原因。原因之一，現今科學界並不流行認眞的考慮，任何支持靈性空間世界存在的理念，其二是就像本書開頭所提到的，信念本身就像毒癮一樣不容易戒掉。其三正如慕迪所提到的，科學家們有一種偏見，那就是認爲無法用嚴謹的科學方法證明的觀念，都沒有價值或無重要性，最後一點則爲目前的科學對現實世界的了解，尙無法解釋臨死經驗，不論它是眞是假。

不過，最後一個原因似乎不是問題，有數位臨死經驗研究者已指出全像模式可以解釋這種經驗。其中一位是肯尼斯・鈴博士(Dr. Kenneth Ring)，他是康乃狄格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是首先採用統計分析及面談法來研究臨死經驗現象的研究者之一，在他於 1980 年發表的著作「死時之生命」(Life at Death)中，鈴博士花了不少篇幅討論用全像模式解釋這種現象的優越性。也就是說，鈴博士認爲臨死經驗乃是闖入了一個較具頻率性的世界。

鈴博士的結論乃來自臨死經驗許多全像性的特性。其中一項是臨死經驗者傾向於描述所經歷的世界是一個由「光」、由「較高層之振盪」或「頻率」所構成的世

35. George Gallup, Jr., with William Proctor, *Adventures in Immortal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2), p. 31.

界。有些臨死經驗者甚至描述常伴隨這種經驗的一種「天樂」(Celestial Music)，與世間的音樂比較起來像是一種「振盪的組合」。這一項特性使鈴博士認爲死亡似乎是將，意識由俗世轉到一種具全像性的純頻率世界。臨死經驗者也常說這個世界充滿了光，這種光之明亮非世間所有，然而，這種光雖然無量無邊但一點也不刺眼，鈴博士認爲這項特性再度強化了頻率世界的特性。

鈴博士發現另一項無可否認的全像特性，是臨死經驗者對時間與空間的描述。最常見的描述就是另一個世界中，時間與空間都不存在。例如一位臨死經驗笨拙的描述著「我發現自己在某一空間、某一時間，我想說的是，在這兒時間空間已不具意義」㊱另一位則說「這必定不在時空的範圍內，一定不在，因爲……這無法用時間來描述」㊲鈴博士說，回想一下在頻率區間中，時空都毀滅了，我們可以想像臨死經驗者是在一種意識的全像狀態。

如果臨死世界比俗世較具頻率性，爲什麼它又似乎有結構有空間呢？鈴博士認爲靈體出遊及臨死經驗中有許多證據，說明了心與腦是可分離的，則我們可以假設，心也是以全像方式工作。那麼，當我們的「心」在臨死空間的高頻狀態下，它會繼續的盡量將頻率轉化爲一個我們可以認知的世界。或者，用鈴博士的說法「我認爲臨死的世界是由『心念互動結構』(Interacting Thought Structures)所創造的空間。這些結構或『心念形式』(thought-forms)綜合形成一種模式，就像干擾波形在全像軟片上造成的波狀模式。而就像雷射光照射軟片所形成的全像影像看似眞實，由心念互動形式所造成的影像也就像眞的一模一樣」㊳

36. Ring, *Life at Death*, p. 98.

37. Ibid., pp. 97–98.

38. Ibid., p. 247.

有這種想法的並不只鈴博士一人。在 1989 年的全世界臨死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ar-Death Studies IANDS)年會上，在費城(Philadelphia)行醫的臨床心理醫師凡士基(Elizabeth W. Fenske)，發表的主題演說上，指出臨死經驗是進入高度頻率全像空間的旅程。她同意鈴博士所說的死後空間中的景觀、花及各種結構都是由互動（或干擾）心念模式所造出來的。她觀察到「我想我們所做臨死經驗研究，已經到了無法分別光與心念的地步，在臨死經驗中，心念就是一種光」❸❾

天堂也是一種全像

除了鈴博士及凡士基醫師提到的特性，臨死經驗還有許多其他的特性都具有全像性。就像靈體出遊者的情形一樣，臨死經驗者在離開肉體後，也發現自己若不是以無身體的能量雲出現，就是以隨心念所造的身體出現。當以全像式身體出現時，臨死經驗者通常會驚異的發現，自己身體外形完全受心念控制的特性十分明顯。例如，有一名經驗者說當他從肉體中出來時，發現自己像一個水母，像肥皀泡般落在地板上。然後他就馬上伸展爲立體的裸男形象。然而，當時室內的兩名女士使他覺得很難爲情，這種感覺讓他立刻變成著裝的男士（不過，那兩名女士可從來沒指出她們看到了他的變化）❹⓿

這種我們的內心感受及渴望創造了在死後空間中的外型，在一般臨死經驗者中相當平常。例如坐輪椅的人發現自己有健康的身體，可以跑步跳舞。肢體切除者發

39.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May 24, 1990.

40. F. W. H. Myers, *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4), pp. 315–21.

現自己的肢體回復了。老人發現自己有了年輕的身體，最奇怪的是，小孩常見到自己變成大人，這可能反應了小孩都想成爲大人，或者，更深奧一點的話，也許這種情形象徵著在靈魂深處，我們比想像中要老得多。

這些全像式的身體有時十分細膩，在上面的例子中，這位仁兄變出的衣服工夫之細，他甚至造出了布料上面的縫邊！[41]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一名男士發現雙手是「由光所組成，其內有微細的結構」，他甚至可以看到「手指的渦紋及雙手臂之管狀光。」[42]

惠頓某些研究也與此有關。令人驚奇的是，當惠頓將病人催眠回歸到死後狀態時，他們都講出臨死經驗典型的特性，像經過一個隧道、遇到死去的親戚或「嚮導」、進入壯麗的光之國度、在其中時空都不存在、遇到光狀的生物、回溯一生的情景等。事實上根據惠頓病人的說法，回顧一生的目的是在刷新記憶，如此才能全心計劃下一生，這是那些光狀生物會在一旁溫柔幫助你完成的工作。

研究受測者後，惠頓也像鈴博士一樣結論說：**「死後所感知的形狀與結構乃是心念所造成的「心念形式」。惠頓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名句『我思故我在』用在死後世界實在是最恰當不過了！沒有思考，就不會體驗到存在性」**[43]

在惠頓的病人身上情形也同樣，有的病人說當他們不思考時就沒有身體。惠頓觀察「有一個人描述當他停止思考時，他就像無盡雲中的一片雲，完全分不出彼此」

41. Ibid.

42.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8.

43. Joel L. Whitton and Joe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p. 32.

「但當他開始思考時，他就變成他自己了」[44]。在惠頓的實驗中，這些受測者所想出來的身體與前生的肉體相同。但當他們在死後狀態停留夠久之後，他們的身體就變成全像軟片般是所有前生的綜合體。[45]，這個綜合身甚至有一個特別的名字，不過沒有任何一名受測者能夠用聲帶發出這個名字。[46]

那麼這些人還沒有造出這個綜合身體前，究竟以什麼形貌出現呢？許多受測者都說他們不感覺有任何的形狀，只是以「自己」或「心念」的方式存在。有的人會有較特定的感覺說自己是「一片彩雲」，「一團霧」，「一種能量狀態」，或「一種能場」，這些名詞都再度暗示了本質上我們不過是一種頻率現象，一種未知的震盪能量模式，隱藏在縱橫交錯的頻率區間中。有的臨死經驗者指出這個身體除了是由不同頻率的彩色光所組成之外，它也由聲音所組成。一名亞利桑那州的婦女在生小孩時體驗了一次臨死經驗，她說**「我因此了解到每一個人、每一件物都有自己的音調區間及自己的色彩區間，如果你能夠想像自己在七彩的光譜中穿梭，並在你穿過接觸每一個人時，聽到他們的音聲，並將自己的音聲與他們的音聲諧調融合；這大概就是這個肉眼無法見到的世界的情形。」**這位女士接觸到了許多死後世界的生命都以彩光雲及音聲的方式出現，所以她認爲許多人在臨死經驗時聽到的天籟之音，都是每一個靈魂所發出的甜美聲音。[47]

44. Michael Talbot, "Lives between Lives: An Interview with Joel Whitton," *Omni WholeMind Newsletter* 1, no. 6 (May 1988), p. 4.

45.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9, 1987.

46.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p. 35.

47. Myra Ka Lange, "To the Top of the Universe," *Venture Inward* 4, no. 3 (May/June 1988), p. 42.

有些臨死經驗者說他們在無肉體狀態下可以看到四面八方，這點與前面孟羅所說的相似，有一名臨時經驗者說在他想知道自己究竟變成什麼樣子之後，突然發現他在自己的背後看著自己，㊽賓州的沙利文(Robert Sullivan)，是一名業餘臨死經驗研究者，專門研究軍人在戰場上發生的臨死經驗，他訪問一名二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這一名軍人在由臨死經驗回到肉身後，有一段時間還維持了這種能力。他說他體驗到三百六十度的視力，他在逃避德軍的機槍掃射時他不但可以見到前方的機槍，還可以見到後方機槍的掃射線。㊾

瞬間知識輸入

臨死經驗的全像特性之一是回溯一生。鈴博士認爲這是一種「極優秀的全像現象」。葛洛夫及哈佛醫藥人類學家哈利非克斯(Joan Halifax)，她曾與葛洛夫共著「人類與死亡之接觸」(The Human Encounter wih Death)，他們二人皆曾指出回溯一生的全像特性。而包含慕迪在內的許多臨死經驗研究者及許多親身經驗者，都曾使用「全像」這個名詞描述這個經驗。㊿

當你去看這些人的經驗記錄時，很容易就了解到爲什麼他們會用這個名詞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同樣的形容詞來描繪這件事。例如說這些回溯景像是分外鮮明、完整包容、立體的重演完整的一生。有一名臨死經驗者說**「好像進入了你一生的傳記電影中」，「一生中的每一刻都以詳盡的感官性再度演出。完完整整的重**

48. F. W. H. Myers, *Human Personality.*

49.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129.

50. Raymond A. Moody, Jr., *Reflections on Life after Lif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8), p. 38.

現。並且是在一剎那間就全部發生了」[51] 另一名則說「這整件事的感覺十分奇怪，我在其中，實際的看到每一件事重演，我再度的經歷一次這些事件，它們發生得十分快速，但又慢到足夠讓你全部看清楚」[52]

臨死經驗者在這個瞬間及所有景像的回憶中，重新體驗了這一生中所有事件的情緒、歡樂及哀愁。此外，他們也能感覺到參與這些事件的所有人的情緒。他們可以感受到他們曾善待的人的歡愉。也可以感受到曾被他們輕率傷害的人的苦痛。連小小的一件事也逃不過。有一名女士在重新體驗兒時景象，突然感受到當她從妹妹那兒搶走一個玩具時，她妹妹那種失落感及無力感。

惠頓發現，在回溯一生時，除了這些輕率傷人的事會令人們自責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事也會如此。在催眠後的受驗者提及未成功的夢想或抱負（他們在一生中想完成卻未完成的事），也會令他們有悲傷的哀痛。

回溯一生中，所有的思考也會忠實地被重複演出。所有的幻想、只見過一次卻難忘的面孔、令你歡笑的事、看到一幅賞心悅目的畫的歡愉、孩子氣的擔憂、早已忘記了的白日夢、這些全都會在一秒內掠過心田。就像一名臨死經驗者摘要而說「所有的思考都原封不動的重現……一點也沒忘記」[53]

所以，一生回溯的確是全像性的，因爲它是立體的，而且其容量之大令人驚訝。第三點就是像猶太秘教中說的「阿拉弗」(aleph)，這是一個時空中的神秘點，包含所有其他的時空點。而一生回溯也就像是這一刻包含了所有其他時刻。甚至連感受到這一生回溯的能力都是全

51.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p. 39.

52. Raymond A. Moody, Jr., *Life after Lif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6), p. 68.

53. Moody, *Reflections on Life after Life*, p. 35.

像性的，因爲這種能力有極快速卻又慢到足夠見證每一細節的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有一位臨死經驗者在 1821 年說這是一種「同時了解全部及每一細節」的能力。[54]

事實上，這種回溯一生的情景與世界上許多大宗教的經典上描述的死後審判大大相似，包括了埃及教及猶太基督教在內。但有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就是全世界的臨死經驗者都報告說**他們從未被這些光狀生物所審判，只感覺到被愛與被接受，惟一的審判就是自我審判，而且是由臨死經驗者自心的悔改及罪惡感所昇起的審判心。只在偶然的情況下，這些光狀生物會扮演一些角色，但他們扮演的是導師或顧問，只爲了教導我們而不是一種權威的審判角色。**

臨死經驗中沒有所謂的宇宙審判及神權的賞罰系統，這一點造成許多宗教團體的爭議。可是這一點卻是臨死經驗報告中最常見的特性。那麼，這一點要如何解釋呢？慕迪認爲答案很簡單也十分具辯證性，**那就是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宇宙比我們想像中要仁慈得多了。**

這並不是說在回溯一生後你在這一生所做的一切善事、惡事就過去了。惠頓的受測者及臨死經驗者在到達光之國度時，都似乎進入了一種高等或「轉換性意識」覺性的層次而變得十分清明，誠實於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

這也不是說那些光狀生物存在沒有意義。臨死經驗者通常會強調兩件事情，其一是愛之重要性。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這項訊息，**我們必需學習以愛替代憤**

54. The 1821 NDEer was the mother of the English writer Thomas De Quincey and the incident is described in his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with Its Sequels Suspiria De Profundis and The English Mail-Coach,* ed. Malcolm Elwin (London: Macdonald & Co., 1956), pp. 511–12.

怒，學著付出更多愛，學習原諒及無條件的愛，了解到以後我們會得到愛的回報。這似乎是光狀生物所用的唯一道德標準。就連人類通常會將性行爲認爲是罪惡的。但光狀生物並不這麼認爲。惠頓實驗中一名受測者說在活過了沮喪而畏縮的好幾世後，光狀生物鼓勵她投生爲一名好色的女性以使她的靈魂成長得到平衡。[55] 似乎在光狀生物的心中，溫文優雅與否是用慈悲來衡量的，每當臨死經驗者懷疑某一項行爲是對是錯，光狀生物都問他們是否爲愛而做？動機是否出於愛？

光狀生物說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生於地球，是爲了學習愛能開啓一切。他們指出這是一項很難的工作，但也警告我們這一點對人類及人類靈性延續生存的重要性是無法衡量的。就連臨死經驗的兒童都十分確定的帶回這一項訊息。一名小男孩在被車撞了之後被兩名身穿「非常白」的袍子的人帶到了死後的世界，他說「我在該處學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活著的時候要不斷付出愛」[56]

光狀生物強調的第二件事就是知識。臨死經驗者說每當他們回溯到這一生中有關知識及學習的部分都會令光狀生物十分高興。光狀生物甚至會忠告某些人在回到肉體後要開始學習，特別是學習有關自我成長或幫助別人的能力這方面的知識。光狀生物有時會激勵臨死經驗者說「學習是一種死後亦會繼續的過程」，「知識是少數在你死後還可以帶走的東西」。

在死後的世界中，知識的特出在另一方面也十分顯著。有的臨死經驗者發現在光出現時，他們突然間能知「一切」。並有多種方式可取用這些知識。有的是以回應你詢問的方式。有一個人說他只要問一個問題，例如身爲一隻昆蟲是什麼感覺，然後他馬上就體驗到當昆蟲

55.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pp. 42–43.

56.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50.

是什麼感覺了。57 另一名臨死經驗者則描述說「你可以想任何的問題……然後你立刻就會知道答案。就這麼簡單。而且不管什麼問題。可以是一個你完全不懂的問題，或你還沒資格了解，而光狀生物會馬上給你答案並使你能夠了解」。58

有的臨死經驗者說他們甚至不必問，就可以取用這個無限的知識寶庫。在回溯一生後他們就突然間了知一切。從有時間開始的所有知識全都了知。有的人則在光狀生物比了一個姿勢，例如揮揮手後，就了知了一切。有的人則不是詢問知識而是「記得」了一切的知識，但在回到肉體後又忘記了大部分。（有這一類經驗的人似乎都會變得有健忘症）59 不論是那一種情形，似乎只要我們到了死後的世界，我們就不再需要像葛洛夫的病人一樣，必需進入意識的另一狀態才能取用那超越本性、無垠相連的知識庫。

這個見到全能知識庫的特點，還有另一個全像特性，臨死經驗者通常說在資訊來時是「整群」的進入腦海。也就是說，這種資訊進入腦海並不像電影上的一幕一行字這種線性的方式，而是所有的事件、細節、影像及資訊在一瞬間全部爆發進入腦海。一名臨死經驗者說這種資訊爆發是「思想團」。60 孟羅在靈魂出體時也曾體驗過這種瞬間資訊爆發狀態他稱之爲「思想球群」61

沒錯，任何有天眼通的人都熟悉這種經驗。因爲這

57. Ibid., p. 35.

58. Kenneth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pp. 58–59.

59. See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 199; Moody, *Reflections on Life after Life*, pp. 9–14; and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35.

60.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35.

61. Monroe, *Far Journeys*, p. 73.

就是天眼所見資訊的出現方式。例如，有時當我見到一名陌生人（有時甚至只是聽到某人的名字）一個資訊思想球就會進入我的腦海。這個思想球有可能是這個人心理或情緒上的重要資訊，他的健康狀況，甚至會是他所經歷的一些過去的景象。我發現那些有危機的人比較容易令我激發思想球於腦海中。例如，最近我新認識一名女士，當時就馬上得知她想要自殺。我也知道她想自殺的某些原因。我就像以往一樣的開始和她談話，並小心的將主題導向有關神通方面的事情。在發現她願意談這種主題後，我就會告訴她我知道她在想什麼並讓她談她的問題。最後終於使她答應去找心理顧問而不是去自殺。

以這種方式收到資訊就像我們在作夢時，能自動覺知某些資訊的情形一樣。每個人都應該夢過自己在某些狀況下突然的會知道一些別人並未告訴你的事情。例如，你可能夢過在一個宴會中，突然你完全知道這個宴會是爲誰而辦、是爲什麼原因而辦。同樣的，每個人也都曾體驗過突然有一個點子或靈感。這些經驗都是輕度思想球的例子。

有趣的是，因爲這些神通性的資訊爆發並非按次序一件一件出現，有時候我得花點時間整理後才講得出來。這就像那些在超越本性狀態下體驗到的各種「完完全全」的心理狀態，都是如全像式的瞬間「整體」出現，我們這種按時間順序工作的心，必需要掙扎奮鬥一會兒才能夠將它們轉換成有秩序的各個部分。

在臨死狀態下的思想球究竟是以什麼型態出現呢？根據臨死的經驗者的說法，它們是以各種通訊方式出現，包括了聲音、移動的全像式影像、或心力溝通，這個事實使鈴博士認爲是再度的展示了死後世界是「思考稱王的世界」[62]

62. Ring, *Life at Death*, p. 248.

思慮細密的讀者一定會馬上問如果死後可以全然了知各種知識，那爲什麼還要說活著時學習是很重要的。臨死經驗者回答說他們並不確定是爲什麼。但強烈的感覺到這與生命的目的有關，也與我們能幫助別人的能力有關。

生命的計劃與平行共存的時間軌道

臨死經驗研究者與惠頓一樣都發現了，證據顯示我們的一生是早就計劃好的，也許不見得是完全計劃好的，但至少有大部分是計劃好的，而我們本人都參與了這項計劃。這一點在臨死經驗中的許多方面都很明顯。臨死經驗者常在到達光之國度後，有人告訴他「你的時辰還沒到」。鈴博士指出就這一點很明顯的暗示了有一種「生命計劃」的存在。[63]而臨死經驗者有參與決定未來命運這一點也是十分明顯，因爲他們通常可以選擇留下或回人間。甚至還有例子是有人告訴他們時辰到了但還准他們回人間。慕迪舉的一個例子是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已經死了就哭了起來，因爲他擔心他太太沒辦法一個人養活他們的姪子。在光狀生物聽到後就說因爲他不是爲自己要求回人間，所以准他回去。[64]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女士爭論說她跳舞還沒跳夠，她的說法使光狀生物大笑不止，於是也准她重回人間[65]

我們的未來看來至少有部分已經規劃完畢，這一點也有很明顯的證據，鈴博士將這種現象稱爲「個人未來閃現」，在偶然的情況下，在進入全然了知的狀態時，

63. Ibid., p. 242.

64. Moody, *Life after Life*, p. 75.

65.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13.

臨死經驗者會瞥見自己的未來。有一個特別驚人的例子是一個兒童，在臨死經驗時別「人」把他未來的許多事都告訴他了，包括他會在28歲結婚而且有兩個孩子。甚至把他未來成人的樣子，與二個孩子坐在一幢他將來會住的房子中的一個房間內的景像都顯示給他看，當他仔細看這房間時，他發現在牆上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他不知道是什麼。在數十年後，這些預見都證實了，他終於發現有一天他自己身處於兒時所預見的景像中，才了解到當時所見的牆上怪東西是一個「空壓式暖氣機」，這是在他經歷臨死經驗時尚未發明的一種暖氣機。[66]

另一個同樣驚人的個人未來閃現的例子，是一位女士臨死經驗時有人拿了一張慕迪的照片給她看，並告訴她慕迪的全名，告訴她當時機成熟的時候，她就會告訴慕迪她的經驗。那是1971年的事，當時慕迪尚未發表「死後的生命」一書，所以這人的名字及照片對這女士而言眞是不知所云。然而，四年後，時機成熟了，慕迪一家人無意間搬到這女士住的那條街上。當年萬聖節時，慕迪的兒子去要糖果時敲到了這位女士的門，這位女士聽到小孩的名字時，她告訴孩子她有話要和他爸爸說，當慕迪拜訪她時，她就告訴了慕迪她的奇遇。[67]

有的臨死經驗者甚至贊同洛伊醫師所提出的平行共存全像宇宙，或平行共存時間軌道的理論。當未來的情形顯現給臨死經驗者看時，同時會告訴他們這些未來的景像，要在他們維持目前的行徑之下才會發生。有一個很特殊的例子是一名臨死經驗者，見到了顯示給他看一個完全不同的地球歷史，也就是說，有一些三千多年前大約在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時代的事件，這些事件如果沒有發生的話，地球就會是一個完全和諧和平的世界，「沒有宗教戰爭沒有基督這個人

66.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p. 186–87.

67.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22.

物」，這位女士並未說給是那些事件[68]。

臨死經驗者就算未直接體驗到自己參與決定了自己的未來，也會在回來後肯定了解到，全像性的萬物相連性。有一位 62 歲因心臟病發而體驗到臨死經驗的女士說**「我學到的一件事就是我們都是一個巨大的、活著的宇宙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認爲可以傷害他人或其他生物而不傷到自己，那我們就錯得太悲哀了！現在，我會看著一片森林，一隻鳥而說『這就是我，是我的一部分』我們與萬物相連，若我們不斷對這些連線送出愛，我們就會快樂」**[69]

你可以吃，但並不眞的需要吃

死後的世界由心所造以及它全像特性在許多其他方面也都很明顯。一位兒童描述死後經驗時說她想要有食物的時候，食物就會出現，事實上她並不需要吃東西。這一項觀察又再強調了死後世界的幻象性及似全像性。[70]甚至連象徵性的東西都會以實體的形態出現。例如，一名惠頓的受測者說當光狀生物介紹一位在他來生中會扮演重要角色的女士給他時，這位女士並未以人形出現，而是以半玫瑰半響尾蛇的形態出現。在被指導如何得知這個形態象徵性的意義後，他才了悟原來他與這位女士已有二世相愛。但是，這位女士兩次都必需爲他的死亡負責。所以，她不以人形出現，代之以這種混合了愛與不祥特性的全像式形態出現，如此才比較能夠表現出她所代表的兩極化特性。[71]

68.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p. 217–18.

69. Moody and Perry, *Light*, p. 34.

70. Ian Stevenson, *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7), p. 110.

71.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p. 43.

回教大師康(Haurat Inayat Khan)說當他進入神祕境界而旅遊於聖境(divine realities)時，這個境界中的生物偶而也會以半人半獸的形式出現。康也像惠頓的受測者一樣，知道這些變形的人是象徵性的，當一個生物以半動物的形態顯現時就表示這個生物有部分這種動物的特性。例如，某一生物若是極爲強健則它可能會顯現有個獅子的頭，而聰明狡黠的生物則可能會示現有一個狐狸的頭。康的理論認爲這就是爲什麼一些古代文化如埃及文化認爲主宰死後世界的神祉們有著動物的頭。[72]

死後世界製造一切全像式的景像用來反映我們心中的思想、慾望及各種象徵性東西的特性，也解釋了爲什麼西方人在死後世界看到的光狀生物是基督教人物的形像，而印度人則會看到印度教聖哲或神的形像等情形。死後世界的景像這種隨意變化性暗示了這種外顯的現象，也許和前面提到的小女孩心中想食物即有食物的情形和那位女士以玫瑰和響尾蛇綜合體出現的情形，還有那位因爲裸體難爲情而變出衣服的情形一樣，都是變幻的景像，非眞亦非假。這種隨意變化性也解釋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死後經驗中，有的以穿過隧道，有的過橋，有的越過一個水身，有的走過一條路。再次的，這都顯示了死後是一個心力交流而創造的世界，連所有的景觀都是由死後經驗者的期望及心念所造出來的。

在這個交換點上，我想要指出一個重要觀念。那就是，我們不要以爲只有死後世界才是如此驚人與不同，本書中的證據已顯示了我們活人的世界恐怕與死後世界沒什麼差別。想想看，我們也可以取到所有的資訊，只是稍微困難一點。我們也偶而會有個人未來閃現的情形發生，而有這種與時空幻像本性面對面的機會。我們也可以根據我們的信念重塑我們的身體，有時甚至可以重

72. Wil van Beek, *Hazrat Inayat Khan*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83), p. 29.

塑我們的生存空間，只是要比較花時間與精力罷了！沒錯，賽巴巴的能力已經暗示，我們甚至可以用願力變出食物，而德瑞絲紐曼的無須進食也證明了我們也許就像臨死經驗者在死後世界一樣，其實不需要進食。

事實上，我們活人所生存的空間與死後世界似乎只有程度上的不同，這兩者似乎並不是完全不同類的世界。兩者都是全像式的架構，就像金恩與杜所說的，這是一個意識與環境交流所造出來的世界。換句話說，我們的世界只是比死後世界較沒有彈性的一種世界。在我們的世界要花較多的時間才能夠重塑我們的身體以造出釘狀的聖痕，或者是以精神的象徵性語言造出超常巧合這種結果。而在這個緩慢的生命之流中所創造、所顯現的一切，它的存在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我們對我們所存在的宇宙了解才剛剛入門而已。

有關臨死經驗的其他資訊

你並非一定要經歷這種有生命危雖的過程才能一訪死後的世界。證據顯示經由靈魂出體亦可進入死後世界。在孟羅的記錄中，他寫下了幾則進入不同層次的世界遇到了幾位已去世朋友的情形，[73] 另一位更厲害的曾走訪死後世界的靈魂出體者是瑞典神秘人物史威登堡(Swedenborg)，1688 年生的史威登堡可以說是當時的另一位達文西。他早年研究科學。是當時的瑞典首席數學家，會說 9 種語言，也是雕刻家、政治家、天文學家和商人。嗜好造錶及顯微鏡。曾寫過有關冶金術，顏色理論，商業、經濟、物理化學，採礦及解剖學的書，還發明過飛機及潛水艇的雛型。

除了以上工作能力之外，他也很有恆心的靜坐，在他中年時終於練到可以在定境中離開身體，去拜訪所謂

73. Monroe, *Journeys Out of the Body,* pp. 101–15.

的天堂及與「天使」和「靈魂」交談，在這些過程中他也毫無疑問的體驗了許多意味深長的事。他因而變得非常有名，連當時的瑞典皇后都要求他去問問她死去的兄弟在死前爲何沒回她的一封信。史威登堡答應她，而在次日回報的訊息，皇后承認這些事情確實只有她和她死去的兄弟知道而已。史威登堡爲不少求他幫忙的人作過這樣的服務。另一個例子是他告訴一名寡婦，如何在他亡夫的桌子內的秘密藏物處，找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文件。後面這件事的知名度啓發了德國哲學家坎特(Immanuel Kant)寫了一本有關史威登堡的書，叫做「靈魂見證者之夢」。(Dreams of a Spirit-Seer)

最令人驚訝的是史威登堡所講的死後世界，與今日臨死經驗者所描述的非常相似。例如，史威登堡也說經過一個暗隧道，遇到歡迎他的靈魂們，所見的景觀比地球上任一處都美麗，而且時間與空間都不存在，有耀眼的光芒散出愛的感覺，當出現在光狀生物前面時，被一種和平寧靜的感覺所包圍等等[74]他還說他被允許去看剛進天堂的死者，看他們經歷一生回溯的過程，這個過程被他稱爲「打開生死簿」。他知道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會見到「自己一生所做的一切」，只是他有很獨特的看法。他說，生死簿傳出的資訊乃是存在一個人靈體的神經系統中。所以，要叫出這回溯一生的狀態，「天使」得檢查一個人全身，由十指開始，再逐漸至全身。[75]

史威登堡也提到天使們的交談工具是全像式的思想球，並說這思想球與他見到環繞人身輪廓的「波物質」是完全一樣的。他與大部分的臨死經驗者一樣，都描述

74. See Leon S. Rhodes, "Swedenborg and the Near-Death Experience," in *Emanuel Swedenborg: A Continuing Vision*, ed. Robin Larsen et al. (New York: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88), pp. 237–40.

75. Wilson Van Dusen, *The Presence of Other Worlds* (New York: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74), p. 75.

這些心電爆發式的知識就像一種圖像式語言，其中資訊密度可以高到每一個影像都含有上千個意念。而這種一串的交談也可能非常的冗長，長到「超過數小時，其循序的傳送方式眞是令人咋舌」⑯

除此之外史威登堡也加入一些個人的看法，他說，天使們還會用一種特殊的語言溝通，其中所包含的觀念則非人類所能了解的，事實上，天使們之所以要用波狀光交談是因爲這是唯一人類可以大概了解的方式。⑰

史威登堡的經驗爲許多奇特稀有的臨死經驗者的報告做了旁證。其一他指出在靈界是不需要食物的，資訊能供給營養，替代了食物。⑱他說當靈魂或天使講話時，他們的思想不斷的顯現出立體的象徵性影像，其中尤以動物影像最多。例如，他說當天使討論到愛與情「就會出現美麗的動物，像小綿羊……而當天使談到邪惡之事時則會出現令人討厭的、狂暴的、無用的動物，例如老虎，熊，狼，蠍子，蛇及老鼠等」，⑲有一點是其他臨死經驗者未提到的，史威登堡說他很訝異天堂竟然有其他星球的靈魂，這一點由生於三百多年前的史威登堡說出來是十分令人吃驚的！⑳

最令人覺得有趣的是，史威登堡所說的許多事情都指出了這個世界的全像特性。例如，**他說雖然人類看起來個個分離，但實際上我們與宇宙是完全爲一體的相連著，此外，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天堂的縮影，從每一個人到整個宇宙，都是這神聖大宇宙中的一個小宇宙。**

76. Emanuel Swedenborg, *The Universal Human and Soul-Body Interaction,* ed. and trans. George F. Dol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 p. 43.

77. Ibid.

78. Ibid., p. 156.

79. Ibid., p. 45.

80. Ibid., p. 161.

我們在前面也已看到他認爲這基層結構是一種波狀物質。

事實上，許多研究史威登堡的學者都對史威登堡及波恩，普力邦的理論觀念相同處做過說明。其中一名學者是多爾博士(Dr. George F. Dole)，他是麻州牛頓市的史威登堡宗教學校(Swedenborg School of Religion)的神學教授。多爾有耶魯、牛津，哈佛等校的學位。他指出史威登堡觀念下的基本教義之一就是**我們的宇宙乃是由兩種波流所創造及維持的，一種波來自天界，一種波來自我們的魂或靈**。多爾說「如果我們將這些影像結合，其與全像的相似性是十分令人驚訝的」「我們乃由兩種波流所交錯而組成——其一是直接由天界下來，其二是間接的由天界經過我們所居住的環境而來。我們可以認爲自己是一種干擾波形，因爲這種流動乃是波的現象，而我們就是兩波交錯之處。」[81]

史威登堡也認爲天堂除了他所見的飄忽靈魂及所待時間很短的特性外，天堂實際上是一個比我們所在的世界更爲基層的現實世界。他說天堂是所有地球生物的原始來源，而所有的生物死後亦回到此處，這個觀念與波恩的隱藏秩序層、顯明秩序層的觀念差不多。他也相信生時與死後世界的差別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並非完全不同的兩類世界，而現實的物質世界乃是像天堂這種由心力所造的世界的凍結版本。**史威登堡說建造天堂及地球的物質乃是從天界以不同的層次流進來，而「每進入新的一層就會變得更普通因此也更粗糙更模糊，流動也比較慢，所以也比較冷，比較黏」**[82]

81. George F. Dole, "An Image of God in a Mirror," in *Emanuel Swedenborg: A Continuing Vision,* ed. Robin Larsen et al. (New York: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88), pp. 374–81.

82. Ibid.

史威登堡將他的經驗寫成了大約 20 冊書，在他死前有人問他是否要取消任何他所說過的主張。他很認眞的回答說「我所寫下的每一件事就像你現在看著我一樣的眞實，我沒有說任何不該說的，在你死後你自己會見到這一切，那時我們可以就這個話題做更多的討論」[83]

無處不在的國土

史威登堡並非歷史上唯一能夠以靈魂出體方式到另一空間旅遊的人物。12 世紀的波斯回教大師們也曾以深度禪定拜訪了「靈魂之國」。再度的，他們所說與本章蒐集的證據吻合之處令人震驚。他們說在這個國度的人們有一種「微妙的身體」，而他們的感官並不需要特別依賴身上的特定器官，他們說這是一個聚集了許多靈性導師之處，有時他們稱這國度爲「隱居的回教大師們的國度」。

他們說這個世界完全由「阿蘭阿米沙」(Alam Al-mithal)或「思想」所產生的微細物質所造，就連空間，包括了「遠」「近」或「距離」都是由思想所造，但這並不是說這個大師的國度是假的或空無一物，這也不是一個心中所幻想的景觀。它是一個由許多人觀想而造出的存在空間，所以它有自己的形體及空間，有森林、山、城市。回教大師們很仔細的做紀錄澄淸這個觀念。因爲這個觀念對西方思想家來說未免太玄了，以致近代的巴黎索邦尼伊斯蘭信仰學校(Islamic Religon at the Sorbonne)的教授，科賓(Henry Corbin)，他可以說是伊朗派伊斯蘭教的思想大師，發明了一個名詞**「想成國土」**，(Imaginal)來描述這樣一個世界，因爲這個世界是由想像的心力所造，但是有其存在本體，與現實世界無甚差別。科賓說「我必需另找一個名詞的原因爲許多年來我

83. Theophilus Parsons, *Essays* (Boston: Otis Clapp, 1845), p. 225.

的職業使我必需翻譯許多阿拉伯及波斯文獻，如果我用了幻想國土(Imaginary)這個名詞的話，就等於我背判回教一樣」。[84]

因爲死後世界這種「想成國土」的特性，回教大師們如果結論道「想像力就是一種感知的能力」，這也許可以說明爲什麼惠頓的受測者在開始思考後就可變出一隻手，以及爲什麼觀想健康對肉身結構有如此有力的影響。另外就是回教大師們相信一個人可以用觀想，或被他們稱爲「創造性祈禱」來改變及重塑一個人的命運。

回教大師們的觀點與波恩的隱含與顯明秩序觀有許多類似處，他們認爲死後世界除了如眞如幻的特性外，它實際上是整個宇宙發源產生地。**所有物質世界的東西事實上來自靈性世界。不過，就連修行高超的大師們也會發現這個「本來認爲是外在的、可見的世界」在深度禪定及探究精神界而達到一種內在的世界後，反而覺得這個世界是「被自己所包容，圍繞或包含著」**，這種感覺是十分奇特的。[85]

當然，這種認知或了解只是再度指出了我們認爲的現實世界是無位置性及有全像性。我們每一個人都包含了整個天堂。更甚者，天堂的實際位置就在我們之內。或者像回教大師們所說，不要去找靈界，靈界就在我們心內，沒錯，在討論死後世界之無位置性時，一位 12 世紀的波斯神秘大師索拉瓦地(Sohrawardi)說「隱居回教大師之國度」應該稱爲那——可加——阿巴達(Na-Koja-abad)也就是「無處不在的國土」(the land of nonwhere)[86]

84. Henry Corbin, *Mundus Imaginalis* (Ipswich, England: Golgonooza Press, 1976), p. 4.

85. Ibid., p. 7.

86. Ibid., p. 5.

老實說這並不是一個新觀念。這個觀念與「天國就在你心中」是一樣的道理。這個觀念的新穎處在於眞實指出這些靈界的無位置特性。這也再度的暗示了靈魂出體遊者也許那兒也沒去。他們也許只是將現實世界的幻境全像轉變了，所以他們感覺到去了某處，**在全像宇宙中，意識無所不在，但也無所在。**

有幾位臨死經驗者也暗示了死後之世界，藏在精神深處無位置的大海中這個觀念。就像一位 7 歲的小孩說的「死亡就像走入你自己的心中」[87] 波恩也提供了一個由今生走至來生的無位置性看法，他說「在現在這一刻，我們的思考程序告訴我們，我們得把注意力放在目前的事物上，就像你現在要過街一定必需走才過得了街。但我們的意識永遠處在無邊深處，超越了時空，在所謂的隱含秩序層的微細層次中。因此，若你眞正的深入現在這一刻，也許現在這一刻與次一刻的分別就不存在了，在體驗死亡時也許你就能體會到這一點。我們也許在當下這一刻就能接觸永恆，但這要靠心念來轉達。這完全要看你是否能將注意力轉移」[88]

智慧又和諧的光之影像

經由意識轉移就能接觸到比現實世界更爲微細的世界，這個觀念也正是瑜珈的傳統教義之一。許多瑜珈的練習都是特別爲了讓練習者能夠做這種靈體旅遊而設計的，再一次的，這些成功的練習者描述自己的探險經歷與到目前爲止我們所提到的經驗幾無二致。其中一名練習者爲吉瑞(Sri Yukteswar Giri)，他是一個不太出名但受人尊敬的印度教聖哲，於 1936 年在印度普瑞市逝世。文茲在 1920 年見過吉瑞他說他是一名「令人喜悅的高

87. Kubler-Ross, *Children,* p. 222.

88.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October 28, 1988.

等人物」完全「值得的信徒之尊崇」[89]

吉瑞似乎在死後世界來回往返上十分具有天賦，並描述死後世界是一個有著「許多微細的震動及顏色」及「比我們的物質世界大數百倍的世界。」他也說死後世界的美是無法用我們所在的世界來比擬的。而且有許多「蛋白石色的湖，亮麗的海及七彩的河流」，因爲它「活耀著神的創造性之光」所以它的天氣永遠都美好，唯一的天氣變化就是偶然會有「彩色發光的雨和雪」。

生活在這個神妙的死後世界的人們，可以隨意的變幻自己的身體，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任一部分。他們也可以任意變出各種食物或水果，雖然他們「其實不需要吃」而且只「以終極的新知識爲食。」

他們以心力所生的「光之圖形」交談。歡愉的處於「永恆的友情」中，了解「愛是不滅的」在「做了違背眞理的行爲」時會感到劇烈的痛苦。而他們從「在地球上的多生輪迴」所遇到的親人們、父母們、妻子們、丈夫們及朋友們的接觸上，學到了不該特別愛某人，應該「對所有人付出聖潔而平等的愛。」

那麼，當我們身處於這光明的國度內時，我們到底是呈什麼形狀呢？對於這個問題，吉瑞的答案等於是說以全像式的形式存在。在這樣一個已經無需呼吸、食物就可以生存的世界中，心念就可以變出滿園香花，全憑願力就可以治療所有的傷，在這樣的世界中，簡單的說我們就是一種**「有智慧又和諧的光之影像」**[90]

其他提到「光」的例子

用全像類的名詞描述微細層世界的瑜珈大師並不只

89. Paramahansa Yogananda, *Autobiography of a Yogi* (Los Angeles: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 1973), p. viii.

90. Ibid., pp. 475–97.

限於吉瑞一人。另一位是葛斯(Sri Aurobindo Ghose)，他是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及修行者，印度人待他如同對甘地一樣尊敬。他於 1872 年生於印度一高尚家庭，在英國受教育，被視爲天才。不但能操流利的英語、印度語、俄語、德語、及法語，他甚至熟稔印度古梵文。他一天可以讀完一箱書（在少年期他就已讀完所有印度聖典類書籍）並可以逐字逐頁複誦一遍，他的專心注意力是傳奇性的，據說他可以整夜以同一姿勢讀書，連不斷叮咬的蚊子也干擾不了他。

葛斯也和甘地一樣活躍於印度的國家主義活動，因此也入獄一段時間。不過，雖然他聰明而熱中人權主義，他卻一直是無神論者，直到有一天他親眼見到一名流浪瑜珈行者一瞬間治好了他兄弟那危及生命的病。從那時開始，他全心修習瑜珈，終於像吉古瑞一樣，他也經由打坐學到了如何成爲「多度意識空間的探險家」，這是他爲自己取的外號。

他的成就事實上得來不易，其中一項最難克服的困難，**就是學會如何讓心中不停的思想之流停下來**。對一般人而言，想要讓自己的心念完全空下來一下子都很難辦到，試過的人就知道有多難。但這卻是必修的課程，瑜珈文獻上很明白的指出這一點。要想進入精神之較微細或較隱含層，學會波恩所說的轉移注意力乃是必修課程之一。或者像葛斯所說的「要發現內心的新世界，我們一定得先學會如何把舊的拋棄掉。」

葛斯花了數年的時間才學會如何讓狂亂的心止息而轉向內心追尋，當他成功時，他也像其他的靈界「馬可波羅」一樣發現了這個巨大的另一國度，我們已經在前面看過了：**一個超越了時空的國度，由無限的多色震動所組成，以及居住著在意識上遠遠超越人類的無肉身生物，人類和他們一比就像兒童一樣**。這些生物可以隨意變幻身形，所以可以讓基督徒見到的是基督教聖哲，讓印度人見到的是印度教聖哲。他強調他們目的不是要騙

人，只是爲了讓他們自己更容易「讓某一特定族群的意識」可以接觸到他們。

據葛斯說，這些生物的最究竟狀態，是一種**「純然的震動」**，在他寫的「瑜珈爲題」(On Yoga)這兩冊書中，他甚至將這種能夠以有形或無形的震動示現的能力比喻爲現代科學上所發現的物質有波及粒子雙重特性的情形。葛斯還指出在這個光之國度中，接收資訊已經不是「一點接一點」的方式，而是「一大堆」的方式，在一瞥眼中就可以接收「一大範圍的時空」。

事實上，葛斯的說法與波恩及普力邦的結論幾乎完全一樣。他說大部分的人有一種「精神之幕」使我們所見無法超越「事物之面紗」，但當我們學到如何超越這層面紗，我們就會發現**每一樣東西都是由不同光度的震動所組成，他並認爲所有的物質也有相當程度的意識。他與波恩同樣的認爲精神動力乃是因爲所有物質都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所產生的結果。他說如果物質沒有意義，則瑜珈行者就無法移動任何物體，因爲物體與瑜珈行者之間無法接觸。**

他對整體性及分裂性的看法，與波恩的觀點最接近。他認爲，我們在這個「偉大的靈性之光的國度」所學到的最重要事件乃是所有的分別性都是假像，萬物終究是一體相連的，他的書中一再強調這一點，並指出**每當我們由高震動層降到較低震動層，分裂性就會增加。我們會分別萬物是因爲我們存在於一個較低階的意識及實像震動層。就是這種愛好分別的習性讓我們無法體驗到這些較高階，較微細國度的高強度意識，喜悅，愛及歡愉。**

就像波恩認爲在一個全然一體的宇宙中不可能有混亂秩序存在，葛斯認爲意識也是同樣的情形。如果在宇宙中有一點是完全無意識的，則整個宇宙就是無意識的。如果我們認爲路邊一顆小石或指甲縫內的一粒沙是完全無生機的，這只是一種幻覺，是我們長久以來夢遊

於分裂心態中所造成的幻覺。

像波恩一樣充份了解整體性，葛斯因此覺知到所謂眞理也不過是相對的，而企圖分割「全動像」爲個個分離的「物體」更是過於武斷。他深信這一原則使他成爲反宗教者，因爲企圖將宇宙降級爲一種絕對的事實及不可變的教條只會帶來毀壞，他終其一生強調眞正的靈性並不是來自任何組織或神職，而是來自內心的靈性宇宙，他於是有如下的註解：

我們不但要脫離心念與感官的陷阱，也要逃離思想家的陷阱、神學家的陷阱及造教堂者的陷阱、逃離文字之網及觀念之絆。所有這些東西都在我們心中等著用各種有形的東西來矇蔽我們的靈性。我們一定要不斷的超越，棄小向大，棄有限而向無限，我們一定要準備好逐步的在光明上躍進，在體驗上躍進，在靈性層次上躍進。我們絕對不要執著於任何眞理，因爲他們只不過是那不可名狀之物的一種形式或表達方式，而這個不可名狀之物是不會讓你用形式或表達方式來限制它的。[91]

但如果宇宙眞的是不可名狀的，是一個混沌的多色震動，那我們感知到的各種形貌相狀又是什麼呢？眞正的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麼？葛斯說是「一團穩定的光」[92]

在無垠無限中求生

臨死經驗者所報告的世界眞像可以說是十分一致，並由世界上知名的修行者所認證。這種較微細層世界的觀念對我們這些活在比較「先進」文化區的人似乎有點奇特又驚人。最令人訝異的是，有些我們認爲很落後的民族卻認爲這些觀念很平常、衆所周知。

91. Satprem, *Sri Aurobindo or the Adventure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Research, 1984), p. 195.

92. Ibid., p. 219.

例如：西羅博士(Dr. E. Nandisvara Nayake Thero)，他是人類學者，曾與澳洲原住民同住研究他們的生活。他指出原住民的「夢時」(Dreamtime)的觀念，也就是澳洲巫師在深度沉睡中拜訪的國度，這個國度的特性與西方世界所描述的死後世界幾乎完全相同。這是一個人類靈魂在死後前往的國度，而在巫師到達這個國度後就可以與死去的人交談，並可立刻取用所有的知識。這也是在地球上的界限，如時間、空間及其他各種界限都消失的國度，在這國度中我們一定得學習如何面對無限。因爲如此，澳洲巫師經常說死後世界就是**「在無垠無限中求生」**[93]

德國籍的民族心理學家卡威(Holger Kalweit)說得更好。卡威有心理學及文化人類學雙重學位，他也是研究巫師文化的專家，也活躍於臨死經驗的研究。卡威指出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巫師文化傳統都有描述這個巨大而超越空間的國度，內容也都是有關生命回溯、有高等靈性生物扮演著教導及帶領的角色、可以隨意變出食物、以及筆墨難以形容的美麗草原、森林、高山等等。沒錯，一般而言，做一名巫師不但要能夠在死後世界往返自如，而且這種臨死經驗常常是使一個人成爲巫師的觸媒。例如：以下各種族，北美的蘇族(Oglala Sioux)、山尼卡族(Seneca)、西伯利亞亞卡族(Yakut)、南美瓜西羅族(Guajiro)、祖魯族、肯亞的奇窟尤族(Kikuyu)、韓國木丹族(Mudang)、印尼曼塔威島族(Mentawai Islanders)及卡里布(Caribou)愛斯基摩族，歷史傳統裡都有些人在幾乎致命的疾病中走訪了死後世界，復生後成爲巫師的例子。

不過，與西方世界的臨死經驗者毫無所知的走訪一

93. E. Nandisvara Nayake Thero, "The Dreamtime, Mysticism, and Liberation: Shamanism in Australia," in *Shamanism,* ed. Shirley Nicholson (Wheaton, Ill.: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7), pp. 223–32.

趟的情形不同的是這些巫師文化下的探訪死後世界者，似乎對這死後較微細的世界甚爲了解，而且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來來去去。爲什麼呢？卡威認爲這是因爲對這一類文化而言，這種事是家常便飯。反過來看我們的文化及社會禁止我們去想，去討論有關死亡的事情，並且定義只有物質界才是眞的現實世界，輕視這種神秘事件的價値。而以部落形態生活的這些種族卻仍然可以每日接觸到這些內層國度的靈性及神通的一面。卡威說，因此這些種族對規範內層國度的法則較爲了解，所以能夠熟練的往返於這些國度。[94]

人類學家哈勒(Michael Harner)在秘魯亞馬遜的康尼堡印第安人(Conibo Indians)處所得到的證據，可以證明巫師文化的種族，對於來回走訪這些內層的國度非常熟悉。在 1960 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派哈勒出差一年去研究康尼堡印第安人。在當地，他問亞馬遜土著們的宗教信仰是什麼，他們說如果他眞的想知道，他得服用一種巫教的聖汁，是由一種迷幻性的植物阿亞呼阿斯卡(ayahuasca)所製成，又叫做「靈蔓」(Soul vine)，他同意了，在喝下這種苦湯後就發生了一次靈魂出體經驗，在其間他走訪了另一空間，這個空間似乎是康尼堡人神話中的神及魔所居住的空間。他看到了有著奸笑鱷魚頭的魔鬼。他也見到由自己胸中升起一種「能量精華」並飛向一艘龍首船，船上站滿了埃及式裝束的藍鳥頭的人。他覺得他見到的就是他自己緩慢進行而無知覺的死亡過程。　　而他所經歷的最具戲劇性的部分就是在這段靈魂之旅中，他遇到了一群由自己脊髓中浮現的像龍一樣有翅膀的生物。在這些生物由他身上爬出來之後，它們投射了一段景像，這一段景像據說是地球的「眞正」歷史。經過一種「心力語言」，它們解釋說它們負

94. Holger Kalweit, *Dreamtime and Inner Space*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84), pp. 12–13.

責所有地球上生物的起源及進化。沒錯，它們不但住在人身上，也住在所有生命的身上，並且創造了各種住在地球上的生物以便讓它們有地方可以躲避外太空的敵人（哈勒指出雖然這些生物很像就是基因(DNA)，不過在1961年時，他完全沒有基因的觀念)

當以上這一段景像結束後，哈勒去找一名盲眼的康尼堡巫師傾談，這名巫師向來以特異功能聞名，已經於靈界中往返多次，當哈勒述說時，他只偶而點點頭，但當哈勒提到那些像龍的生物及它們自稱是地球上眞正的主宰時，這位巫師就笑了。他更正哈勒的說法，「噢，它們老是這樣講，但它們其實只是外在黑暗面的主宰」

哈勒說，「我嚇了一大跳」「我所經驗的一切對這位赤足、盲眼的巫師而言竟是如此熟悉。在他多次探究這個隱藏世界後，他非常了解我所經歷的一切。」然而，讓哈勒驚異的還不止這一件事，他後來把這些經歷告訴兩位住在附近的基督教傳教士，他們竟然也知道他在說什麼，他們告訴他，說他所經歷的某些部分與聖經啓示錄(Book of Revelation)中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哈勒是無神論者當然從未讀過啓示錄。[95]所以，看起來，在哈勒蹣跚走過的這趟經驗上，這位康尼堡老巫師恐怕不是唯一曾經走過的人。聖經新舊約中所述的天堂之旅，也許都是聖者們遊歷這些內層國度的經驗記錄。

有沒有可能**這些我們視爲荒誕的傳說及迷人但天眞的神話，實際上是較微細層世界的旅遊指南呢？**卡威本人認爲這個答案很明顯的是「對」。他說「今天，在研究發現死亡過程及眞相等證據下，我們不能再將部落文化對死後世界的信仰視爲一種低層的觀念，事實上，這些巫師應該被視爲是最先進而通曉一切的心理醫生。」[96]

95. Michael Harner, *The Way of the Sha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p. 1–8.

96. Kalweit, *Dreamtime*, pp. 13, 57.

無法否認的靈性之光

另一項臨死經驗的眞實性是在經歷者身上所發生的轉變效應。研究人員發現幾乎所有的臨死經驗者都在遊歷後有了極大而深層的改變。他們會變得比較歡喜、樂觀、容易相處，較不注重擁有物質享受。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變得極有愛心。冷漠的丈夫變得溫柔多情，工作狂會放鬆並花時間與家人相處，內向的人變得外向。這些改變通常非常戲劇化，以致與這些臨死經驗者相熟的人常會指出這個人完全變了一個人。甚至有的例子是犯人完全改觀，以及傳道老是提下地獄、毀滅等訊息的牧師將其講詞改爲慈悲及無條件的愛。

臨死經驗者也會變得比較有靈性，他們回來後不但確切的相信靈魂不死，而且感覺整個宇宙都是慈悲及智慧，他們也不斷的散發出這種情感。不過，這種覺性並不表示他們會變得比較宗教性。就像葛斯一樣，許多臨死經驗者都強調宗教及靈性是不同的，並說這一點非常重要，是靈性而非宗教讓他們有了更進一步的圓滿性。沒錯，研究顯示在臨死經驗者有了這種經驗後，都展示出更有開放的心接受自身宗教背景以外的宗教觀念，例如接受輪迴的觀念及東方宗教。[97]

這種變得有較廣泛興趣的轉變也會顯示在其他方面。例如，臨死經驗者通常會開始對本書的主題有興趣，尤其是有關特異功能（神通）現象及現代物理學方面的知識，例如，鈴博士調查資料中的一位臨死經驗者，曾是重型機械的操作員，在臨死經驗前對讀書完全沒有興趣。不過，在臨死經驗中，他有了全知的感受，雖然他在復甦後無法回憶完整內容，但從此以後許多物理學名詞會在他腦海中浮現。有一個早上，他脫口說出「量子」這個名詞。不久後他心中又隱隱約約告訴自己「不久的

97.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p. 143–64.

將來你會聽到有關美克斯・普藍克(Max Planck)的事情」從此以後不斷的有公式及數學符號在他的腦海中浮現。

他和他太太都不知道「量子」這個名詞的意義，也不知道美克斯・普藍克是誰（他是公認的量子物理學之父）。一直到這個仁兄去圖書館查這個名詞後才知道。但在他發現自己不是在胡言亂語後，便開始大量的閱讀物理及超心理學、形而上學及高等意識學等書籍，他甚至註冊入大學學物理。他太太曾寫一封信給鈴博士，陳述她丈夫之轉變：

「他常常講出一些從沒聽過的字眼——也許是外國語言——不過他學到了……這個字與『光』理論的關係……他還會談到有關比光速還快的事情，我都無法了解……當他抓到一本物理書，他已經知道答案而且似乎還感覺到更多的東西……」[98]

這位仁兄在臨死經驗後也開始有了一些特異功能，對一般的臨死經驗者而言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1982年，密西根大學的精神科醫生格瑞生(Bruce Greyson)曾經設計了一套問卷給 69 位臨死經驗者回答，他發現這些人在有關特異功能方面都有增強。[99] 一位愛達荷州的家庭主婦艾特瓦特在經臨死經驗後成爲一名臨死經驗研究者。她訪問了許多有過這種經驗的人得到相同的結果。她說「心電感應力與療病力的出現是非常普通的，還有就是『記得』未來的能力，時空似乎都已靜止，未來在你已知下一步一步發生，當一件事情發生時，你馬上發現其實你早就知道了」[100]

98. Ibid., pp. 114–20.

99. Bruce Greyson, "Increase in Psychic and Psi-Related Phenomena Following Near-Death Experiences," *Theta*, as quoted in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 180.

100. Jeff Zaleski, "Life after Death: Not Always Happily-Ever-After," *Omni WholeMind Newsletter* 1, no. 10 (September 1988), p. 5.

慕迪認為這種深度良性的轉變，可以證明這些人所經歷的是造訪了一種高靈性層次的空間。鈴博士也同意這個說法。他說「［在臨死經驗核心我們發現了一種絕對無法否認的靈性之光」「這個靈性核心是如此超然而具壓倒性，可以將個人立刻轉換為一個全新狀態的生靈」[101]

並不是只有臨死經驗者才接受另一層空間存在以及人類有靈性的觀念。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生(Brian Josephson)，他本人是一名長期禪坐者，他也相信較微細層的世界可以經由禪定達到，而當然十分可能會在死後去走一遭。[102]

在 1985 年由參議員皮爾(Claiborne Pell)召集，在喬治城大學(George University)所舉行的生物死亡後生命的可能性討論會上，物理學家大衛斯(Paul Davis)表達了類似的開放性說法。他說：「我們都同意，至少對人類而言，心是一種物質，或者更精確的講，心經過物質（腦）表達一切。而從量子理論上我們學到物質與心相合只能達到固定的、完整定義的存在空間。所以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出，如果心是一種模式型態而不是物質，那它的示現方式可就有變化的多了。」[103]

與會的精神神經免疫學者伯特(Candace Pert)也接受這種觀念。她說**「我認為了解到資訊存於腦中是十分重要，而對我而言這個資訊可能會自行轉換到另一度空**

101.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 50.

102. John Gliedman, "Interview with Brian Josephson," *Omni* 4, no. 10 (July 1982), pp. 114–16.

103. P. C. W. Davies, "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Quantum Theo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Consciousness and Survival,* ed. John S. Spong (Sausalito, Calif.: 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 1987), pp. 113–14.

間是可以了解的。在一個腦分子毀滅後，它所存的資訊到那兒去了呢？物質事實上既未被創造，也沒被毀滅，也許生物性的資訊之流在死後不會消失而是被轉換到另一層次去了」 [104]

那麼，波恩所說的隱含秩序層是否就是靈性空間呢？也就是那轉變了自古以來所有修行者靈性之光的源頭？波恩本人並不反對此一說法，他以典型的據實以報的態度說：**「隱含層也許可以稱爲理想主義層、靈性、或意識層」，「物質與靈性的分野本來就是抽象的，它們都立於同一基礎上」** [105]

光之生物究竟是誰？

因爲以上的註解都是物理學家而非神學家所說，我們不得不懷疑由鈴博士所研究的臨死經驗者對現代物理學產生興趣這個例子是否有更深的含義？如果，像波恩所提出的，物理學已開始走向以往完全是神秘學的領域，這是否意謂著在臨死世界的這些光狀生物已經預期了這項跨越？這是否就是表示臨死經驗者爲什麼對這方面的知識有一種無法滿足的求知慾的原因？他們是否在代替全人類準備即將來臨的科學與靈性的融合？

我們稍後再討論這個問題的可能性。首先，我們得問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同意有更高層次的空間，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樣子？更特定的講，是誰住在這裡？他們

104. Candace Pert, *Neuropeptides, the Emotions and Bodymind 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Consciousness and Survival,* ed. John S. Spong (Sausalito, Calif.: 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 1987), pp. 113–14.

105. David Bohm and Renee Weber, "Nature as Creativity," *ReVision* 5, no. 2 (Fall 1982), p. 40.

的社會是什麼樣子，他們的文化是什麼樣子？

當然這些都是難以回答的問題。當惠頓試著去找出這些在生死間做人們輔導顧問的生物究竟是誰時，他發現答案十分模糊。他說「我的受測者所提出的印象都是說這些生物是在地球上已完成了生命輪迴（不再需要輪迴了）的個體」[106]

就連在這內層空間遊歷數百次，而且訪問了許多靈魂出體者的孟羅在這方面也無可奉告。他說「不管他們是誰，這些生物確實有一種散發友善溫暖關懷的能力，而容易使人完全的信任他們。」「他們可以知道我們在想什麼」而且「人類與地球的歷史，他們完全了解」但是，孟羅也講不出這些生物究竟是誰？雖然看起來他們的首要任務似乎是「完完全全投入與他們息息相關的人類福祉」[107]

在文化上，我們也講不出這個微妙國度究竟是什麼樣子，雖然有這個特權走了一趟的人都說他們看到許多巨大美麗的天界城市。臨死經驗者、瑜珈行者、巫師們在描述這些城市的樣子上時都相當一致。在 12 世紀的回教大師們甚至熟悉到可以講出這些城市的名字。

最令人注意的是這些城市都有耀眼的光芒，他們也常描述它特殊的建築架構，和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壯麗，史威登堡描述這種城市時說這個地方「有著聳入雲霄的結構設計，美麗到令你會說這必定是所有藝術之源」[108]

拜訪過這些城市的人也常在其間見到許多學校及與求知有關的建築物，惠頓的許多受測者都會回憶到在巨大的殿堂內有圖書館，講堂，而他們在生死之間都曾在其間努力上課學習。[109] 許多臨死經驗者也說，有人曾帶

106.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9, 1987.

107. Monroe, *Journeys Out of the Body*, pp. 51 and 70.

108. Dole, in *Emanuel Swedenborg*, p. 44.

109. Whitton and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p. 45.

他們去看「學校」，「圖書館」及「高等學院」⑩在 11 世紀的西藏文獻中甚至提到，如果走訪「心之深處」就會發現在這些地方會有完全爲了學習而建立之巨大城市群。加大柏克萊分校的梵文學者柏堡(Edwim Bernbaum)認爲希爾頓(James Hilton)所寫的小說「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那假想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Shangri La)事實上乃是由西藏傳說中所得到的靈感⑪

唯一的問題在於如果這些都只是一些想像的國度，那這些費力的描繪就沒什麼意義了。我們永遠無法確定這些臨死經驗者所遇到的景像是眞實的或者只是有些寓意的幻影。例如，慕迪和鈴博士都曾報告過臨死經驗者說，他們在經驗中所見到的高等學校的建築不只是完全「爲了知識」而設立，他們說這些建築都是「用知識建造出來的」。⑫這些奇特的說法也許是暗示著他們見到的這些大建築物超越了人類能了解的範圍，所以得用一個建築物的全像來表達它的意思，人類才能夠了解。也許這是一個純知識所組成的活的動態雲，或者像柏特所說，是資訊被轉換到另一階層所變化出來的。

他們在較微細層所見到的生物可能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們永遠無法僅由外觀上看出這些生物究竟是什麼。例如上世紀末的知名愛爾蘭預言家及靈體出遊專家羅素(George Russell)在遊歷「內層世界」時曾遇到許多「光之生物」，在受訪問時被問到這些生物究竟是什麼樣子，他說：「我現在仍記得很淸楚第一次見到的情

110. See, for example, Moody, *Reflections on Life after Life,* pp. 13–14; and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p. 71–72.

111. Edwin Bernbaum, *The Way to Shambhala*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0), pp. xiv, 3–5.

112. Moody, *Reflections on Life after Life,* p. 14; and Ring, *Heading toward Omega,* p. 71.

形，它出現的方式是：首先是眩目的光，然後我看到這光是來自一個很高的人的心臟部位，它的身體似乎是半透明的氣狀物所形成，它全身都有一種放射性的電火，而心臟似乎是電火的中心。它的頭上及頭髮都環繞著火翼般的光圈。它飄動閃亮的頭髮像活的金線般閃爍全身。它身上光芒四射；在它走後我只覺得心醉神馳，輕飄飄，喜悅非常。」[113]

另一方面，孟羅聲稱當他在這些無實體生物之前待了一會後，它們就會消失無形，孟羅無法再看見它們，但是仍可以感覺到「它們的放射感」[114]再度的，我們問同樣的問題，當靈體旅遊者進入內層世界見到一名光之生物時，這個光之生物究竟是眞實的還是一個有寓意的幻影？答案當然是兩者都算。因爲在全像宇宙中所有的像都是虛幻的，是由意識交流所造出的全像式影像。但就像普力邦所說的，這些假像乃是由「某些」恆然常在的東西所生。我們必需接受一項規則，**那就是在這全像宇宙中，一切看起來有顯明的外形之物的本源永遠都在那不可名狀的隱含層中。**

我們可以全心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心在死後的國度所造出的全像影像顯然與那無所不在的東西有些關聯。當我們見到由純知識所造的雲時，我們將它轉換爲學校或圖書館的相，當臨死經驗者見到與他有愛恨關係女士時，他會見到半玫瑰、半響尾蛇這種代表她潛在本質的相。而當走訪微細層見到有益的，非實體的意識性生物時，他們就現出光耀像天使的相。

這些生物的身份究竟爲何？我們可以由它們的行爲推論它們較年長，有智慧，對人類有極深疼愛的感情，但除此之外我們仍然無法說它們是神、天使、不再輪迴

113. W. Y. Evans-Wentz, *The Fairy-Faith in Celtic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61.

114. Monroe, *Journeys Out of the Body,* pp. 50–51.

的靈魂或者是人類完全無法了解的生物。如果再冒失的猜測下去則可能不但會走入人類數千年來無法回答的問題，也有可能會像葛斯所說的將靈性問題轉成了宗教問題，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在科學界蒐集證據之下，這些問題的答案會愈來愈清楚。不過在答案出現以前，一切都是未知。

「全」觀的宇宙

「來世」並非我們唯一能以心力信念創造一切全像影像之處。看起來似乎偶而我們也可以在我們的存在空間體驗這種情形。例如，哲學家葛羅素(Michael Grosso)認爲聖女瑪莉mA(Virgin Mary)的示現可能也是人類集體心念所造出的全像投影。最像全像的一次是 1879 年在愛爾蘭發生的「聖女在納克市顯靈」(Virgin in Knock)。在那一次有 14 個人看到了 3 個不動的光體，包括了瑪麗、約瑟夫、及聖約翰站在當地教堂旁的草地上。這些形象幾可亂眞，當見證者走近甚至可以看到聖約翰手上所拿的書上的字。但當其中一名女士去抱聖女時，她抱了一個空。她後來寫道「那人像看起來與眞人一模一樣，我無法了解爲什麼可以看得這麼清楚但卻摸不到」[115]

另一次也很有名是在埃及發生的「聖女在吉多市顯靈」(Virgin in Zeitoun)。這件事是在 1968 發生，兩名回教徒修車員見到瑪麗的光體站在開羅一貧窮近郊的哥普特教堂的圓頂牆飾上。往後三年，立體發光的瑪麗，約瑟夫及兒時基督相每週都會出現，有時會飄浮在空中 6 小時。

與納克市不同的是，吉多市的像會遊動而且會向定

115. Jacques Vallee, *Passport to Magonia*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69), p. 134.

時集結來看他們的群衆揮手。不過，他們也有許多全像特性。他們的外形永遠都有光圍繞著。而就像全像會在調整頻率後變得清楚，這些像也是由無形逐漸變爲清楚的人像。這些像常由光所生的鴿子伴隨，鴿子會在人群上飛來飛去，但從不揮翅膀。出現三年後，大家已經不再有興趣，這些像也就變得黯淡，一直變淡直到最後出現的幾次只像亮亮的霧。雖然是這樣的收場，但在全盛時，這些像有千百人見證，而且有許多照片爲證。葛羅素說「我曾訪問過許多人，當他們描述那些景像時，我覺得就像在講一種全像投影」[116]

葛羅素引人深思的著作「最後的抉擇」(The Final Choice)一書中，他說在他研究這些證據後，他認爲這些影像並非瑪麗顯靈，而是衆人集體潛意識靈力所投射出的全像。有趣的是，並非所有的瑪麗現身都是靜默無聲的。例如在法提馬(Fatima)及勞蒂斯(Lourdes)的現身就會講話，而她們所講的都是我們這些有生死的人，如果再我行我素不求補救的話，則聖經啓示錄上所說的地球毀滅日就快來了！葛羅素認爲這是因爲人類整體的潛意識非常擔心，目前科學完全罔顧人類生命及地球生態所造出的一種反應，人類整體的夢，實際上是在警告我們人類有可能會因此而自我毀滅。

許多人也同意，大家對瑪麗的信仰促成了這些影像的現身。例如，羅勾在 1925 年即指出，當年在建造吉多市的基督教哥普特派教堂時，負責這項工程的慈善家就曾夢見聖女告訴他，在教堂完工時，她會現身。但完工時，她並未現身，但這個預言在當地是家喻戶曉的。因此羅勾說「在當地聖女會現身的傳說已經流傳了 40 年」「這些先入的觀念也許漸漸的在教堂上造出了聖女像現身的藍圖，也就是說許多吉多市人的靈力終於造成

116.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3, 1988.

了 1968 年聖女像眞正的出現！」[117]在我另一本書中，我也曾提到瑪麗現身的類似解釋。[118]

有證據顯示，幽浮（UFOs不明飛行物）也許也是一種全像的現象。1940 年末期，開始有人報告看見「外星球飛行船」，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幽浮事件的報告了解到有些報告確實必需審愼研究，不過，在遇到幽浮事件大增之後，研究人員發現許多所謂的太空飛船很顯然的與外太空無關。

以下列舉的幾個現象顯示它們與外太空無關。首先是，有太多這樣的事件了！有數千件見到幽浮及內有乘員的報告，多到令人難以相信這些都是外太空來的訪客，其二是幽浮內這些乘員的一些特性，似乎不像是外太空來的生物；許多報告都說它們很像人類、呼吸地球的空氣、不怕沾染到地球上的病毒、對地球的重力及太陽發散的電磁能都很適應，臉上看得出表情，甚至講地球上的語言，我們不能說這些特性全無可能性，但外太空人有這些特性的可能性非常低。

第三點是它們的行爲不像是外太空人。它們不在白宮的草坪上做一次世界聞名的落地，反而老是出現在農夫及車子壞掉的人之前。它們追逐噴射機但不攻擊，它們在空中飛來飛去讓數十人或數百人可以見到它們，但卻似乎沒興趣與人類正式接觸。就算它們接觸個人時，它們的行爲似乎也不合邏輯。例如，有一種常見的接觸報告是說地球人被它們做了一些醫學式的檢驗。然而，引人爭議的疑點就是能夠擁有人類至今無法了解的外太

117. D. Scott Rogo, *Miracles* (New York: Dial Press, 1982), pp. 256–57.

118. Michael Talbot, "UFOs: Beyond Real and Unreal," in *Gods of Aquarius*, ed. Brad Steig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p. 28–33.

空旅遊的科技水準的生物，應該有辦法不做身體接觸就能得到這些資訊，或者至少不需要綁架人類來做這件事，因爲有許多人似乎都是這一類神秘事件下的犧牲者。

最後一點是：幽浮的行爲似乎不像一種實際的物體。它們曾出現在雷達幕上以高速飛行並做 90 度轉彎，這樣的轉法若是實體通常就會解體了。它們也會改變大小，或一瞬間消失、突然出現、變換顏色、甚至改變形狀（這些特性也出現在幽浮的乘員上）。簡單說，它們的行爲就是不像實體，而像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本書中提到的事物。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幽浮研究家之一，天體物理學家維利博士(Dr. Jacques Vallee)電影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的角色「喇空」(LaCombe)就是以他爲角色藍本。他最近曾說「這是一種影像的行爲，或者說是一種全像投影」[119]

在幽浮的非實體及全像特性愈來愈顯著之後，研究者們結論說幽浮也許不是來自其他的星系，而是來自另一個空間，或其他層次的現實世界（我要特別指出並非所有的研究員都同意這種說法，有許多人仍認爲幽浮是來自外太空）不過，這種說法仍然無法解釋許多奇特的現象，例如爲什麼幽浮不與人類正式接觸以及它們爲什麼舉止怪異等等。

沒錯，幽浮來自另一空間的這種說法說服力不夠，在其他幽浮現象的奇特解釋不斷出現下，這個說法只是較突出而已，這些觀點中有一項特別令人疑惑的就是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幽浮的接觸現象似乎非常主觀性或心理性，而非客觀性。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希爾(Betty and Barney Hill)所著的「被打斷的旅程」(Interrupted

119. Jacques Vallee, *Dimensions: A Casebook of Alien Contact*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88), p. 259.

Journey)，這是歷史上記錄最詳盡的幽浮綁架案之一。此事件的每一點看起來都像是外星人接觸事件，只有一點不像：幽浮上的指揮官穿的是納粹的制服，這一點讓整個綁架事件看起來不像是外星人綁架了希爾一家，但若這個事件是心理上的夢或幻覺就有可能了，這種事件總是有顯著的象徵性物件（例如：納粹）而且在邏輯上會找到破綻。[120]

還有一些其他的幽浮接觸事件聽起來更像是超現實的、夢幻的，我們在案例中可以找到有幽浮乘員會唱很荒唐的歌或丟出很奇特的東西（例如馬鈴薯）；很多案例起初看起來很像是純粹的綁架人類上飛行船事件，但最後都只不過是到莊嚴隆重的幻境一遊；還有的是人形的外星人變形爲鳥、大昆蟲或各種幻想性的生物。

早在 1959 年，這類證據尙未出現前，許多幽浮現象的心理及考古相關性就啓發了客格的靈感提出了「飛碟」實際上是人類共同潛意識所造，而且可以說是人類正在創造中的一個現代神話。1969，當幽浮的神話特性變得更爲明顯後，維利將這一點做了更進一步的解說。在維利的經典之作「往麥格尼亞星的護照」(Passport to Magonia)一書中，他指出幽浮只是一個舊現象的新面孔罷了！幽浮很像歐洲傳說中的「小精靈」或「地精」也像中世紀傳說的天使或是美國原住民傳說中的超自然生物。

維利說幽浮內乘員的荒唐行爲，很像歐洲居爾特族(Celtic)傳說中精靈的惡作劇，或挪威人的神，或美洲原住民傳說中惡作劇的妖精。當我們剝下它的外衣，這些現象都是大自然巨大而未知的一部分，這個東西跟著時間及文化而改變它的面貌以適應時代，然而，歷史上，它久遠以來就跟著人類了。那麼，「它」到底是什麼東

120. John G. Fuller, *The Interrupted Journey* (New York: Dial Press, 1966), p. 91.

西呢？維利在書中並未給我們一個實際的答案，而只說它是智慧的、不隨時間改變的、而且它的現象就是所有神話的起源。[121]

那麼，幽浮及相關的現象又是什麼東西呢？在書中維利說我們不能排除它們是非常先進、非人類的智慧生物現形，它們的智慧遠遠的超越人類，以致它們的行為只會讓我們在邏輯上猜不透而覺得荒唐。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我們如何解釋像神話專家依利亞德(Mircea Eliade)和坎伯(Joseph Cambell)所說的人類不但需要而且一定會有神話，這是文字及語言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我們是否必需接受人類集體精神力是如此的不成熟，它發展出神話的原因只是為了向另一種智慧生物作回應？

還有，如果幽浮及相關現象只是靈力的投影，我們又如何去解釋它們所留下的許多痕跡，它們降落後在地面留下燒焦的圓圈，還有在雷達上留下的軌跡，以及留在被它們作醫學檢驗的人身上的疤痕？在 1976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上，我指出這一類現象很難分類，因為我們是要將一個本來就不對的東西歸類入一個事實現象中，[122] 量子力學已經告訴我們心與物質是糾纏不清連在一塊的，我認為幽浮及其相關現象是心理與生理其實不分家的另一項證據。它們必定是人類集體精神力的產物，但它們也夠眞實，可以說是眞假難分。換個方式講，有的東西人類還沒有學到如何來了解，，這個現象既不主觀也不客觀，姑且稱為全觀(Omnijective)——我用這個名詞是為了區別這種特殊存在現象與其他現象的不同，（我當時並不知道科賓已經使用了「想成國土」(imaginal)這個字來描述回教大師們神秘經驗中非眞非假的境界）。

這個觀點在幽浮研究員中已漸漸盛行。鈴博士近期

121. Jacques Vallee, *Passport to Magonia*, pp. 160–62.

122. Talbot, in *Gods of Aquarius*, pp. 28–33.

發表的一篇論文，他談到幽浮的接觸，事實上是一種想成國土（心想而成）的經驗，就像那些臨死經驗者所體驗到的雖眞實但乃是心力所造的世界十分相似，也和那些巫師進入較微細層所見的神秘世界類似。換句話說，它們是更進一步的證據指出所謂的現實世界，不過是多層次唯心所造的全像而已。[123]

鈴博士說「我發現我吸收許多不同的觀點，使我不但可以了知並尊重這些不同經驗所見的世界。最重要是讓我見到了這些不同領域學者們，所研究的範圍的關聯性」，「像巫教主義被歸類到人類學，幽浮被歸到幽浮學，臨死經驗由超心理學及醫學界來研究。而葛洛夫以轉換個性心理學探討觀點來引起幻境的經驗。我希望『想成國土』及『全像』的觀念不但可以用來將它們歸類，也可以看到它們在這麼多種不同經驗中所扮演的連結性及共同性的角色。」[124]

鈴博士認爲這些經驗必定有極強的關聯性，雖然乍看之下是不同的現象。他最近得到一筆贊助金作見過幽浮人士及有過臨死經驗人士的比較工作。

還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員，包括葛羅素，及暢銷書共生體(Communion)的作者史翠伯(Whitley Strieber)，他也是非常有名的幽浮綁架案的受害者，這些人都是認知到幽浮現象的全觀本性。就像史翠伯說的，與幽浮上生物的接觸「也許是我們在這大世界中最初、最眞的量子發現：僅僅是『觀察』這個動作就有可能創造出一個實實在在的現實世界，這個世界有它自己的感知、定義、及意識」[125]

123. Kenneth Ring, "Toward an Imaginal Interpretation of 'UFO Abductions,'" *ReVision* 11, no. 4 (Spring 1989), pp. 17-24.

124.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September 19, 1988.

125. Peter M. Rojcewicz, "The Folklore of the 'Men in Black': A Challenge to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ReVision* 11, no. 4 (Spring 1989), pp. 5–15.

簡而言之，愈來愈多的研究人員同意，這種想成國土的神秘現象並不只限於死後世界，在我們這個「見棍見石」的世界中也一樣看得到。這不再是只有巫師才看得到的景象，**舊時代的神已經將他們的天界之船駛到了電腦世代的門邊，他們已經將龍首船換爲飛行船，將藍鳥頭換成了太空衣**。也許我們早就該預料到死後的世界會與生人的世界合併，好像死後的世界泛濫到生人的世界，因爲希臘神話中的詩人音樂家奧費斯(Orpheus)早就警告過我們「地府之門千萬不可以打開，在其中是一個全然作夢的人。」

我們的**宇宙不是客觀而是全觀的**這個認知雖然很偉大，但是想想我們的周圍竟然有一個巨大的、超自然的國土（也許用心土(mindscape)較正確），還有我們精神中的一部分乃是一個未知的國土就會覺得這項認知沒什麼了！然而，我們仍然無法解答千古來的謎題。所以丹佛大學的宗教研究系教授雷斯克(Carl Raschke)說「在全觀的宇宙中，幽浮與電波球體、火蜥蜴、都可以共存，是眞、是幻、有多亮、是不是圈狀幻影都不重要了！問題不在於它是否存在，而是它存在的意義何在？它的終極目的何在？」[127]

換句話說，這些生物的身份是什麼？就像在臨死國度中所見的生物是誰一樣，我們目前都沒有答案。鈴博士及葛羅素這一派認爲雖然它們侵犯了物質世界，它們仍然比較像是靈力投射而非外星智慧生物。葛羅素認爲這就像瑪麗顯靈，只是證明了人類精神面是處於一種不靜止的狀態。他說「幽浮及其他異常現象都是一種人類

127. Carl Raschke, "UFOs: Ultraterrestrial Agents of Cultural Deconstruction," in *Cyberb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Imaginal Component in the UFO Contact Experience*, ed. Dennis Stillings (St. Paul, Minn.: Archaeus Project, 1989), p. 24.

集體潛意識不安的現象」。[128]

另一方面，有些研究人員認爲雖然與幽浮接觸的人所報導的情形，有點考古性精神失常的現象，幽浮還是比較像是外太空智慧生物而非人類靈力的投影。例如，雷斯克認爲幽浮是「宇宙中不同空間交接處所生的全像物質化現象」而且這個解釋「當然優於靈力投影的假設，因爲當我們仔細檢視那些被綁架者的描述，事件經過的驚人、生動、複雜以及『外星人』和『太空船』特點的一致性，就會發現靈力說無法立足」[129]

維利也屬於這一派，他說「我認爲幽浮現象是一種外來的超級複雜智慧型生物，利用象徵性的手法和我們溝通的方式之一。他們也不見得來自地球之外，反而有許多證據顯示它們來自超越時空的另一度空間；來自環繞我們的多層空間之中，雖然這一類證據已經存在了數世紀但我們卻頑固的拒絕考慮這個可能性」。[130]

至於我個人覺得，也許沒有一種說明能夠解釋所有的幽浮現象。不過，在較微細層的空間顯然是巨大無邊的前題下，我相信在高度震動層中有無數的無實體生物。因爲星際間的廣大距離將地球與其他星球遠遠的分開，而地球上有這麼多實見幽浮的證據，也許排除了它們是地球外生物的可能性，而在全像宇宙內，同一個空間可能包含了無數的世界，我們這個世界當然也不例外，這個觀念也許不再使人無法理解，甚至有可能是超級全像中有無量無邊的智慧生物的證據。

事實上，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資訊來衡量究竟有多

128. Michael Grosso, "UFOs and the Myth of the New Age," in *Cyberb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Imaginal Component in the UFO Contact Experience,* ed. Dennis Stillings (St. Paul, Minn.: Archaeus Project, 1989), p. 81.

129. Raschke, in *Cyberbiological Studies,* p. 24.

130. Jacques Vallee, *Dimensions: A Casebook of Alien Contact*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1988), pp. 284–89.

少無實體的生物共用我們所在的空間。雖然這個實際的宇宙看起來好像是毫無生機的撒哈拉大沙漠，而無時間無空間的內部宇宙也許像熱帶雨林或珊瑚礁一樣充滿了生物。總之，對臨死經驗及巫師文化的研究目前只是將我們帶入了這個爲厚雲所覆蓋的世界之邊緣。我們還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大陸、多少海洋、多少山脈。

就像那些靈魂出體者在出遊時發現自己身體可以變換，如果有無實體及可變換身形的人來看我們，並沒什麼好奇怪的，他們可能像變色龍一樣可以變換多種形狀。事實上，他們眞正的外形可能超過了我們所能了解的程度，也許是我們的全像組織心力，將他們變現爲這種形狀。就像我們在臨死經驗時，將光之生物轉變爲宗教上的歷史人物，及將知識之雲轉變爲圖書館及學習院校，我們的心力也許也勾畫了幽浮現象的一切表現方式。

有趣的是，如果上述的假設成立，那麼這些生物的眞象也許非比尋常，所以我們必需去找尋古老傳說神話的深處記憶，或潛意識，才能找到相應的象徵性身份。這也表示我們必需十分小心的轉譯它們的行爲。例如，幽浮綁架的醫療檢驗也許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它們並不是去檢查我們的肉體，這些無實體的生物也許是在檢查我們目前並無醫學名詞的微細能量層，或者是檢查我們的靈魂，如果幽浮現象眞的是一種全觀性的非人類智慧顯現，那麼這些象徵性意義才是我們眞正要面對的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納克市和吉多市人的信心可以使聖女發光的影像出現，物理學家的心念可以使「中性子」(neutrino)出現，瑜珈大師如塞巴巴可以在空中變出東西，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也常環繞著許多由我們的信念及神話所造出的全像投影。至少有許多不尋常的經驗是屬於這一類的。

例如，歷史上說康士坦丁大帝及他的軍旅看到大火

燒過天空，這個現象看起來像是軍隊的靈力所造成，這場大火乃由於他們自認爲必需將異教徒基督教化的歷史使命所造成。另一件是很有名的蒙詩市天使事件(Angels of Mons)，事件中有數百名英國軍人見到巨大的聖喬治(St. George)及天使軍團在空中出現，扭轉了當時在比利時蒙詩市一場本來必輸的仗。這兩件事都像是靈力的投射。

對我而言，幽浮事件及古老傳說是涵蓋範圍極廣的現象，也許以上所有的現象也都包括在裡面。長久以來我認爲以上兩種解釋並不互相排斥。康士坦丁所見的火焰也有可能是另一空間的智慧生物所現。換句話說，當我們集體信念及情緒昇高到足以創造一種靈力投射，也許這個動作實際上打開這個世界通往另一世界之門。也許這些智慧生物能出現和我們交談的唯一機會就是當我們用信念創造出靈力的時候。

新物理學的一個觀念在這裡也許用得上。當我們了解到意識可能是使次原子粒子（如電子）出現的一種媒介。我們就不應該自認爲自己是這個創造過程中的唯一媒介者，德州大學的物理學家維勒(John Wheeler)**警告說，我們創造次原子粒子群，因此也創造了整個宇宙，但它們也同時創造了我們，他將這種一物創造一物的現象稱爲「自我相生宇宙性」**(Self Reference Cosmology)。⑬從這一點看來，幽浮有可能是人類集體潛意識所創的人及物。而人類也有可能是幽浮集體潛意識所創的人及物。我們與他們是相互成爲對方的深度靈力程序的一部分。史翠伯也贊同這一點，他說綁架他的生物，他們所在的宇宙與我們的宇宙是在宇宙共生體下「相轉相合」。⑬

131. John A. Wheeler, with Charles Misner and Kip S. Thorne, *Gravitation*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3).

132. Strieber, *Communion*, p. 295.

我們將許多現象都歸入了幽浮接觸這個類別中，但這可能包括了一些我們自己都不熟悉的現象。例如，認爲這是靈力投射的研究人員不約而同都認爲這是人類集體心志的投射。然而，在本書中我們已經看到，在全像宇宙中我們不能再認爲意識只存在於腦內。卓爾能和我的脾臟談話並指出我曾罵我的脾臟而使它不安，這一點就指出了我們身體內器官也自有一套獨特的心志。心理神經免疫學家們也說我們的免疫系統細胞自有心志。而根據波恩和其他物理學家的說法，連次原子粒子群都有自己的心志。這聽起來很荒謬，但某些幽浮及相關現象也許就是這些集體心志的投射。上面提到哈勒所見到的龍狀生物的特性，暗示了他可能是見到智慧基因分子(DNA molecule)以他看得懂的方式示現。史翠伯也指出幽浮生物可能是「以意識心來表達進化力的方式」[133] 我們必需以開放的心善待可能的答案。**在這樣一個有意識深度的宇宙中，動物、植物、甚至物品都可能參與了創造這些現象。**

我們確定了解的一件事就是在全像宇宙中，沒有所謂的分離性，最內層的精神運作會造成花、樹等物體的景觀，所謂的現實世界變成了只不過是一個大家共有的夢。在較高層次的生存空間，這種如夢似的特性就變得更明顯。有很多傳統文化討論到這一點。西藏度亡經重複的強調了死後世界的夢幻特性。這也是爲什麼澳洲原住民稱它爲「夢時」的原因。一旦我們接受了這個觀點，就會相信任何一層空間的現實世界都是全觀性的，都有夢的存在本體性，問題只在於「這是誰的夢？」

傳統神話及宗教討論到這個問題時，答案多半相同，這是唯一的神聖智慧體——神的夢。印度吠陀教及瑜珈文獻不斷的提到宇宙就是神的夢。基督教也一再感性的強調，我們是神的心之內一群有思考的生物，或者

133.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June 8, 1988.

如詩人基特(Keats)所說，我們都是神的「不死長夢」中的一個角色。

但我們究竟是由獨一無二的神聖智慧，神所夢著？還是由萬物之集體意識——由所有電子、Z分子、蝴蝶、中子星體、海參、人及非人的智慧等所夢著？我們又再度的碰到了我們觀念上的極限，在全像宇宙中，這個問題其實是無意義的。**我們不能問是零件創造了整體還是整體創造了零件，因爲整體就是零件。所以，不論我們將集體意識稱爲「神」或稱爲「萬物之意識」都不會改變這個狀態。宇宙乃由一種龐大不可名狀的創造力所維持著，一個名詞根本無法代表它的偉大。而它是自我互相產生的。或者就像卡拉哈利·布希門(Kalahari Bushmen)的優雅文句所說的「此夢亦自夢，相夢無了期」。**

第九章
回到夢時

世界上只有人類走到了這步田地，
他已不知自己爲何存在，他不再用腦，也忘記了身體、
感官以及夢的秘密知識。他們不再使用
靈性所賦予的知識，他們甚至不知有靈性這回事，
所以他們跌跌撞撞盲目亂走，走在一條
那兒也去不了的路上，這條路是他們自己舖的，
又平又順，所以他們可以更快的走向那終端的
大空洞等著吞噬他們。這是一條舒服的超高速公路，
但我知道它的終點在何處，我早已見過。
我早已在定境中見過，想到它不禁令我毛骨聳然。

拉寇達族(Lakota)巫師「跛鹿」
「定境尋訪師」(Lame Deer Seeker of Visions)

全像模式從此要走向何方？在找尋各種可能的答案之前，我們也許該先看看這個問題曾在那些地方出現過。本書中我聲明全像觀念是一項新理論，有關科學文獻的探討這是第一次。但這個理論在許多古代傳統文獻中早已有預兆，更有趣的是，它們暗示了宇宙是全像性的，或至少直覺的認爲宇宙有全像的特性。

例如，波恩的觀念認爲宇宙可以視爲兩種秩序的綜合，即隱含及顯明秩序層的綜合。這個觀點在許多其他傳統文化中也可見到。西藏佛教徒稱這兩種層次爲「空」(void)及「非空」(nonvoid)。「非空」就是我們見得到的物質世界。「空」則像隱含秩序層，爲宇宙萬物之生處，乃由一種「無量無邊之流」(boundless flux)所生。不過，只有「空」才是眞實的，所有的物質世界的物體都是是假像，它存在乃是因爲這兩種秩序層之間有這種不斷的流動。❶

「空」被依序描述爲「細微」(Subtle)，「不可分」(indivisible)及「無可分別之特性」(free from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因爲它的無瑕完整性，用文字已無法形容❷，所以稱爲「空」。正確的說，「非空」也無法用文字形容，因爲它也具有其完整性，其內之意識及物質和其他東西也是無法分離融合一體的。其內有一個似非而是的論點，雖然非空是假是幻，但仍包含「所有宇宙之無限巨大複合體。」它的不可分割性是永遠存在的。像西藏學者約翰・布勒菲德(John Blofeld)所說「在一個這樣組合的宇宙中，萬物互相介入，不論空或非空，零件就是整體。」❸

1. John Blofeld, *The Tantric Mysticism of Tibet* (New York: E. P. Dutton, 1970), pp. 61–62.

2. Garma C. C. Chuang, *Teachings of Tibetan Yoga* (Secaucus, N.J.: Citadel Press, 1974), p. 26.

3. Blofeld, *Tantric Mysticism*, pp. 61–62.

西藏人早就知曉了普力邦的這裡理念。據西藏 11 世紀的瑜珈師，也是著名的**佛教聖哲密勒日巴**(Milarepa)**說，我們無法直接感受到「空」是因爲我們的潛意識心（或者用密勒日巴的名詞「內意識」）在接收感受時過度「雜染」了**(conditioned)。**這個雜染性讓我們見不到他所謂的「心與物質的界限」，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頻率區間。這雜染性也讓我們在生死之間，本來已無身體的狀態下，再度形成一個身體**。密勒日巴寫道「在眼不可見的天界國度之內……幻覺之心乃大罪犯。」他也教導他的門徒要練習「完善的修觀及思慮」以便能夠了知這個「終極世界」❹

佛教禪宗已了知到現實世界的終極不可分性，而禪的目的本來就是學習如何才可見到這個完整性。在索爾(Robert Sohl)及卡爾(Audrey Carr)合著的「禪師戲論」(Games Zen Masters Play)中所用的字句，就像是從波恩的論文中偷來的，「觀念上的分別心造成了我們無法了解實像有不可分的本性，禪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從這種無知的狀況中拯救出來。『存在』這個課題是無法在智慧性的觀念或哲學中找到答案的，不論是多麼深奧的哲學都沒用，你只能在一種全無觀念、直接體驗實相的經驗中找到它」❺

印度教稱隱含層的世界爲「布拉門」(Brahman)❻「布拉門」無形無相，但所有能見的現實世界都由它所生出，生出後又隱藏回去，如此不斷的流進流出著。❼波

4. Lobsang P. Lhalungpa, trans., *The Life of Milarepa* (Boulder, Colo.: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77), pp. 181–82.

5. Reginald Horace Blyth, *Games Zen Masters Play*, ed. Robert Sohl and Audrey Car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 p. 15.

6. Margaret Stutley, *Hinduism* (Wellingborough, England: Aquarian Press, 1985), pp. 9, 163.

7. Swami Prabhavananda and Frederick Manchester, trans., The Upanishads (Hollywood, Calif.: Vedanta Press, 1975), p. 197.

恩曾說這個隱含秩序層也可以稱爲「靈性」，印度教也是偶而會將這一層世界人性化，並認爲它完全由純意識所組成。因此，意識不僅是物質的較微細狀態，也是比物質還要基層的東西；在印度教的宇宙產生論中認爲物質是由意識所生，而非意識由物質所生。或者如印度早期的吠陀教所言，現實世界乃由意識的投射力及遮蔽力(veiling)所生。❽

因爲物質宇宙是由被遮蔽的意識所生，是一種第二代的現實世界，印度教因此認爲物質宇宙是暫時的、假象的、是「馬亞」(maya)，就像古印度哲學書「史瓦特斯瓦特拉經」(Svetasvatara Upanishad)中說的「我們應該知道，自然界只是一種幻境（馬亞），而布拉門是幻境的創造者，全世界的生物都只不過是它的一部分」❾類似的，古印度哲學書「肯納經」(Kena upanishad)也說布拉門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物「可以隨時在各種形狀間變來變去，例如由人形變成一支草」❿

印度教還說因爲萬物都只是由布拉門這種不可分的整體中顯現出來的，所以這個世界是一個無瑕疵的整體。而又是「馬亞」使我們無法了知到萬物其實並無分離性。吠陀教研究學者烏道夫爵士(Sir John Woodroffe)說「馬亞切開了本來合一的意識，所以看起來我是我，物是物，而由此一再分割，就成了宇宙中的萬物」「而這種物體示現的單元性只要人類的意識還是被遮蔽或被收縮的情形下就一定會繼續存在。但在最終極層的經驗中，並沒有這種分散性。在其間，經驗、經驗者、及被經驗的事物都是一體完全不可分」⓫

在猶太教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觀念。瑞士的

8. Sir John Woodroffe, *The Serpent Power* (New York: Dover, 1974), p. 33.

9. Stutley, *Hinduism*, p. 27.

10. Ibid., pp. 27–28.

11. Woodroffe, *Serpent Power*, pp. 29, 33.

猶太秘法專家史奇亞說「創造本身就是上帝超凡特性中的一種幻境投射」不過，雖然它有幻覺的本性，它並非全無一物，「每一個現實現象的出現，不論是古老或未來的，散落的或短暫的，都必定有它的成因」⓬創造本身是由造物之神所運作，實際是幻境的這個觀念甚至已反映在希伯萊文中，因為解釋聖經舊約首五卷(Torah)的 14 世紀猶太秘教最具盛名的經典「週哈」(Zohar)，經中用字「巴羅」(baro)是「創造」的意思，而這個字隱含的觀念就是「創造一個幻境」⓭

在巫教文化的思想中也有許多全像的觀念。夏威夷巫師們說宇宙萬物到最後都是相連一體的，這種相連性可以看成像一個蜘蛛網。巫師們了解萬物相連的道理，他們認為自己就在這網子的中心，因此能影響到宇宙的每一部分（有趣的是前述印度教思想中的「馬亞」也是一種蜘蛛網的觀念）⓮

誠如波恩認為的意識之源在隱含秩序層中，澳洲原住民則認為心志的來源是在「夢時」中的超昇現實層。一般人不了解這一點而認為意識在肉體中。不過，巫師們知道這是不對的觀念，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與微細層接觸的原因。⓯

蘇丹的多更人(Dogon people)也認為現實世界是由較深層及較基礎層的現實世界所生，並且是不斷的流出又流回基礎層，就像一名多更老者所描述的「生出來再

12. Leo Schaya, *The Universal Meaning of the Kabbalah* (Baltimore, Md.: Penguin, 1973), p. 67.

13. Ibid.

14. Serge King, "The Way of the Adventurer," in *Shamanism,* ed. Shirley Nicholson (Wheaton, Ill.: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7), p. 193.

15. E. Nandisvara Nayake Thero, "The Dreamtime, Mysticism, and Liberation: Shamanism in Australia," in *Shamanism,* ed. Shirley Nicholson (Wheaton, Ill.: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7), p. 226.

回到所生之地——這個世界的生命不過就是如此」 ⓰

事實上，這種隱含與顯明層的觀念幾乎在每一個巫教文化中都可以見到。謝倫(Douglas Sharon)在他的著作「一個巫師的故事」(Wizard of the Four Winds: A Shaman's Story)中說：**「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巫師文化，中心思想幾乎都是說這世界上所有有形有相的萬物，不論有生機或無生機的，都是從一個活躍的基層中所浮現、所養育的。到最後，萬物又再回到這個不可名狀的、神秘的、非人的未知層中」** ⓱

雷射與蠟燭的啟示

毫無疑問，全像軟片奇妙特性之一是存在於它表面的影像完全沒有位置性。波恩認爲宇宙本身也就是這樣的組成方式，並且用了一個水族箱中的魚及兩個不同角度的電視螢幕來解釋，爲什麼他認爲宇宙萬物也是無位置性的。在歷史上有無數的思想家顯然也了解到，或至少直覺的認爲宇宙的實相就是如此。12 世紀的回教大師們就直接總結爲「大宇宙即小宇宙」，這好像是英國詩人布萊克「在一粒沙中見到宇宙」這個說法的較早版本。⓲ 而希臘的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古代的諾斯替教徒(Gnostics)，在基督教之前的猶太哲學家(Philo Judaeus)；及中世紀的猶太哲學家麥蒙奈

16. Marcel Griaule, *Conversations with Ogotemmel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8.

17. Douglas Sharon, *Wizard of the Four Winds: A Shaman's 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p. 49.

18. Henry Corbin, *Creative Imagination in the Sufism of Ibn 'Arabi*, trans. Ralph Manhei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59.

(Maimonides)，他們全都有這種大宇宙即小宇宙的觀念。

埃及古代神秘聖哲垂斯美吉斯塔斯(Hermes Trismegistus)見到了巫師們所見的較微細層的境界後，他用了一個較不同的說法，他說通往知識寶庫的主要門路乃在了解到「內在即外在，小與大沒什麼不同」⓳視垂斯美吉斯培斯爲守護神的中世紀鍊金術士將這段文字簡縮爲銘文「上下一體，無甚不同」(As above, so below)。印度教之維斯維莎拉密典(Visvasara Tantra)在講述大宇宙與小宇宙本爲一體的觀念時則用了一些更直接的字眼「此在即無所不在」(What is here is elsewhere)。⓴

歐加拉拉蘇族(Oglala Sioux)印第安人的藥師黑麋鹿(Black Elk)則對同樣的觀念有更無位置性的看法。當他站上黑山(Black Hills)的哈尼峰(Harney Peak)時，他見到了一個「偉大的境界」，在這個境界中他說：「見到了超過我所能描述的，瞭解了超過我所能見到的；因爲我在一種神聖的境界下見到了靈界中萬物的相貌以及所有相貌之相貌，就好像他們必定是共同一體的活著。」他在接觸過這個不可名狀的實相後，了解到宇宙深義之一，就是哈尼峰乃世界的中心。不過這並不是說哈尼峰的特出，而是如黑麋鹿自己說的「每一處都是世界的中心」㉑在25世紀前的希臘哲人安匹多克(Empedocles)也曾撥開這個差異性的雲霧而寫下了「神乃一圓，祂的圓心無處不在，而並無圓周的存在」㉒

19. Brian Brown, *The Wisdom of the Egyptians* (New York: Brentano's, 1923), p. 156.

20. Woodroffe, *Serpent Power*, p. 22.

21. John G. Neihardt, *Black Elk Speak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2), p. 36.

22. Tryon Edwards, *A Dictionary of Thought* (Detroit: F. B. Dickerson Co., 1901), p. 196.

許多古代思想家並不滿意只能用文字表達這個現象，而想用許多類似物來比喻這個現實世界的全像特性。在這一方面，印度教的阿瓦塔莎卡經(Avatamsaka Sutra)將宇宙比喻爲傳說中掛在因陀羅神(God Indra)宮殿上的珍珠網，經典之作者這樣描述著「掛的方式讓你能夠看著其中一顆珠而見到其他所有珠之反射影，同樣的，世界上的每一物都不止是這一物本身而已，它與其他萬物皆有關聯，事實上，它就是萬物」[23]

第7世紀的佛教華嚴宗賢首法藏大師在比喻萬物相連相交的本性時引用了一個非常類似的例子，法藏認爲整個宇宙都隱含在它的每一組成分子中（他也認爲宇宙中每一點都是宇宙的中心），他也說宇宙像是交錯的珍珠網，每一顆都無窮無盡的反射其他所有的珠子。[24]

武則天表示她不了解法藏所說的這個例子，要求他解釋得更明白，法藏在一間放滿鏡子的房中掛了一支蠟燭，他告訴武則天，這表示一物映至萬物的情形。然後，他又拿了一顆磨光的水晶放在房子中央，水晶於是反射房中所有的東西，而這就表示萬物映至一物的情形。不過，就像波恩一再強調宇宙並非一個靜態的全像而是一個動態的全像——就是「全動像」(holomovement)，法藏也強調他只靜態的表示了宇宙的情形，而無法顯示宇宙萬物互相關聯不斷互相運動的這種動相。[25]

簡而言之，就是早在發現全像以前，已有無數的思想家見到了宇宙的無位置性，也各自找出獨特的方法來

23. Sir Charles Eliot, *Japanese Buddhis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9), pp. 109–10.

24. Alan Watts, *Tao: The Watercourse Wa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5), p. 35.

25. F. Franck, *Book of Angelus Silesi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as quoted in Stanislav Grof, *Beyond the Brain* (Albany, N.Y.: SUNY Press, 1985), p. 76.

表達這個眞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觀念，對懂比較多科技的人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但事實上它們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可能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例如，17 世紀的德國數學家及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對佛教華嚴宗的思想十分熟知。有人認爲這就是爲什麼他提出宇宙乃由一種稱爲單體(monads)的元素所組成，每一單體其中皆有全宇宙之反射影。意味深長的是萊布尼茲，他也是發明微積分的人，而就是微積分使蓋柏(Dennis Gabor)發現了全像。

全像思想的未來

所以這個思想只不過是一個古老的思想，而這個思想似乎在全世界傳統哲學、形而上學之間找到了一些可以表達它觀念的方式，這個觀念也同樣的幫助了哲學及形而上學的表達。但如果這個古代對宇宙的了解可以導致全像的發明，而全像的發明導致波恩及普力邦創造了全像模式，全像模式會帶出什麼新發現呢？我們已經看出了某些可能性。

全聲

根據普力邦的腦之全像模式，阿根廷的生理學家朱卡瑞利(Hugo Zuccarelli)最近發展出一種新的錄音技巧以類似錄全像影像的方式錄音。朱卡瑞利的技術是以一個大家多半不熟悉的事實爲基礎，那就是人耳事實上會發出聲音。了解到這個自然所發的聲音等於全像照相術中用來重造全像影像所用的「參考雷射」(reference laser)之後，他用這個聲音爲基礎發展了一套革命性的錄音技術，所錄之音比用立體聲處理的效果還要來得眞實、來得立體。他稱這種新的聲音爲「全聲」(holophonic Sound)[26]

一名倫敦時報(Times)的記者在聽過朱卡瑞利的錄

音後寫下，「我偷看了一下錶上的數字確定我在何處。我感覺到背後那面牆有人走向我……聽了 7 分鐘之後，我已經感覺到錄音帶上聲音的形貌。可以說這是由聲音造出的多度空間形像。」[27]

因爲朱卡瑞利的技術乃是依據腦處理聲音的全像技巧，顯然它欺騙耳朶的功能就和光學全像技術欺騙眼睛一樣成功。它所造成的結果是，聽衆在聽到錄音放出有人走到他前面的聲音時，他就會移動雙脚要讓開，而在靠近他臉部聽到放出點燃火柴的聲音時，他就會把頭移開（有的聽衆甚至說他們聞到火柴味），最特別的是，因爲全聲錄音方式與傳統立體聲錄音法完全不同，當聽衆僅用耳機的一邊聽時，一樣可以有那詭異的立體感。這個全像規則也解釋了爲什麼聾了一耳的人不需要移動頭部就可以知道聲音來源的方向。

有不少音樂家已經與朱卡瑞利談過錄製的方法，包括了麥卡尼(Paul McCartney)，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及維及利斯(Vangelis)，不過因爲專利權的原因，朱卡瑞利尙未公佈這項技術的細節。

化學界未解之謎

化學家皮哥金(Ilya Prigogine)最近指出波恩的隱含與顯明層的觀念，也許可以用來解釋化學界的某些異常現象。科學界長久以來都相信宇宙中有個絕對的定律，那就是物體都會傾向於一個無秩序的較巨大狀態。如果你將一台音響從帝國大廈頂上丟下去，當它在撞在人行道時它並不會變得更有秩序，也就是不會再變成一台錄放影機，它只會變得更無秩序，變成碎落一地的零件。

26. " 'Holophonic' Sound Broadcasts Directly to Brain," *Brain/Mind Bulletin* 8, no. 10 (May 30, 1983), p. 1.

27. "European Media See Holophony as Breakthrough," *Brain/Mind Bulletin* 8, no. 10 (May 30, 1983), p. 3.

皮哥金發現並非宇宙間所有的物質都遵循這個定律。他指出某些化學原料混合在一起時會變成更有秩序的一種組合，而不是變得更無秩序。他稱這種自動變爲更有秩序的系統爲「消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s)，他因爲解開這個謎團而得到了諾貝爾獎。但是這種更新更複雜的結構如何能無中生有？也就是說，消散結構是從那裡生出來的？皮哥金及其他化學家認爲這並不是變出來的，這暗示了有更深一層的秩序層，這是隱含層浮現到顯明層的證據。[28]

假設這個說法正確，那它背後的意義就更重大，它可能會與其他的證據共同帶領我們去了解到某些新階層的複雜度是如何生出來的，例如我們人類的意識如何突然生出了一種新態度或新的行爲模式，甚至可以了解到像生命這麼複雜的東西，在數十億年前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現的。

不同以往的新電腦

全像的腦模式在近日也伸展到電腦界。以往的電腦科學家認爲造更好的電腦就是造個更大的電腦。但在過去幾年，研究員發展出了一種新策略，他們不再造單一的巨型電腦，而用極小的電腦來組成一個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這個結構類似腦的生理結構。最近，新墨西哥州立大學的電腦學家馬可士(.S.)可漢(Marcas S. Cohen)指出使用光的干擾波穿過「多工全像光柵」(Multiplexed holographic grating)的電腦中央處理器更

28. Ilya Prigogine and Yves Elskens, "Irreversibility, Stochasticity and Non-Locality in Classical Dynamics," in *Quantum Implications*, ed. Basil J. Hiley and F. David Pea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214; see also "A Holographic Fit?" *Brain/Mind Bulletin* 4, no. 13 (May 21, 1979), p. 3.

能模擬人腦的神經結構。29，科羅拉多大學的物理學家安德生(Dana Z. Anderson)在近期也曾展示如何使用全像光柵來造一個「光學記憶體」(optical memory)可以做到相關性的回憶功能。30

這些新研究非常令人興奮，然而它們不過是更進步的用機械方式來了解宇宙，最多也只不過是在物質界的架構下有所改進。但我們已知，全像觀念的非比尋常處是在於認爲物質界的宇宙只不過是一種幻相，物質世界可能只是巨大而有情的非物質，是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如果這一切皆眞，則它對未來有何意義？我們如何眞正開始探究這些較微細層的秘密？

我們需要重整科學觀

目前，我們探究未知的最佳工具乃是科學。然而，當要用科學來解釋人類的神通力及靈性方面時，顯然沒什麼用處。很明顯的如果科學要在這一方面繼續前進，重整一些基本觀念勢在必行，然而，我們究竟要重整什麼觀念呢？

顯然的，第一步是接受神通力及靈性現象的存在性。理智科學院(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的院長及前任史丹佛國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的資深社會科學家哈門(Willis Harman)認爲接受它的存在不但對科學界很重要，對人類文化的延續性更重要。哈門在重整科學界這一方面寫了許多文

29. Marcus S. Cohen, "Design of a New Medium for Volume Holograph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lied Optics* 25, no. 14 (July 15, 1986), pp. 2288–94.

30. Dana Z. Anderson, "Coherent Optical Eigenstate Memory," *Optics Letters* 11, no. 1 (January 1986), pp. 56–58.

章，他非常驚訝於科學界並無任何反應。他問「爲什麼我們不能承認歷史文化上報告過的這些現象或經驗，皆是有實證而無法否認的？」㉛

我們也提過，部分原因是有偏見的西方科學界，長久以來都反對這種現象，但這件事當然並非這麼簡單。我們以催眠下見到前世這件事爲例子。這些記憶是否來自前世還有待證明，但事實是人類的潛意識會自然產生這種「很顯然」是前世生涯的記憶。一般而言，正統的精神醫學界都罔顧這個事實，爲什麼呢？

乍看之下，答案似乎是大部分的精神醫師不相信這種事，但其實也不是這樣，耶魯醫學院畢業，目前任邁阿密西奈山醫學中心(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 in Miami)主席，在佛羅里達州開業的精神醫師衛斯(Brian L. Weiss)說，自從他的暢銷書「前世今生」(Many Lives, Many Masters)在 1988 年發表後（他在書中論及他如何由一位病人在催眠後，談到過去許多生而由一名懷疑者成爲相信者）他收到無數的信件及電話，都來自精神醫生，說他們也暗中相信這些事。衛斯醫師說「我認爲這只是冰山的一角」「有許多醫師說他們已經在私人診所做回溯療法有 10 至 20 年了，他們都叫我不要告訴別人，而有許多人相信，但不直接承認他們相信。」㉜

近日我與惠頓聊天，問他認爲輪迴是否有可能爲科學界接受，他回答說「我認爲它已被接受，我的經驗是，如果他們讀過類似文獻，他們就會相信。因爲這些證據實在太有力了，你會很自然的相信」㉝

31. Willis W. Harman, "The Persistent Puzzle: The Need for a Basic Restructuring of Science," *Noetic Sciences Review*, no. 8 (Autumn 1988), p. 23.

32. "Interview: Brian L. Weiss, M.D.," *Venture Inward* 6, no. 4 (July/August 1990), pp. 17–18.

33.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 November 9, 1987.

衛斯及惠頓的想法似乎來自近日對神通力現象的一項調查。在確定問卷不會公布身份後，（許多被調查者都是醫學院的院長或系主任），228 位精神醫師中有百分之 58 回答說他們認爲「了解神通力現象」對未來精神醫校學生是非常重要的！而百分之 44 的人承認在療複過程中神通力因素是很重要的一環。[34]

所以看起來怕別人嘲笑和不信都是使科學界無法正視神通力或特異功能研究的絆脚石，而怕別人嘲笑可能還是較重要的因素。我們需要更多像衛斯及惠頓這樣的開路先鋒，（以及本書提到其他無數的勇敢研究家）公開他們的私人信念及發現。換句話說，超心理學界需要像當年黑人民主運動先驅帕克斯(Rosa Parks)這樣的角色。

重整科學界的另一要務是重新定義什麼是科學證據。特異功能及靈性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並在人類文化基礎觀點塑造上幫助很大。然而，因爲這些現象不是像一般科學證據很容易在研究室中依法造出，科學界就罔顧它的存在。

更糟的是，當它們被拿來研究時，又被當做最不重要的因素而冰凍陳封起來。例如，有關靈魂出體的研究中有幾項發現是被科學界認可的證據，其中之一是當靈魂出體時腦波會變動，然而，看到孟羅的經驗，我們該了解如果他的經驗屬實，那這些經驗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可以說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或是發明原子彈一樣重要。一點也不錯，只要看過眞正的天眼通表演的人，應該馬上就知道他們所見證的事件背後隱含的深義，可不

34. Stanley R. Dean, C. O. Plyler, Jr., and Michael L. Dean, "Should Psychic Studies Be Included in Psychiatric Education? An Opinion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 no. 10 (October 1980), pp. 1247–49.

是露易絲・萊恩等人依此類事件所做的一些統計數字所能夠表達的。

這並不是說萊恩所做的工作不重要，而是當許多人都報告了同樣經驗的時候，他們的經驗記錄就是重要證據。我們不應該因爲它們不能被嚴謹的記錄就忽視它們，反而受到重視的都是一些能夠嚴謹記錄但不重要的特性。就像史蒂文生說的「我認爲應該要去學習那些較重要的事，而不僅僅去確證那些瑣碎的事情」[35]

値得注意的是，這個原則已經被應用在一些大家較爲接受的自然現象了。例如宇宙來源是一個單一而原始的爆炸或「大爆炸」(Big Bang)，這個觀念就被大部分的科學家所接受。奇怪的是雖然有許多有力的原因說明這可能是眞的，但從來沒有人有辦法證明這是眞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位研究臨死經驗心理學家說在臨死經驗中旅遊之地是一個眞實的、另一層次的空間，那這名心理學家一定會遭到抨擊，說他發表了一個無法證明的聲明。還有更奇怪的是，科學界已經承認某些重要事件可能是眞的，只要這件事屬於「大家都相信」的那一類。但如果這一件事屬於「大家都不相信」的那一類，科學界卻不接受。這種雙重標準的現象一定要消滅，科學界才能在研究神通力及靈性現象上有長足的進步。

最重要的是，**科學界必需放棄對所謂「客觀性」的執著，也就是說科學界一向認爲研究大自然要以一種分離的、分析性的、無感情的「客觀」心態來做，一定要代以一種參與性的心態來做才行。許多研究家都強調這個觀念改變的重要性，哈門也是其中之一。在本書中也見到了許多很重要的例子證明這一點。物理學家的意識可以影響次原子粒子的存在與否，醫生的態度可以決定寬心劑有用與否，實驗者的心力可以影響機械之運作方**

35. Ian Stevenson, *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7), p. 9.

式，以及想成國土也會偶而出現在物質世界，在這樣的一個宇宙中，我們不能再假裝我們與所研究的事項是完全分離的了！在一個全像及全觀的宇宙中，萬物皆爲那無瑕連續體的一部分，要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

這一點在研究神通力及靈性現象上更是明顯，這也是爲什麼許多研究室在做遙控觀景時可以有驚人的成果，而有些研究室則完全失敗。沒錯，某些超常現象研究者已由完全客觀的方式改爲較具參與性的方式。例如，杭特發現她的研究結果會受到一名酗酒人士的影響，從此在做測量時不准這類人進入實驗室。蘇俄的超心理學家杜布拉夫及布許金也發現當他們將所有受測者皆催眠後，會比較容易重造出其他超心理學家所做出的結果。很顯然的，催眠除去了受測者本身信念及意識思考等干擾，產生了「更潔淨」的實驗成果[36]雖然這種做法在今天看起來十分奇怪，但將來如果科學界解開了全像宇宙更多的秘密後，也許這些方法都會成爲標準方法。

由客觀性轉爲參與性必定會影響到科學家所扮演的角色，當我們發現「體驗」觀察比觀察的行爲來得重要時，就可以合理的假設科學家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會越來越不以旁觀者而以體驗者的姿態出現。如哈門所說「願意接受轉變的心態是成爲參與性科學家的必備條件」[37]

再度的，也有證據顯示這樣的轉變已經發生。例如，哈勒並不只是觀察康尼堡印第安人喝了靈蔓之後的反應，他自己也喝了這種迷幻汁。當然很明顯的並非所有的人類學家都自願冒這種險，但在他成爲參與者而非觀察者後，他學到了更多的東西，這不是坐在一邊做筆記就可以學到的。

36. Alexander P. Dubrov and Veniamin N. Pushkin, *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New York: Consultants Bureau, 1982), p. 13.

37. Harman, *Noetic Sciences Review*, p. 25.

哈勒的成功暗示了未來參與性科學家也許不再只是訪問臨死經驗者、靈體出遊者及其他幻遊者遊歷較微細層的經過，而會自己想辦法實際去遊歷一趟。已經有許多明夢研究員依自己的明夢經驗做報告。其他研究員也許會發展出不同的、更奇特的方法去探究內層世界。例如，孟羅就曾發展出一種特別的節奏音效，他認爲有助於進入靈魂出體狀態。雖然目前爲止尙無科學家定義這種方法叫什麼名字。他也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位於藍脊山脈，叫做孟羅應用科學院(Monroe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他聲稱在此已訓練了數百名人士學會如何看靈體出遊，這一類研究發展是否預見了未來有可能我們不但會在晚間新聞上看到太空人當英雄，也會見到「靈力人」(psychonauts)成爲英雄呢？

邁向高等意識的進化性衝激

科學也許不是唯一帶我們前往「無在之土」(land of nonwhere)的力量。在鈴博士的著作「前往究竟之土」(Heading toward Omega)一書中，他指出臨死經驗者人數增加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我們已經看到在部落文化中有臨死經驗者通常會成爲巫師。現代的臨死經驗者在靈性上也有大轉變，從臨死經驗前的個性，變成有愛、有慈悲，甚至有神通力的人。由這一點，鈴博士結論道也許我們看到的這個現象是「現代人類的巫師化」[38]如果眞是這樣，爲什麼臨死經驗者人數一直增加？鈴博士認爲答案很簡單也很深奧；我們見到的是**「人類全體朝向高等意識的進化性衝激。」**

而臨死經驗者可能不是唯一從人類整體精神力中浮

38. Kenneth Ring, "Near-Death and UFO Encounters as Shamanic Initiations: Some Conceptual and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ReVision* 11, no. 3 (Winter 1989), p. 16.

現的轉變現象。葛羅素認爲上一世紀中聖女瑪麗像示現的增多也是一種進化的暗示。類似的，許多研究家，包括了雷斯克與維利，都認爲見到幽浮事件急速增加也有進化的意義。包括了鈴博士在內的許多研究家則指出幽浮接觸很像巫師就任典禮，也許是另一種現代人類巫師化的證據。史翠伯也同意這個說法**「我認爲很明顯的，不論幽浮現象是誰搞出來的，或是自然發生的，我們可能要從一種生物跳級到另一種生物。我懷疑我們所見到的是一種進化的過程」**[39]

如果這種疑論爲眞，這個進化性轉變目的何在？目前似乎有兩個答案。許多古代文化都說以前的全像現實世界就像死後世界一樣是無形、具流動性的世界，並不像現在這麼沒有彈性。例如，澳洲原住民說以前全世界都在夢時之中。艾格・凱斯也贊同這種說法而認爲**地球「本來只是由自我任意推擠而生出的思考形態或是觀想形態……然後經由精神力推成物體，就在地球上物質化了」**[40]

澳洲原住民認爲地球終有一天會再回到夢時。以完全懷疑精神來看這個說法，我們也許會猜想，是否當我們學會如何在現實世界的全像中隨意進出來回之後，有一天，這個預言眞的會應驗？當我們能熟練的操控被金恩與杜稱爲意識與環境的介面的這個東西時，我們是否就能再度的體驗到這個本來柔軟無定相的世界呢？如果這是眞的，我們還得學許多東西，才能安全的操控這個柔軟的環境。而也許這就是爲什麼會有這些進化過程出現在我們之間的原因。

許多古代文化都認爲人類原不是生於地球，我們眞

39. Richard Daab and Michael Peter Langevin, "An Interview with Whitley Strieber," *Magical Blend* 25 (January 1990), p. 41.

40. Lytle Robinson, *Edgar Cayce's Story of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Man* (New York: Berkley Medallion, 1972), pp. 34, 42.

正的家是與神同在的，或者至少是在一個非物質非實體，像樂園一般的靈界。例如，印度教神話中認爲人類意識的起源乃是在「無時間，無空間，無垠無盡的意識之海」中有一個漣漪決定要離開這個大海❹而在醒覺後，忘了自己原是大海的一部分，於是覺得孤單而分離。洛伊認爲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也是這個神話的其中一版，是一個古老的記憶，記得人類的意識在不知多久以前離開它在隱含層中的家，又忘記了它曾是宇宙整體中的一份子。❷在這種看法中，地球就好像一個遊樂場「在其中，人們只要自知是一個較高層次空間的全像投影，人們就可以自由的體驗所有身體感知所帶來的歡愉。」❸

如果這種說法是真的，那這一把剛燒起來，燒在我們集體精神之上的進化之火也許是要叫醒我們。那叫醒的音符是通知我們，我們的家在另一個地方，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就可以回家。史翠伯認爲，這就是爲什麼會有幽浮出現的原因：「我想他們是扮演我們重生於非物質世界的接生婆的角色，非物質世界就是他們的家。我感覺物質世界只是大環境中的一個小事件，而這個大環境的實相多以非物質方式浮現。我不認爲物質世界是生物之源，我認爲意識性生物的出現乃先於物質性的生物」❹

長期支持全像模式的作家麥克肯那(Terence Mckenna)也同意這種說法：

「看起來，由覺知到靈魂存在，直到可能會毀滅的

41. From the Lankavatara Sutra as quoted by Ken Wilbur, "Physics, Mysticism, and the New Holographic Paradigm," in Ken Wilbur, *The Holographic Paradigm* (Boulder, Colo.: New Science Library, 1982), p. 161.

42. David Loye, *The Sphinx and the Rainbow* (Boulder, Colo.: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83), p. 156.

43. Terence McKenna, "New Maps of Hyperspace," *Magical Blend* 22 (April 1989), pp. 58, 60.

44. Daab and Langevin, *Magical Blend*, p. 41.

那一天，大概需要 5 萬年的時間。我們毫無疑問的正處在這個危機的歷史性時刻。這個危機也許包括了歷史結束、離開地球、及戰勝死亡，我們事實上正在不斷的向地球生態學上最深奧的事件邁進，也就是從物質化的黑蛹中破殼而出。㊺」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推測。但不管我們是像史翠伯及麥克肯那所說的，站在大轉變的邊緣，或者這個轉變是在久遠的將來。很明顯的，**我們是走在一個靈性進化的道路上。再以宇宙的全像本性來看，很明顯的以上兩種可能性已經在某時某地等待著我們的到來。**

我們也許會假設人類的進化終點就是不再受實體束縛。也有證據顯示所謂的較柔軟的、或想成國土的死後世界都只不過是完全自由之前的踏脚石。例如，史威登堡曾說超越他所見到的天堂之外的是另一個天堂，那天堂的雄偉及無形，他只能感知到是一種「光流」㊻許多臨死經驗者也曾偶而描述這種無盡無邊的微細層世界。一名惠頓的受測者曾說：**「天外有天，要回到神的身邊到他所居的那個天界，你得在每一層都放下你的衣裳，直到你的靈魂完全無束縛爲止」「學習之過程從未停止……有時會讓我們看看更高層的天，每一層都比下一層要輕，要亮」**㊼

當你發現愈往隱含層深入時它們的實相愈像頻率，這個事實，可能會把你嚇到。這種害怕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仍然像個孩子，需要按描線圖著色才有安全感，我們還沒準備好用那不穩的手畫沒有描線的圖。要我們跳到史威登堡所說的光流境界就像要我們跳入一個流動的

45. McKenna, *Magical Blend,* p. 60.

46. Emanuel Swedenborg, *The Universal Human and Soul-Body Interaction,* ed. and trans. George F. Dol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 p. 54.

47. Joel L. Whitton and Joe Fisher, *Life between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pp. 45–46.

迷幻藥幻境中一樣。而我們尚未成熟到足以控制我們的情緒、態度及信念來面對精神界可能會示現的一些嚇人的怪獸。

但是這，可能就是爲什麼，我們會先學著面對較不恐怖的全觀世界，像幽浮及其他類似事件等等這些較不嚇人的想成境界。

也許這就是爲什麼光之生物一再的告訴我們，生命之目的乃在學習。

我們毫無疑問的是走在巫師的旅途上，在成爲神聖技師的路途上我們還像個奮鬥中的孩子，我們學著如何在這個心念及實相皆是不斷流動的宇宙中面對它的柔軟性。而在這個旅途中有一個課程是最重要的，只要我們還會懼怕無形無相及完全的自由無礙，我們就會繼續的活在這個自創的、實在的、及一切都定義完好的全像中。

但我們一定要注意，波恩曾警告說我們用來觀察宇宙的那種觀念上的分別心是我們自造的。並沒有什麼東西「在那兒」，因爲「在那兒」的東西也不過是不可分離的整體的一部分。而當我們超越了各種觀念性窠臼時，我們都要準備繼續往前走，在靈性層次上躍進，就像阿羅賓杜所說的從光耀中走向下一個光耀。因爲我們出現的目的很簡單但卻無盡意，這是澳洲原住民說的，我們只不過是在學習如何在無垠無限中生存。

琉璃光養生世界

徵求會員

琉璃光養生世界創辦人雷久南，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化學博士後，隨即進入德州大學癌症中心，以十年的心血，致力於癌症的預防與治療，並在一九九一年於加州創立琉璃光養生中心。

雷博士提倡心靈整體健康，強調整體健康根源於整個地球的健康，倡導環境生態的保護，自然資源的愛惜，以及有機農業的推廣。讓『地球人』重新享有清新的空氣，純淨的水源，甜美安全的鮮果蔬菜。她極力推展在生活中回歸自然，並啓發愛人愛己利益他人之心，以自然療法達到身心靈整體健康的目標。

一九九三年，更以『世界就是我們活動的教室』爲理念，創立了琉璃光養生世界，結合東西方的養生之道，加以發揚光大，積極從事教育工作，以培訓人材爲當務之急，每年定期在美國、台灣、香港、中國、及新加坡等地巡迴演講，將整體健康的種籽散佈到世界各地。

本中心出版的雜誌免費贈閱各界人士，因廣受歡迎，我們希望這可貴的資訊，能夠讓更多的有緣人來分享，如果您認同、護持她的理念，歡迎加入會員，希望琉璃光在我們一起努力之下光芒更加閃亮，能幫助更多需要的人，謝謝您。

◉一年內，您將會定期接到琉璃光養生世界雜誌。
◉獲取雷博士所主持的活動消息。
◉提供相關資訊諮詢服務。

琉璃光養生世界連絡處

〔美國〕總辦公處
雷久南博士Chiu-Nan Lai, Ph.D.
P.O. Box 1795, Soquel, CA 95073 Tel／Fax:805-5654152

〔台灣〕
琉璃光養生世界雜誌社／台北市八德路二段346巷5號1樓
Tel:(02)2775-3066;Fax:(02)2752-9074

〔新加坡〕
琉璃光整體健康資料室
190, Middle Road #04-26, Frotune Centre, Singapore 188979
Tel:3375183、2265867;Fax:2850940、3398527 Pg:94022632、93192966

〔馬來西亞〕
琉璃光養生資訊中心〔總連絡處〕
No. 61 A, Jalan Batu Tiga, 41300 Kelang. Selangor, West Malaysia.
Tel:03-3427537;Fax:03-3433088

〔澳大利亞〕
蕭錦綿
2835 Springbrook Road, Springbrook, Gold Coast, QLD. 4213, Australia
Tel:61-7-55335244;Fax:61-7-55335778

〔紐西蘭〕
謝伶莉 Hsu, Lily
#5 Te Akau Cres., Bucklands Beach, Auckland, New Zealand
Tel:(09)537-5135;Fax:(09)537-4596

全像宇宙投影三部曲
〈第 3 部〉時間與空間

著者：麥可·泰波
譯著：潘定凱
發行所：琉璃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雷久南
發行人：邱麗惠
主編：蕭錦綿
插畫：蔡志忠
美術設計：李男工作室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346 巷 5 號 1 樓
電話：02-27753066（代表線）
傳眞：02-27529074
郵政帳戶：琉璃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帳號：16959666
定價：180 元
登記證：局版業字第 6559 號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88-1 號 5 樓
電話：02-32340036
傳眞：02-32340037
出版：2010 年 4 月五版